

近代思想史綱要

著 周 德 王

1932

北平西北書局出版

570.9
119
2

自序

一、總起來一說

果然若是宇宙的微塵說可以成立，那末一元論不是打不倒的理論了。

學教授們講哲學不談——其實是不懂——自然科學，好像是成了「應當」。這樣才能够談所欲言，講所欲言，不但找不出理論的基礎來，實則且找不出中心和範圍來，所以只要你能在短時間內自己拐過彎來，講台下就可通過。

我們知道在一九二一年英國的小說家威爾斯到了莫斯科見了狄利浦河上的電機工程說：

「列寧雖自稱是正統的馬克斯主義者，而排斥所有的空想家，但他畢竟也自己墜入了烏托邦中——電氣家的烏托邦。他用一切的力量計劃大電力站的發展，使各省都能用電燈，都能使用電力去運輸一切生產。他向我說有兩個實驗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 自序

一



A071526

區，已經電氣化了。……在倫敦人烟稠密，工業發達的中心區，這種計劃是可以成功的，經濟的，而且絕對有利的。但是在俄國須有些建設的考慮。我實看不到在黑漆漆一團的俄國境內可以實現。然而勞動宮內的小人（指列寧）認為是可以實現。」

這自然不只是威爾斯一個如此說，就是俄國人——包含着一部分的工程學家——也是這樣說過。

這一個事實是證明什麼？我們可以明顯的說，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有極大的關係，不明瞭這個必不能明瞭那個。在原則上明瞭這個也就可以推論那個。這當然不是叫列寧去做工程師，我們是說狄利浦河上的發電機計劃在原則上說，列寧可以斷定牠能夠實現。

此外還有一件可以值得注意的事實，就是德國在黑格爾之後，出了馬克斯，在馬克斯之後出了愛因斯坦。這不是偶然的事情，實則是有出現的客觀條件，我們在

這裡絕對不可以抹殺。黑格爾與馬克斯的關係我們是知道的，因為已竟有了許多人提到，至於馬克斯與愛因斯坦的關係我們可以在序本文中聯帶提及。自然這不是直接的關係了，可說是理論的暗示，方法的相似，思維的方向相同。現在我要開始說起。

二、相對論的要義

自愛因斯坦相對論出世以後，各國學者——不論是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或理論學家——均有充分的研究。中國已有數本翻譯書籍，然如張君勵等，雖是特別注意，不過相對論的見解和解釋，我們未能表示滿意。張君依康德先天表相的學說施之於新幾何學，不以愛氏後起的實驗而破壞，且因愛氏的實驗而對於康德的學說加以保障；並引高斯（Gauss）四元幾何學已成立於1827年利門（Riemann）幾何已成立於1824年，以證明當時無物理學之實驗而其曲率空間的學說亦早成立。我們實則不知無實驗何以知其能成立，且高斯利門的曲率空間是否與今愛氏的曲

率空間相等？故張君以相對論的門外漢來談相對論，實係受哈爾頓（Haldane）不徹底的評論的影響，又以玄學意味太深故出上說，實不知愛氏原理（Einstein's Principle）為科學的，一切均有科學上的根據，即所謂四元者不論其在算學上或物理上，均為新的發現，故能應用，絕與玄學家的妄自論斷不同。我們提到相對論與辯證法的關係的時候，要在這一點去注意。

相對論的第一要義就是說宇宙分析最後的事實是物質和物質的運動；從一方面說不是獨立的原子構成分子，那一方面說原子的構造也不是由什麼空虛的或幻想的電子而成。物質牠常在每個時間中發生新的變化——雖然這種變化有時不顯着，有時特別驟烈，第二要義是：質量能力之外，新物理學上還有一個極重要的「物理量」(Physical quantity)有人叫牠為作用。在相對論中作用是最關重要的。一種聯續的物質，存在於某一定空間和時間的一點，我們就用密度來表示牠。我們若用物質的容積去乘密度就得物質的重量（即質量）不過容積是代表三元空間的，還有代

表四元空間的，若三元能以 R^3 代表則四元當以 R^4 來代表。四元的空間是時間乘容積乘密度，所得之數爲作用，後者比前者所多的是時間的乘積，所以比較重量還要重要些。我們如果簡單些說，就是說作用（Action）是比能力（Energy）重要的多，因爲相對論已竟把空間和時間相互間的鴻溝填滿了。

相對論並且說明了質量是隨速率而大小的，質量不過是物質的能力的一部。所以在特殊相對論中說：「我們測量，在許多例子裡，並不能得到真正的數量，因爲數量是完全取決於測量者與被測量者的相對運動的。運動既然純粹是相對的，所以我們不能說觀測者不動而被觀測者才動；我們只能說兩者相對的運動。依據物體運動而成的數量，對於觀測者說，自然也是相對的；更可以知道數量不是物體的真性（Intrinsic property）。因此「真質量」與「測得質量」是有大的區別。測得質量的變化，並不是物體自身的變化，而是物體與觀測者的關係的變化，個個電子都有同質量，這是實驗的事實。真質量是一物體的真性質，與觀者是不生關係的。所

以在普通說法真實量是不變的；然而又不是絕對的，這又說到「放射」了我們可以不去管牠。

總之，在相對論的要義上，是已經承認了客觀的實在性，承認了獨立於人們意識之外而運動不息的物質的存在，這自然是和康德主義的不承認時間和空間的實在性是完全相反的了。

三、相對論與時間和空間

牛頓解釋時間謂爲「絕對而真的時間，自己流轉一成不易，而無待於外界之物」。愛氏則謂：「同時之概念絕無意義，蓋車站上所聞電響之同時，在車上則不見其爲同時；故舉時間而不言其「引系」(system)者，則此時間爲無意義」。二氏對於時間的解釋雖大不相同，但有其基本共同之點，即均承認時間之存在是。牛氏不必說了，而愛氏所謂概念者只是指同時二字而說；故不論其在如何運動狀態之下——如隨地球而運動或隨火星而運動——在客觀上當有時間的存在，雖然因其引

系的不同而時間的長短的概念並不一致。時間——和空間一樣——所以不是什麼觀念的原因；地球存在於未有社會以前，未有人類以前，未有有機物質以前，已早於一定的時間內，存在於一定的空間；而相關係於別個恆星和太陽。這種說法才是科學的。在其發展的途徑上，雖如宗教的說明一樣於每一階段都是相對的，但在宗教的教義上或一切的唯心論者均未能照應於客觀的實際存在。所以時間的各種形態，是與人類經驗及其認識能力並不相干。人類的經驗和認識，對於時間，逐漸愈有正確的反映，而後才愈相適應於客觀的時間。

空間據唯心家也是認做一種觀念，不是什麼實際存在的東西，而爲人類的悟性形態。牛頓以爲是三元的，即由一點出發而分成三個不同的方向。愛因斯坦認爲是四元即與三元以外加多一個時間。故空間的問題比較時間更爲難於解決，因爲牠已陷於二重的問題中，即空間存在性和三元與他元性是。

空間存在的問題不難仿照時間而解決，即凡吾人由感覺而認識的世界乃客觀的

實在，此即否認了一切現象論及不可知論的空間概念。物質不僅是一現象，不僅是感覺的綜合，而且爲用作於吾人感官上的客觀實在，故時空亦非僅爲一現象的形態，而實爲存在的客觀實在形態的一部。世界只有運動不息的物質，而物質拋却時間與空間亦無所謂運動的表現。唯心論者，否認了時空才否認了物質，才見不到運動，才墜入于杜林馬赫同樣的錯誤中。所以時空不是什麼人類思維所產生的，而是人類對自然界認識的一種實際描寫——這種描寫是和我們給物體命名一樣，絕不是什麼單純的觀念。在這裡所能成爲重要問題的是怎樣認識，更不是是否存在的問題。因此，我們要進一步的說明空間元數的問題。

愛因斯坦爲宇宙有限的說明，在這種說明中，是以 R 爲其表現。愛氏認空間的存在常無問題發生，同時愛氏亦並未以產婆由第四元「收生」作希望；不過他是以爲考察極大的宇宙時（以二十萬基羅米突當作一個小距離）應注意到第四元。曲率的空間不能依地球上局部的現象作推論；故一九一九年日蝕的測驗在科學的立場上應

常認爲是新的發現。平行四邊行一般的定理，能應用於地球上而不能應用於宇宙中，也是這種原因。今假定四元的空間說將來對三元的空間說能作極端的打擊，然實於空間的有和存在毫無影響。換句話說，此種進展或變遷，絕對不許唯心論進來染指；愛氏說明宇宙以外，謂爲無光無時無空的實在，正是承認空間的存在性，而與唯心論者以重大的打擊。

總之時空問題爲自然哲學領域，吾人當以自然科學家的論斷爲依歸，不能採取粗俗的社會學家的論斷。不但如此而實際上牛頓的絕對時空說早已搖動，不過日常生活中力學不十分需要微分式的相對論罷了。唯物論者所以視時空爲實在的見解，正因爲他們不能超乎自然的時空界限以外，所以他們的主張是正確的。

四、辯證法的說明

辯證法是什麼？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的回答：

1. 是矛盾的邏輯；

2. 是反映在人們頭腦中的事物變遷的過程；
3. 是認識的發展過程與哲學的對話過程的相比擬；
4. 是一切現象的統一的考察方法；
5. 是帶許多階級的多方面的認識論；
6. 是在五種特徵以下，被我們人類認識了的東西，這五種特徵是：

A. 運動；

B. 聯繫；

C. 矛盾；

D. 漸變；

E. 突變。

我們在這六個條件之下，對於辯證法三字，當有相當的認識。若總起來說一句話，就是辯證法是說明事項 (Event) 的發展——尤其是發展中的新生機，和未來

事項的推測。如果我們若深刻的再說一句，就是：「如果把辯證法——唯物辯證法——用在社會歷史上，那牠就變為唯物史觀公式了。牠和客觀論不同。客觀論是述歷史的過程的必然性；對社會制度作了事實的辯護者；故常常提到不能戰勝歷史的傾向。而唯物的辯證法是精確的研究社會組織和其發展的敵對的諸關係；把階級的對立顯示出來，在階級上決定見地；由經濟的自然進程喚起他階級的反抗。牠包含了客觀主義，主觀主義和心理主義的各不完全的一部。

若從牠的原則方面說話，則有以下三條：

A. 否定的否定；

B. 對立與融合；

C. 由質的變化，進到量的變化。

牠如果被吾人用在某種事項上，當以下四種規律為標準：

1. 研究真實事物的完全狀態及其特質牢記着各方面的關係，內部的變遷；

2. 研究過程，注意辯証法的運動是怎樣發生和轉變，找矛盾，必然性；

3. 沒有幻想的真理，真理永遠是具體的；

4. 不要分開理論和實際，不僅認識世界，而且要推測牠，改造牠。

這種實際應用的規律，若改換一種方法說明，就是我們實際應用牠的時候，採以下的手段：

1. 分析的手段；

2. 綜合的手段。

所謂分析手段的過程，就是把研究的事項，順次發現他的要素，要素的機能，和二者相互間的關係，同時並溯及牠的發展過程。許多人把分析的手段當作研究社會科學實際方法的出發點。所以有人說：

「關於人類生活諸形態的思索，也就是關於這形態的科學，就一般而論，總是採取與現實的發展相反對的進程的。人們總是在事後，即是以發展過程完

全的結果，而開始分析的。」

現在我們要舉一個例子，說明分析的手段。譬如我們研究一個樓房的構造，這種特定的事項。由分析手段說來；即先看其外部的表現是羅馬式的，或是希臘式的；樓的本身可以發現，瓦，磚，鐵柱，電線，自來水管，地板，木門，玻璃……；和瓦，磚，……的機能，和牠們相互間的關係；同時並可說到瓦，磚，鐵柱，……的進化過程。（如從前用中實的鐵柱，現在用中空的鐵柱而力仍是相同）就是就全樓的間隔上說話也是這樣如某處爲飯廳，廁所，臥室，客廳之類。

所謂綜合的手段是和分析的手段同時並進的。他能把事項的要素合機能全部綜合起來，而求其因果法則——不論要素與機能，或各要素各機能之於總體。同時並且把事項的總體的發展的因果法則，也溯求出來。如上邊我們說的樓房的構造能，一個鐵柱怎樣影響於全樓的壓力，拉力；一塊玻璃和其他物件之怎樣對於全樓的美觀上發生影響。不但如此，並且對於這整個樓房的格式，部分，藝術的表現，力學

的改良，是從什麼地方進步到什麼地方，其原因何在，都要說明。

「同時」在辯證法上是無意義的。

如果辯證法是正確的，當然牠是和科學相符合的。我們若能用科學方法證明「同時」的不存在，那末辯證法中也就不能容「同時」二字存在。這樣也可以證明了「律背反的可能性，在理論中也是沒有。」

人類能感覺到時間的東西只有眼和耳，自然界能反映於眼與耳的只有光和聲。光和聲所以能够代表時間的，不只是佔了相當的空間而且牠們各有速度。所以平常謂之同時者當依某事項之發生正在 \triangle 二人之間距離直線上的中心點上而論。這樣某事項之發生，能構成所謂同時的感覺的，只有我們人類的耳鼓或眼簾均須放在以 \triangle 之半作半徑之以某事項為中心點的球面上。但面為假設之物故同時是不會存在的。某人昨天或主張鼓勵戰爭，但他今天或反對戰爭，這已竟不是同時了。

五、相對論與辯證法的關係

相對論實際即為關係論，與辯証法所說的聯繫正洽相符。這就是說某事項在某種條件之下才能說怎樣。辯證法是矛盾邏輯，相對論才能做矛盾邏輯的實例。辯證法是反映在人們頭腦中的事物變遷過程，相對是這種事物變遷的過程的說明；以前者是就現象的考察方法說話，後者是就自然象的實體而言，辯證法是帶有許多階段的多方面的認識論，相對論是自然界帶有許多階段的多方面的說明。

不但這些都是相符合的，就是三個原則；動的觀點；矛盾；漸變和突變的現象；都是牠們三者的共通性。所以我說愛因斯坦之所以生於德國，正和馬克斯唯物論之產生於黑格爾之後是一樣。所以人們若想懂唯物論須受物質的訓練，這就是說辯證法的本質很難在唯心論的教授們的頭腦中明瞭，牠產生於工人運動，勞動階級極易明了其中的理論。「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社會的存在，倒是社會的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兩句話不但可以作本序文的結束，還是整理這本小冊子所用方法的基
本理論。二十一年十一月於北平。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 自序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一) 什麼是政治思想史
- (二) 政治思想的發生價值和評判
- (三) 政治思想與經濟思想
- (四) 關於政治思想上的問題
- (五) 政治思想與各方面
- (六) 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政治思想
- (七) 政治思想的重要性
- (八) 政治思想與政黨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 目錄

第二章 近代政治思想的開始

(一) 盧梭時代的法國政治狀況

(二) 盧梭的略史

(三) 盧梭的政治思想……關於自然主義，關於社會契約說，關於主權，不贊成代議主義。

(四) 盧梭政治思想的影響

(五) 康德與白克的政治思想

第三章 功利主義的政治思想

(一) 功利主義政治思想的來源及性質

(二) 邊沁——關於主權，關於經濟學說，反社會契約說

(三) 奧斯丁與約翰斯圖特密爾

(四) 結論

第四章 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

(一) 產業革命與舊殖民地的崩潰

(二) 自由主義

(三) 亞丹斯密

第五章 產業革命與各方面

(一) 什麼是產業革命

(二) 英國產業革命的經過

(三) 工廠制度的確立

(四) 勞動者陷於苦境

(五) 資產階級獲得政權

(六) 產業的合理化

(七) 資本集中和企業獨占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 目錄

第六章 憲政主義與民族主義

(一) 憲政主義及其運動

(二) 民族主義及其運動

第七章 平民主義

(一) 平民主義的意義及來源

(二) 美洲平民主義思想的狀況

(三) 十九世紀的反平民主義學說

(四) 二十世紀的反平民主義學說

第八章 帝國主義的學說和國際主義的學說

(一) 帝國主義的學說

(二) 國際主義的學說

第九章 心理學與政治思想的關係

(一) 心理學與政治思想一般的性質

(二) 各國心理學的政治思想

第十章 社會主義政治思想總說

(一) 社會主義的起源

(二) 社會主義的開展

(三) 一八四八年歐洲的革命者們

第十一章 無政府主義的政治思想

(一) 個人主義的學說

(二) 克魯泡特金

第十二章 國家社會主義

(一) 什麼是國家社會主義

(二) 羅波爾培斯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 目錄

(三) 拉塞列

第十三章 馬克斯主義

(一) 馬克斯的生活

(二) 唯物史觀公式

(三) 唯物論的辯證法

(四) 革命論

(五) 階級鬥爭

(六) 剩餘價值

(七) 資本制度的崩潰

第十四章 布爾什維主義

(一) 布爾什維主義的淵源

(二) 布爾什維主義的根本思想

第十五章 工團主義

(一) 工團主義發生的原因

(二) 革命工團主義派

(三) 改良工團主義派

第十六章 基爾特社會主義

(一) 基爾特社會主義總說

(二) 柯爾印基爾特社會主義

第十七章 烏托邦社會主義

(一) 歐文和聖西門

(二) 傅利葉和加貝

第十八章 多元主義的國家思想

(一) 多元主義與一元主義

(二) 多元主義的理論和其特徵

第十九章 獨裁主義的政治思想

(一) 列寧 他的一生……基本理論……國家觀……社會主義時期……共產主義時期

(二) 莫索里尼 法西斯主義的發生……法西斯主義的原理……勞工憲章……社會政策……總結

(三) 克馬爾

(四) 甘地……由甘地監獄生活觀察一切……

附一，表

附二，唯物論的現代觀

附三，辯證法的新解釋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

第一章 緒論

(一) 什麼是政治思想史？

什麼是政治思想史？我們先要說明什麼是政治，什麼是思想，什麼是史。

什麼是政治？政治就是治理民衆生活的事實。假如我們從學問上來說話，政治就是人類關於政治生活現象的意思，深一步的說，就是人類關於強制權力的生活的種種行爲，這種行爲是不斷的前進着。從統治階級看來，包含着立法行爲，行政行爲，司法行爲和其他事實行爲等的進程。從被統治階級看來，包含着反抗行爲，服從行爲，宣傳行爲，組織行爲和一切的權力奪取行爲——即革命行爲。

什麼是思想？思想，在這個地方，是狹義的思想；凡是零絮的，散漫的，暫時起伏的種種思想，均不在所研究之例；只有把零絮的，散漫的……都系統化了，都



(南)

類型化（也叫初型化，就是近似的法則）了，作成一個有頭有尾的具體東西，這才是我們所要的，這才是我們要研究的。

史又是什麼？上下四方叫做宇，往古來今謂之宙。宇宙間事物物變化無已的叫做現象。現象可分為兩種：四時之變化，天體的運行，周而復始的叫做循環狀；生物之發達社會的進步，往而不復來者叫做進化狀。研究進化的現象者叫做史。

因此我們得了以下的答案：

「關於人類強制權力的行為在思想方面的表現，作歷史的研究，就叫做政治思想史」

我們現在所要說的是近代政治思想，非近代的我們不去管牠。

（二）政治思想的發生價值和評判

人類不是政治生活的動物，人類是經濟生活的動物。然而人類爲了經濟生活所以離不開政治生活。國家可以說是代表政治的，牠在社會組織中最爲有力，最爲普

遍，人類生活其中，即可以見到強制權力的表現——政治的制裁，法律的規定——我們若考究這種制度，探其因果，不論是懷疑牠的存在，或是擁護牠的將要崩潰，所以才發生了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直接發生於政治現象，間接發生於經濟組織。在一個社會裏邊，每逢經濟組織發生變化的時候，此時政治就發生變化，在這政治發生變化之前，就先有政治思想的發生。這正是說：

「人類的意識並不能決定社會的存在，倒是社會的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這樣才是唯物論的出發點，才是科學的；反之，必非科學的。

民國二十一年的政治思想已不是簡單的有一種學說就可以足用，牠需要自然科學的水平線，哲學的基礎，及和其他各方面發生聯繫；自然這就是現代的整個宇宙觀了。如果我們承認孔子所謂的仁是一種政治思想，我們立刻就可以找出仁的產生的原因來，以及牠的作用和缺點：

仁

1 產生

- a. 農業時代（經濟的）
- b. 臣弑君，子弑父，（政治的）

2 作用

- a. 以君仁，臣忠維持社會秩序
- b. 以父慈，子孝維持大家庭

仁在現在影響於政治的，是中國人的仁的觀念——雖然牠是失掉了經濟的基礎
我們再看仁的影響，矛盾性，和缺點：

仁

3 阻礙政治的進步

- a. 以教義為政治之本
- b. 統治階級可以借口保守
- c. 致人們相信有永恆的真理和政治的存在

4 矛盾性

……盜賊為君而儒家奉之

5 缺點

- a. 只是說到封建時代人與人的關係
- b. 現在已是超經濟的幻想
- c. 無現代性，自然科學的水平線
- d. 出發點與發展的途徑未能分清

我們看了關於仁的分析之後，知道仁全然建築在互相原諒的感情上；在以後的世界，科學萬能的世界中間，人們都把理智發達起來，感情漸漸的縮小範圍，以直的到牠消滅——自然這種消滅還得一個長的時期。這樣仁自然有牠的史歷上的價值，但是到現在恐已消滅到零了。

(三) 政治思想與經濟思想

政治思想與經濟思想，牠們中間有一種密切的關係，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承認政治學不能和經濟學分離；國家的形式每依財產的種類與財產的分配而決定，革命的發生也是常常在經濟上先作鬥爭；到了二十世紀的現在牠倆有混合的趨勢——經濟作了政治的基礎。

近代的社會主義就是在經濟上求平等；這和基督教義絲毫沒有關係；實則是因為有成千成萬的勞動者，因為缺乏經濟的原因，正在貧困，疾病，死亡中，不但勞動者是這樣，並且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父母妻子和社會的安寧。我們且看坡格達諾夫

(Bogdanoff) 的話：

「無論是就歷史全體的通觀而論，或就社會意識的發展而論，無論是研究外交問題或宗教問題，都不能不顧及到社會的經濟的紐帶——社會的基礎構造——並不能不借用經濟學的結論。所以經濟實可以看作社會體系中的基礎。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使命，無異物理學和化學在一切有機過程無機過程之研究中的使命，不知道物理和化學的結論的植物學者，動物學者，天文學者和農業學者，等于解除武裝的兵士。社會學者，歷史家和法律家，如果沒有經濟學的知識，就和他們的境遇一樣。」

「復次，想在社會中鬥爭，和在社會事業方面活動的人，如果不知道經濟學，也要和被解除武裝的兵士一樣」。

這樣我們可以知道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相關的重要了。

(四) 關於政治思想上的問題

政治思想中所討論的問題，隨各時代而不同；中世紀的爭論，集中在政權和教權的衝突上；十七八世紀的爭論，是在君主與民主學說上的不能並存；現在的爭論完全集中到勞資問題上面，有許多經濟上的問題——如怎樣生產，怎樣分配，怎樣消費——均變為政治思想上的問題了。

如果我們除掉了原始共產時代不算，立刻我們就可以找出一個關鍵來——一個統一的關鍵——就是階級。古代的國家，我們可以拿雅典為例，牠是一個民主共和國，牠的龐大與繁榮，完全建築在奴隸的血汗上，無疑的古代的國家是奴隸主有的國家，然而享受共和國的權利的人們倒不是奴隸而是所謂自由民。正當雅典的全盛時代，在全部五十萬人口之市，得享有這個文明幸福的自由市民，為數不過十數萬，其餘的三十餘萬人倒都是奴隸。替那些終日觀劇的主人們供給一切生活資料者，是奴隸；在洪濤大海的軍艦中及商船中，把世界各國的財富搬運到雅典者，也就是這般奴隸。他們隔離了一切權利和自由，而在不容寬恕的榨取及虐待之下，還鞏固

了雅典文明的經濟基礎。雖然在羅馬時代，奴隸的叛變，到處發生，但卒不能脫去他們的悲慘運命，更談不到什麼政治上的相當勢力。自然這是教育，組織，和階級意識的問題了。

中世的封建國家，建築在貴族與農奴，頭目和織工上；近世代議的國家建築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上邊；由這種階級的關鍵，我們可以找出政治思想上的問題來；但是我們也不否認其他的方面——如中世紀政權與教權之爭論。

在社會的進程中，生產力發達的結果產生了階級，階級發生之後又產生了國家；離開階級而談什麼政治思想，好像一個瞎子在地球上摸擦的人。

(五) 政治思想與各方面

政治思想的本身不能孤獨而存在，常常和多方面發生聯繫。某種政治思想固然由牠的記述中可以求得，但往往也可以由牠本身以外，尋得許多的材料。某一時代的各方面——不論是哲學，宗教，倫理，藝術，……——都能作政治思想的背影。

爲了明瞭當時的政治思想往往要找牠和各方面的關係。

十五世紀的英國，有所謂羊吃人時代：原來歐洲的毛織工業在那時十分發達，英國與西班牙都是羊毛的供給者，並且都能獲得很大的利益。結果英國的多數農田都變爲牧場，農民雖時有反抗，可是地主們得了國法的保護，終于不能不遠離故土去作漂泊的生活，因此不但耕田變爲牧場，農民的家宅，工人的斗室，都被風雨淒侵，任其毀壞也漸漸的變成牧場了。那時的政治思想，我們就可以由雙方藝術的表現可以找出來一個大概。一方面是大的牧場和肥而且美的羊。作了藝術；一方面是「肥了羊，瘦了農民」作爲藝術，由這種藝術的背影產生了一個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莫爾（More）。他主張哲學家做統治者，做大皇帝。他批評當時君主不好，法律不良，富人過於浪費。他主張國家管理生產機關；他並且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制度。如此我們可以知道政治思想和藝術的關係了。

各國官府的檔案，也是政治思想的材料，其中所包含的如成文憲法，各種條例

，法令，法庭判案，各部報告，外交公函，……等雖然未必全然確實，但也可找出政治思想的線索來作為旁証。

(六) 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政治思想

不論在那一個時代，政治思想都可以分成兩派。擁護當時的政治制度的叫做保守派，反對當時的政治制度的為改革派。前者常為統治階級，他們是以愛護法律秩序，厭惡混亂為借口；結果常常助人為虐，他們和政治制度同時歸於滅亡。後者常為被統治階級，他們常常找出現代政治的弱點，先作嚴酷的批評，自然喚不起統治階級的同情；結果相背而馳，走入於革命的路途中。

十八世紀的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與德龍 (Deisme) 諸氏在著作中對於英國憲法極力贊揚故均為保守派。

盧梭 (Rousseau) 與洛克 (Locke) 所倡社會契約說與自然權利說，實為改革派政治思想一重要之例證。此種學說，實為十七世紀中之英國革命與十八世紀法國

與美國革命理論的根據，和先聲。他們對於帝王神權說，倍加攻擊，而認革命為合理。近世的社會主義亦可作為改革派的例証。

在從前兩派甚易調和；英國的上院代表貴族階級，下院代表資產階級，他們能在政治上作一個均衡。

在近代勞資衝突中就沒有這種調和的可能，因為資產階級不但對於勞動階級有政治上的壓迫並且還有經濟的剝削，克倫斯基政府的統治形態，英國的工黨內閣只是作了低度政治上的均衡，根本沒有影響到經濟的問題。

(七) 政治思想之重要性

政治思想的智識，對於瞭解現代政治，和國際關係，甚為必要。現今的種種問題，實產生於過去的事實和環境，而現在所用之政治原則，實為過去政治思想進化的結果——自然這裡也包含許多的例外與實際。

一種正確的政治思想，牠的產生必是民族歷史的文化，現時的經濟基礎和舊社

會政治思想殘餘的一部的結晶；可是我們在認識之中，不要忘記了創造，才可免去客觀論的弊端。所以這種政治思想才能代表未來的政治制度，牠在現在或未必得大多數人的同情，牠將來必能為多數人所信仰；可惜愚昧的統治階級者們往往拋棄了溫情主義而不用，採取了高壓的手段，毀壞了多數的人材，阻礙了社會的進步，犧牲了許多人民的幸福，而終於是舊的不能維持，新的依然產生，在嚴酷的鬥爭中反被新統治階級所報復，這是從來一場不幸的極悲劇。

(八) 政治思想與政黨

政黨不但是奪取政權的工具，而且是一個時代政治思想的代表者。

政黨是社會過程中的產物，尤其是近代階級社會的產物。就是說政黨是在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過程中所必要產生的東西，絕不是人們隨意創造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以致形成了一定的生產關係的時候，政黨就在此生產關係的當中而產生。所以政黨的產生及其過程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但是政治思想也

是受着經濟力的支配，資本主義的末期不會發生君主專制的政治思想，牠隨經濟的組織而生變化；那末某一個時代政黨的產生是必至于和該時代的政治思想相符合了。保守黨自由黨產生於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鬥爭的時候，勞動黨社會黨產生於資本主義的中期和末期，這是各國的普通現象——雖然他們中間均各互有差別。

政黨的要素有三個：1，政綱（Program）；2，策略（Tactics）；3，組織（Organization）。政綱就是政黨的根本目的，也就是政黨中黨員們的政治思想代表，也就是他們的階級利益的代表。策略與組織都是由政綱而來的，保守黨沒有暴動的策略，無政府黨沒有嚴密的組織，所以政治思想是政黨的主腦。

第二章 近代政治思想的開始

(一) 盧梭時代的法國政治狀況

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未生以前，正是路易十四神權主義時代。宮殿之美，冠於歐洲；貴族爵臣時常聚合，不理民事。路易好跳舞，觀劇，賭博，宴樂；常以柔和示人，實其內十分剛強。建別宮於瓦斯拉 (Versailles)，濬池沼，疊岩激，取飛泉作爲瀑布，牆壁均用名人繪畫，庭院又置精刻石像，他常說：「取決國事，指揮元首之權，委諸人民爲害甚巨；君主自行取決乃爲合理。」又說：「王爲神聖，對於人民財產事業，無教士俗人之別，均有處理之權。君無賢暴，人民反抗之，皆爲大逆。」朕即國家之宣言，是可以表示神權主義的大概。

那時法國人口共約二千五百萬，而二分之一的土地却爲二十五萬的貴族和僧侶所有。農民歲入四分之一以上是拿來付教會和諸候的貢獻。然仍不足以供戰爭宮殿的糜費，所以債台高疊，國庫空虛，濫發公債與苛捐雜稅並舉；政府且嚴格注重于

國際貿易，土地價格之低落政府不之顧。

英國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洛克（Locke）的學說，也輸入到法國。當時法國在思想上發生了一種唯理的自由要求，此種思想固于法國君主不利，然而充滿了法人的腦海並且引起了無限的羨慕。懷疑與唯理的結果，產生了對於教會與國家的憎惡和怨恨，後來引起舊制度的不滿及改革的熱望。

（二）盧梭的略史

盧梭本來是瑞士的公民，他生於1715年的六月。當他母親正在日內瓦，他舅母稍娜夫人的家中談話時，忽然的就分娩了。因為預先沒有什麼準備，所以當他生了之後，他母親就死去了。盧梭自己說，他的生命是他母親的生命換了來的。

他的父親是修理鐘錶的工人，兼為牧師，性情極為放蕩對於他的一切都不去管，所以他才得了放任和自由的學習。

他的一生十分有趣，固然大部分的光陰他是用在讀書上邊了，但他除讀書之外

，他就去找女朋友，所以他的一生，要是除讀書和會女朋友以外，那就無可記載了。

他十分自負，在幼小的時候，他讀過布達克（Plustarque）的希臘羅馬四十六名人傳記以後，他說：「我自己好像成了羅馬和希臘人的樣子，我自己也變成了那般偉人了。」

1728隨他父親到里昂，跟着他舅父柏娜先生讀書，並且和柏娜先生的兒子一同學拉丁文，圖畫，幾何學。後來因為他不欲學這些事情，自己到一個彫刻師那裡去學徒。他常常和學徒們去買吃的，但是不論如何他不一個人去買。這樣增加了許多師父對於他的虐待，使着他不能不私自逃走。1728年的時候，他由朋友的介紹到了安西市去拜訪華倫夫人（*Mme de Warens*）。她是個仁慈溫柔，已竟和人家離了婚的少婦。那天她看見盧梭很困乏的來到了，她很憐憫他，並且供給他的衣食，而且到各處去旅行；自然他們已竟發生了深緻的感情。因為華倫夫人已竟投身在天主教

堂，所以他於1733感情發動，也要當一個牧師。得了華倫夫人的介紹，他經過阿爾卑士山到一教會學校去上學。雖然這個神道學校保守的儀式，死板的習氣，不能不使他住了沒十天而又跑了；可是經過阿爾卑士山的時候，受到自然界的感化不小。

他的漂泊生活又開始了，他作過伯爵夫人的書記，他從事過測量，他也當過音樂教師。

1736年華倫夫人在巴黎見到盧梭仍然流蕩，身體也羸弱不堪，她爲他在千覓他地方 (Les Charmettes) 買了一塊地，蓋了幾間房子，他們共同的在那裏經營農田。就是在這個時候，盧梭才讀了洛克，笛卡爾 (Descartes)，萊布尼茲 (Leibnitz) 等的著作。他在二年之後身體十分衰弱，據他自己說：

「顏色白的和死人一樣，瘦的如枯骨一般，心懼的病症增加，脈搏的振動可怕，腦筋衰弱，直行動不得，每走一步，就要喘氣，每一彎腰眼昏。」不聰明的他却要學生理學和解部學以便研究病症，好些調養他的身體。

後來他得了華倫夫人的許可乘一個轎子上蒙伯里地方去找醫生看病，誰知在半途中，遇見了一個熱情，溫柔而且美麗的少婦葛弄梅夫人他們又發生了感情談了數天，相約再會。他那時忘了病，快活起來了，但那時他並沒有再自作供狀。所以我們不知道他的病是減輕了。還是加重了。他在蒙伯里住了五十餘天。後來回到家裏，又到里昂去教書。

1741年任蒙日公使 (M. de montaign) 的秘書。

1745年與猶德洛 (Diderot) 常來往。

1749年在巴黎著音樂的書籍。

1749年夏天他的幸運到了，爲地雍學會 (Dijon) 作徵文題目叫「藝術與科學的進步，究竟使道德改善呢？還是變壞？」1750年得了頭獎法國這才知道有廡梭。

1753年著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及根據。

1761年民約論 (Contrat Social 即社會契約之意) 出版。法國政府認爲有礙社

會秩序禁其書，且通緝。他逃往瑞士，又到英國1766年以「不再著述」爲條件得法政府之許可而返法國，蟄居村中，作懺悔錄（Confession）。後以村人不齒返巴黎，極不悅，患神經錯亂病，于1778年死于巴黎。

1794年法國革命成功，爲他在日內瓦刻石像。巴黎市民也選大理石像于街中，現在還在那裏放着呢！

（三）盧梭的政治思想

盧梭的一生，我們已竟有了簡略的介紹，在他的變動的生活中我們總可以推定他的政治思想的大概了。他的主張是重自然而輕人爲，重單純而輕修飾，重直覺而輕思索，喜天真而壓虛僞。他以爲深思熟慮的人就是狡猾，就是腐敗。教育當使兒童自由的發展其天真的性情；真正的自由與和平只有在人們自然的感情的流露中才可以發現出來。他又以爲人類的的不平等，都是基於私有財產，一切惡害，都是由環境所產生，所以倡環境說而輕視人性說。他又以爲，人的性質本是天真的善的後來

因種種制度和虛偽，才趨於墮落，要想救社會救人總得要重返自然。自然主義是他一切政治思想的基礎。

他的政治思想的來源可以分成三方面來說明：

1 受時代的影響：

那時的歐洲已竟發現了新大陸地於美洲，歐洲的人們正在取其財富而歸國作爲富翁，這一個單純的事實，足可以表示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勝利。當時的政治既在路易十四，十五，十六支配之下，尙虛偽，重形式，自王以下封建貴族以及僧侶的專制和特權反映到他的頭腦之中，才生出所謂代議制度——其實他並不只主張代議制就完了，甚而可以說他主張人民直接參政——又何況他是生在日內瓦的共和政治之下呢？

2 漂泊生活的訓練：

人們雖然不是一樣的天才，然而也差不多。盧梭的敏銳和機警對於政治上的

觀察力和判斷力，能夠建築新的學說，而成了有偉大價值的學說，却是在他的漂泊的生活中，經過了許多的曲折與變化才訓練成的，不是什麼天生的卓材。特殊的個性。

3 受到先哲的暗示：

他一方受了古代希臘羅馬的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影響，一方受了洛克（Locke）和孟德斯鳩（Montes quieu）等等的政治思想的影響。洛克說過：「國家成立於人民與君主的契約」。馬卜立（Maitland）說：「國家的立法，須合於人民的公意」。凡爾隆（Fenelon）說：「立法的原則須建築在平等主義之上」。孟德斯鳩主張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他並且加以區別。政治自由是因人民與國家的關係而產生的。牠指人民在法律範圍以內的自由行動得受法律的保障而言。政治自由與專制政體是不相容的。個民自由則由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而生產的。牠和奴隸制度相反而與自然主義極為接近。他極力批評當時一般擁護奴隸制度的理論，並且

竭力攻擊奴隸制度。他主張國際協定，禁止販賣奴隸。

關於自然主義：

所謂自然世界的學說，在洛克及浩布斯等學者，亦曾論及，自然他們都各有不同之點。

洛克的自然世界觀，是把野蠻的殘酷的，戰爭的世界否認了，而承認善良的。世界是有公理的和平的。在自然世界之中，雖然沒有政府，沒有法律，但有公權以判斷是非，故不像戰爭世界的仇殺怨惡；不過是成爲自然世界沒有公認的仲裁者存在，人民的生命財產較爲不安全罷了。

浩布斯的自然世界完全建築在人性の上邊。他以爲人性以自私自利，好戰嗜殺爲本性。以貪詐狡猾爲其自衛的方法，喜怒哀樂是得失的表現。他以爲人類的初期完全生活於原人的狀態之下，無法律，無政府，惟終日爭奪權力，以壓其慾望；相互仇殺以各求其生存。所以他的自然世界觀實在是野蠻殘酷的戰爭世界，沒有良善

，沒有是非，也沒有私產，所有的只是武力的鬭爭罷了。

盧梭的自然主義既然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基礎，他以爲宇宙的自然，有絕對的價值，他說：「凡百事物，初離神首，莫不完美，一入人類掌中，便變壞了。」故在原始的時代，沒有財產所有觀念，也沒有不平等階級的分岐；他們只知道現在的需要，肉體的滿足；此外一點都沒有。所以那時人類的生活是自由的平等的生活。後來，人類的生活複雜起來，人類的交際也密切起來，家族既已形成，部落制度，私有財產觀念繼續發生，人類的不平等才漸漸發生。故爲根本改造社會的組織，企圖人類的平等生活，唯有重返自然，重返自然的要點有二：1，人類以自由平等爲本性，2，自然世界是自由和平的獨立的世界。他在民約論裡面，就持着建設的態度以改變社會，他總是極力使自然狀態和政治社會權力互相對立起來，這樣才能够奮鬥。所以他說：

「家族是人類最初的社會，也是最自然的東西。但是子女們在家族當中，

只是於保存自己所必要的時候，才依隨其父親，一到沒有必要的時候，則解去其自然的束縛。因為這種原因，當然子女無服從父親的必要，父親也沒有撫育子女的義務，即雙方都是獨立起來的，到了後來，他雖然結合在一塊，可是這是人爲的，而不是自然的，所以就是家族生活也只是用約束去維持着的。

「這個共通的自由，就是人們性質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就是：人的第一法則就是保存自己和營養自己，到了他成爲保存自己的唯一人物的時候，他就變爲他自己的主人了。」

「由這樣看來，若把政治社會的原始形式當作家族，那末父親就算是元首，子女就算是人民。各個人因爲是生而自由平等，所以他們只有爲自己的利益，才限制自己的自由。」

「家族和國家大體上是相同的，只有一點不同，就是：家族的父親，因爲愛子女，所以爲他們勞苦，在國家方面就不同了，治者之所以爲國民勞苦，就

是因爲要滿足他們的支配慾。」

他反對暴力的支配，並且否認人們有什麼必要時的義務，只有在自己的意志行動時才會發生，如果單有強制權力的壓迫，那是任何合理事物都產生不出來的。所以他說：

「人的服從強制權力，是因爲不可避免，決不是他任意的行爲，換句話說，不過是基於知道反抗強制權力爲不利的行爲罷了。若果這樣，還能罷這種行爲當作義務嗎？」

「我以爲：強制權力產生不是出於什麼道德的結果，爲什麼呢？如果力就是權力，那末，結果就是最初壓倒強者的某強者，就會成繼承權利的人了。」

「照力即權利的說法來看，則人們有強大勢力的時候，就是即刻反抗先於自己的強者，也不算是不合理。若強者常常是權利者，那末，無論何人勢必力求壓倒他以得強者的地位。但是，像那種和力量同時消滅的權利，究竟是何種權利呢？人

們的服從，若果是因爲着強制所致，那末，這種服從，就算不得是義務，爲什麼呢？因爲強制的服從，一旦失其強制就會終止。所以權利一語，和暴力並無關係，一旦有了暴力，權利就沒有意義。

「總而言之，暴力和強制權力，絕不能造成權利，我們除去合法的權力以外，絕無服從任何事物的義務。」

但是，這自然人，爲什麼參加到政治的社會去了呢？他答解說：這是因爲自然狀態的孤立，不便於各個人自身的保存，遂欲用共同的力量去克服這類不便，且欲保障更大的自由。他說：

「在各個人努力於各自保存的自然狀態之下，若遇某種強有力的障礙，自然不能用各個的力量去達到各自保存的目的。在這個時候，人類不但不能繼續其自然狀態，並且非更改其生活方法不可，不然只有死滅之一途。」

「但是人們不能個別的造成什麼新勢力，所以要想打倒這種障礙，就要彼

此團結起來形成一個大勢力，用統一的活動力，去作共同的事業，以完成彼等的保存。這樣整個的力量，只有羣衆的結合才能產生出來。但是各人的能力和自由，是自己保存的重要手段，如果把這些都交給別人，那末各人又如何能保存自己呢？」

「換句話說：『我們想發現在一方面可用社會的全力去保護各分子的生命和財產，在他方面，各分子都協力合作，且服從自己同時又保留一如從前的自由那種社會的形式』，實在是個人和社會間的根本問題，我說倡的社會契約說，正是想解決這種難問」。

他的意思是說，人們之所以放棄天賦的自然權利，而加入政治的社會即國家的原因是因爲知道棄私利謀公益爲自己保存的好方法。所以政治的社會，就是共同的社會，我們且看他說什麼？他說：

「由上述原則產生的最要結果之一，就是國家的普通意志，牠能指揮以共

同利益爲目的的國家的各種力量。在我想來調和個人私利的衝突，可以促成社會的創造；各個人的共同利益，可以促成社會的成立；而各個人的共同利益，實爲社會結合的關鍵，一旦和各個人的利益不相一致的時候，社會絕對不會成立。所以統治國家的基礎，不能不說是在於這種共同的利益上。」

他的意思是說：國家是由各個人相互的社會契約成立的，國家既已成立，就有超越個人的人格。

關於契約說：

他以爲社會契約是政治社會的自然基礎。國家的產生由於這種社會的契約。爲了自衛所以結合羣力以抗人類的反抗者，所以才有共同的行動。這是說到社會契約的起原。

社會契約的主要條件有二

1. 社會契約的條款，一定要給人民以自由平等的待遇；

因爲非如此，不能得到一切締約的人民的同意；就是締約不能成立。他的意思決不是使人民盡入于奴隸的境地，此約成立之後若有一人利益不均則非真正社會契約，他說：

「假如甲乙二人同立一約，甲有無限的權力，乙則受無窮的冤屈，像這樣，還可以稱爲真正的社會契約嗎？」

2 結社會契約的人們必須將一切權利放棄而服從公意，他說：「各人將其自身及全力舉獻於公意的監都下，同時，各人又得到那不可分的全體社會之一份子的資格」。但據他說這種放棄自由與平等，並非真放棄他又說：「每個份子都放棄其一切權利，結果，一切仍平等；每個份子都服從公意，結果，大家仍自由」。他以爲最初的公意中既有自己的意見，所以這種服從仍然是服從自己，仍然是自由。如果一個人當初沒有把意見參加在裡邊，要以後一定要他服從「公意」，那就是侵犯他的自由了。

然而所謂「公意」者究竟是什麼？他以為是爲了全體福利的全體人民的公意。他以為「意見」和「公意」不同，所以他說：

「在人民全體的「意見」與「公意」當中有一個分別，那就是後者爲公共福利而前者只爲私人利益。」

「凡屬於特別範圍內之意見，均不是公意。」

「我們應使每個人的意志表現，均納入公意之中。」

關於主權。

他說權力就是意志，意志的基礎就是利益，並用這個立場去說明主權和公共利益間的關係。在他的意思以爲：法律就是公意的表現，也就是使各個人更得自由的規範。那末，法律的來源即爲公意。這就是全體人民一致的意見當中發現出來的，若全不一致時，則採取多數表決的方法，所以才主權在民。他說：

「假如有某個由一萬市民組成的國家在此，這時的主權者，就是人民全體，同

時各個人又是國民之一份子，當然主權者對於一個國民的關係，就等於一萬分之一。換句話說就是：各個人都以國民的資格去服從主權，同時又得分享此主權的一萬分之一。」

「反之，由十萬人組成的國家怎樣呢？在這個時候，各個人所有國民的地位，是相同的，即國民應當服從法律。但是，國民對於分有主權的成分，和前例不同，而要減少到十萬分之一，只能分有等前例的十分之一的權力。」

「由此看來，可見國民的地位，常常是相同的。人數一增加，主權者的權力也增大，而國民的自由也更見減少。」

「所以國家內部的某方面的權力，若其增加率和別的愈不相稱，那末，這個國家就隔平等的距離愈遠。」

他這些話，並未承認財富和教育在政治上有什麼優越的地位。而且他未贊成代議主義。

不贊成代議主義：

他說：

「國民的本務，在於直接參與國政，這是不待多說的。如果國民不欲身當其衝，竟用金錢去找代替人，這種國家，只有歸於滅亡。」

「如果國民可以拿出金錢可以買人當兵，那末，誰還想到戰場去呢？如果國民選出代表就可以安居鄉里，那末，誰還想出席國民會議呢？」

「懶惰和財富，只有為國民造成軍人的團體和政治的代理人，這種情形經久之後，前者即軍人們就會蹂躪國家，後者就會賣國。」

「用金錢去代替自己的直接工作，純粹是商工業的或投機的遊惰的行爲。所以人們若果為求自身安逸起見，把所有的財物的一那分給予別人，這實在是怪誕已極，為什麼呢？因為懷着這種目的拿金錢給人的時候，這人早已為鐵鎖所繫了。本來給於金錢一語，乃奴隸的象徵，並不是自由國民所知道的名辭。」

因爲真正的自由國家，什麼事都是國民躬親去做，並沒有用金錢作代替的問題，更沒有用金錢免除義務的念頭。這就是我把一般學者所排斥的徭役（國家所課的肉體勞動）認爲比租稅更要緊更與自由相接近的所以然。」

「在政治運用合宜的國家及都市，國民都想出席於會議。但在政體不良的國家，則國民對於議事沒有興趣，當然不願出席國民會議，因爲他們預先知道這種會議當中沒有公意的原故。其結果當然釀成個人的特殊的意志之專橫。」

盧梭的政治思想，尤其是民約論的政治思想，完全建築在個人主義上，就是威權的和自由的個人主義的思想。由此他一直的說到權力的必要，國家的萬能，出發點和結論相互矛盾，但怎能被法國革命採取爲旗幟呢？因爲他的學說中有下列幾種東西：

政治的平等主義；

多數表決的方法；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

3. 社會契約說；
4. 主權在民說；
5. 共同利益的國家學說；
6. 人類在社會上平等的原則。

(四) 盧梭政治思想的影響

他的政治思想，在實際上和法國大革命發生了關係而現代的思想界也都受到他的影響，本來在當時的社會上說話，人民已極端受到束縛毫不自由，所以才產生了自然主義的盧梭，而法國大革命却是路易十四，十五，十六的反響。

正常一七九一年法國立法會議 (Legislative Assembly) 起草憲法內，法國國內遂分左右派，右派擁護孟德斯鳩，主張革命以後依英國辦法採用君主立憲制；左派則擁護盧梭的學說，主張建設純粹的共和政府，後以二派相爭不下。遂引起第三派就是盧貝比亞 (Robespierre) 的極左派 (Radical Left) 主張不只要革命，並且

要於革命之後實行改造社會的經濟組織。結果右派失敗，立法會議即議決革命工作的程序：第一步起草人權宣言，第二步則根據人權宣言起草憲法。後來首先宣布人權與民權宣言書（*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即常譯爲人權宣言）大意是：「人類初生，就有天賦的自然權利——即人權——而國家的法律，對於這天賦的自然權利，必須加以承認或規定。」我們且看盧梭的思想怎樣影響於人權宣言：

1，人權宣言第一條規定：「在權利上，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而現在繼續爲自由平等。」

2，第二條規定：「一切政治社會（即國家）的目的，在保障人民的不可喪失的自然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壓迫的反抗。」

3，第三條規定：「主權屬於人民全體。」

4，第六條規定：「法律爲公意的表現。」

5 第十二條規定：「人民的生命財產及其他自然權利，不受非法的干涉。」

這樣我們知道人權宣言大半是表現着盧梭的政治思想。但我們再在1789年的法國憲法上看，盧梭的政治思想更是充分的表現着。現在把法國憲法上的條文舉出有關係的，簡略的寫在下面：

1，第一條規定：「社會的目的，在求人民的幸福；政府的存在，在擔保人民享受天賦的不可喪失的權利。」

2，第三條規定：「凡人民能依附自然的真理和法律的條文，就可以平等。」

3，第二十五條規定：「主權屬於人民，不可分割，不可轉讓，亦不可消滅。」

4，第二十六條規定：「一部分的人民，不行使全體人民的權利。」

5，第二十七條規定：「僭竊主權的獨夫，可由自由人民處以死刑。」

6，第二十八條規定：「人民無論何時，均修改或變更憲法的權利；一時代的人不能以法律束縛其後來的人。」

7，第三十五條規定：「政府侵害人民權利時，人民全體或一部有革命的權利。因爲革命是人民最神聖的權利，同時又是最不能忽略的義務。」

我們雖然不能像拿破倫那樣說：「沒有盧梭，就設有法國革命。」但究竟法國大革命是和盧梭的政治思想有密切的關係。他所謂公共利益，公共意志，民權均作爲現代思想家的思想中心，不論他們是贊成或反對。康德（Kant）黑格爾（Hegel）等學者的國家萬能說，都是從盧梭的思想蛻化而來的。他們都是說人民服從國家的法律，然後才能自由，國家主權的無限，則不特無傷個人的自由平等，而且惟有如此人民的自由平等才能實現。

（五）康德與白克的政治思想

康德的政治思想：

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一七八九）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已經六十五歲了，他是德國哲學家的領袖。因爲他沒到外國去過，而且最喜歡平靜和

秩序，所以沒有政治經驗而只是在思想方面有卓越的供獻罷了。他在法國革命前（一七八四年）曾發表一個論文說：「人類負有天賦的使命。人類應當在契約的法律之下，團結起來成爲一體——如一個國家——以維持世界的和平，而極端發現各個人的天賦的能力。這種情形，是自然的計劃，人類的歷史，不過是指示這種自然計劃的實現而言罷了。」

他在一七九五年著永久和平論（Zum ewigen Frieden）一書，拚命攻擊戰爭，認爲在道德上是惡的。他以爲個人恣意的蹂躪別人的自由，是傷其自己的人格，與社會尊嚴是極有妨害的，所以有法律，又爲了法律而有國家。國家的戰爭一樣的是罪惡。

他受了盧梭「個人的尊嚴」「平民的尊嚴」的暗示所以他是一個澈底的個人主義者。他以爲：個人的人格，其自身就是目的是自給自足的他承認「功利」他說：「義務不是爲幸福而是爲義務。」他以爲「道德法則」在人們的理性當中，是固

有的，內在的，牠對於人常發出無條件的命令，換句話說，道德法則就是絕對的命令。人們依道德完成自己的義務，就是人們服從自己的理性的意思，這算是自由的行為，並不是衝動的行為。所以道德法則是個人之「真我」的命令，也就是各個人對於自己所下的命令，即「自律」的命令。真正的自由人，就是依照這個道德法則即絕對的命令而行動的人，這種人才算是「自律的理性人」。他的個人主義的「個人」就是這種「自律的理性人」；他的政治思想也是拿牠作基礎。所以他主張社會有機體說，他把契約作為一切政治關係的基礎。

他反對革命，所以他說：

「一國的憲法，如有缺點，應由政府自己用改革的方法從事修改。不得由人民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原有的憲法。」他所以有此主張的，一面是受了當時德國的政治情形，不容他有政治的主張，一面也是因為他看重了社會的秩序和平和。

他主張代議制度，認代議制為民主政治的主要元素，並且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

。在國會裡邊，不論國會份子是何種人物，祇要他們能代表人民的利益，爲人民謀福利，這種代議制度就是適當的。

白克的政治思想：

英國的白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是一個學者的政治家。他在美國獨立的時侯，雖然高倡自由主義，擁護其獨立；但對於法國革命則厭惡其破壞行爲。遂倡秩序和安定以反對之。

他在1790年著法國革命論以攻擊當時的急進派。他主張實際主義，排斥抽象的哲學，重視歷史和經驗，否認盧梭主義，輕權利，重義務。在他的思想裡邊神和宗教佔的是最終地位，故不贊成自然主義。

他把國家看作一個有機體，以爲：國家不是機械的組織乃是一個有機體，所以國家的某部分有破壞，其餘各部分就不能不崩潰，他反對契約說和自然人權說。他以爲：國家即社會，是由過去進化到現在的東西，同時又是由現在進化到將來的東

西，換句話說國家就是過去現在未來當中繼續存在的東西，所以社會的政治組織——憲法——是適合於各該時代的需要而成立而發展的，並不像機械一樣爲不可變的東西。

他對於英國的憲法非常贊揚認爲是自然的，漸進的，發達成功的。他信仰貴族主義，鄙棄德謨克拉西（Democracy）；並且說人類不平等是自然的，自然的原理就是命令適當的人員充當政治的官職；所以德謨克拉西是脫離了自然軌道的東西。

他說倡的是善政主義，以爲國家的目的（政治的目的），於其說是在乎保障個人的權利，毋甯說在於供給人們的各種缺乏，所以合於這個目的的政治才是好的。他以爲國家是實際的存在，是一種企業的活動體。後世的國家主義者和實際的政治家常常去研究他的思想，這是因爲他的政治政策學上的各種原則較多的原故。

第三章 功利主義的政治思想

(一) 功利主義政治思想的來源及性質

自從拿破倫敗亡以後，維也納會議的結果（1815）英國除恢復哈諾威（Hanover）外，並得南非之好望角，北海之黑而郭蘭（Heligoland）印度洋之法領毛里西亞（Mauritius）南美海中之特哈哥（Tobago），西印度羣島中之聖魯西亞，（St. Lucia）及荷領錫蘭（Ceylon）島，西班牙領之特尼答（Trinidad）等地，於是海外殖民地大增。一方增加了封建貴族階級的專橫而入於反動時期；一方因為海外殖民地增加，形成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龐大了所謂無產階級運動（Proletarian movement）；然而又鑑於法國大革命之殘忍好殺，故思想方面既不趨於保守，又不趨於急進，而傾向於所謂社會政策。能代表這種思想的就是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所以功利主義的政治思想，可說是當時時代環境的產物。這個功利主義的政治思想，與政治傾向而結合卒造成了1832年的改革。

功利主義政治思想的代表就是邊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

赫威秀士 (Claude Helvétius 1715—1771) 把自我主義作爲人類行爲的唯一動機，把愛快樂怕苦痛的自利作爲道德的標準，他以爲最好的政府就是能爲大多數人民謀最大的幸福 (The greatest good of the greatest number of men) 他贊成開明專制君主，如普魯士，俄羅斯，奧地利等。他以爲人民的罪惡，是他們生存在當時法律之下的必然結果，所以他要求法國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澈底改革。他的功利主義的政治思想實爲邊沁的先聲，邊沁修改刑法的企圖，大半是受赫威秀士的影響。

功利主義的政治哲學之基礎，是建築在洛克的心理學的成訓上——雖然他們不崇拜他的陳腐的傳統的事物，如同不崇拜天賦權力說與社會契約說一樣。他們不把國家視爲一種玄祕的社會有機體，也不視之爲一種保護公民的天賦權利的機關——一種人爲的結合。他們以爲國家所以存在者是因爲國家是不可缺少的。牠的天職即

在提高公共的福利。牠的法律，如果不能完成這種目的，就應該加以變更。神秘的詞句，抽象的原則在功利主義者看來都是無用的，他們所關心的都是人生的實際經驗與實際困難。

他們的哲學方法是歸納的，材料是取於經驗的。目的是爲實驗的。他們以爲人類是天生社會中的動物，每個人的行爲都是取決於其本身的遺傳，及其所處社會環境。所以必須立法將一切人民的自由加以限制的原因，是因爲人們的行動，大概都是爲求快樂而避苦痛的慾望所支配。而個人的利害是和其他人互相關聯的。因此功利主義與實際倫理學及實際政治學發生密切的關係了。他們拋棄唯心論，他們的政治思想都是由觀察和經驗所證明爲合宜的而能實現的；他們主張斷判是非，必須以結果而論。

自從英國的工人階級，有了廣大的煽動；職工組合運動，逐漸發達，而改良產業，擴張人民政權等以次提出，自然法和社會契約等學說，因之消滅；自由學說在

英國遂由幻想的唯心主義而轉趨於實際的改革了。英國法制和刑法的改革，工廠及礦坑情形的改善，以及代議制度之趨向於完善，都是他的奴力和改善

（二）邊沁

邊沁在青年時代，就鄙視牛津大學所受的教育，也是因為牛津大學那時過於腐敗的原因。他對於科學却有一種天生的興趣，並且對於內省的心理學有相當的工夫和天才。他對於社會從來是抱着滿腔的熱忱，且自己常常比擬英雄。在二十三歲的時候書普瑞司特利（Priestley）的政府論就把書中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幸福一語深入腦海中。他把這種功利心理應用到道德上和法律上。痛苦與快樂便是人類的兩大主人，由牠判斷了一切應作的官，和不應作的事。他相信人類對於國家，教會，或政黨一類的抽象事物，并無應盡的義務，人類祇有對於人類——能感覺快樂與痛苦的人類——有應盡之義務。正當皇黨頌揚英國法律為遵照神的意旨而來的一種自然生長物，邊沁則痛斥為權力者鎮服愚民與被壓迫者一種暴殘苛刻的機械體。

關於主權：

邊沁以功利主義的觀點，來解釋主權。主權果不受限制嗎？他以為主權雖在理論上未受什麼限制，可是在事實上却不能免。例如，當人民對主權者表示反抗時，主權者最易發生遲疑與顧忌的心理，有時或屈服於人民威勢之下，此時主權便受了很大的限制。但人民歡迎或反對的態度，將依何者為判斷呢？自然無疑的是以自身利害得失為出發點，故可知所謂主權被限制也是功利罷了。

關於經濟學說：

邊沁實為亞丹斯密 (Adam Smith) 的忠實信徒，不過也有些地方和亞丹斯密的學說稍有出入。他竭力擁護自由貿易，他也頌揚自由競爭的價值，力論獨佔官貼之不當。他並不重殖民政策，以為母國的商業若能投資到別處當和殖民地無異的得到同樣的利益。他雖承認英國的統治殖民地有些地方是確能為人類增加最大的福利，但不承認殖民地是母國財富的來源。1828年他為加拿大殖民地草擬請願書，要求

完全分立。就大體而論，功利主義者都覺得殖民地的分離，是有利而無害的。然而後來他的思想又變了。他主張在帝國統治之下實現殖民地的自治。邊沁也注意到印度問題，爲印度草成一種立法的和司法制度的體系，他又爲澳洲殖民地擬就一種科學解決和自治的方案。

反社會契約說：

功利主義治好是社會契約說的反應，沒有盧梭的學說決難生出邊沁的學說來。這是說邊沁受了先輩政治思想的影響，邊沁反對社會契約說，而以服從的習慣和功利爲國家的基礎。我們且看他關於反社會契約說的言論：他說：

「多數人——所有臣民都在內——有服從特定的個人或會議的習慣的時候，就可說這些治者和被治者，通統在政治社會狀態之下。反之，若他們之間，僅有相親的習慣而無服從的關係的時候，就可說他們還在自然社會之下。

「像這樣對於自然社會和政治社會下定義的時候，牠們的區別已很明顯；

但在事實上，却不如單簡。就是說「服從的習慣」的有無，雖可爲區別兩種社會的特色，却並不是絕對的標準；因爲在事實上，既沒有由絕對不服從的習慣的人們組成的社會，也沒有由絕對服從的習慣的人們組成的社會。所以我們區別兩種社會的時候，不能下絕對的判斷，只能說「服從的習慣」愈完全，政府——政治社會的政府——即離自然狀態愈遠，反之，這種習慣愈不完全時，政府即離自然狀態愈近。但是，這種習慣要完全到什麼程度，政治社會才可以成立呢？這個又很難確定了。

「許多人以爲：自然社會狀態和政治社會狀態，都是絕對的，人類總要屬於此二者之一，這實在是太錯，因爲自然社會和政治社會的狀態，彼此有密切的關係。不思索前者就不能推論後者，沒有後者就不能有前者的存在。

「社會契約的第一要義，就是：「只要加入契約的人，就應該受契約的束縛。」這是從來人們不研究爲什麼要遵守契約而直接承認的第一要義。他們以

爲，只要是契約都能見諸履行，就是君主的行爲，也是同樣的受其束縛。在事實上，「人們均受契約的束縛」及「當事者的一方不履行契約的義務時，他方當然可以免除其契約的義務。」這是從來不發生異議的原則。此種說法，在學說上已成爲人所公認的公理；在事實上已成爲人所尊守的標準。人們很少對此下一反對的論證，只是在形式上反對，或贊成，他們所用的常套語，就是：「這是正義和正理的要求」。「這是自然法的命令」。對於這些原則，均無條件的相信，雖然他們不知相信的理由。這是因爲人們多半對於遵守這些原則無深切的利害，致不能懷疑或擁護社會契約者所持議論的根據。所以「信仰是由利害所促成」這個諺語，正好適用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契約說，是主張君主和民間有一個契約，在這個契約裏面，就約定；人民服從君主，君主爲助成人民的幸福而統治他們。在此當注意的就是：我的議論並不是對於詞議而發，乃是對於契約論者把曖昧語句視爲想象的契約的真髓意義而發。

「這種契約既一結成，人們就要妄信契約的確守，所以不免舉動錯誤，換句話說，就是：如果君主一旦破約，他們並不考慮君主的行爲是否違犯人民的幸福，也不考慮不服從這個破約的君主是否於自己有利，只是很輕躁的馬上責備君主的破約。

「這種舉動的錯誤，當然不能得到良好的結果，因爲未先確定「君主是否違反人民的幸福」和「不服從君主是否於自己有利」這兩點，就確定君主是破約的啊！

「人們所以遵守他們的契約的原因，在我道來，就是因爲『社會的利益』。若果他們不遵守契約，就應該用刑罰去強迫他們遵守。換句話說，一方面使各個人遵守契約，他方面又處罰其不遵守的人；就是在社會全體的利益上說話，因爲由使人遵守契約所得的利益——社會的利益——此由處罰不遵守的人所得的社會損失要大得多呢。

「人民的服從君主，不是因爲比不服從的害少，就是因爲服從於他們有利。」

「總而言之，契約的有效無效，不是契約本身有什麼有效無效的差別，純粹視其對於人們的效用（Utility）的有無以決定。」

（三）奧斯丁與約翰斯圖特密爾

奧斯丁（John Austin 1780—1859）..

他在法學上把功利主義和實證主義打成一片，而不主張德國的唯心主義派的形而上學的政治學說——雖然他就學於德國。

他以爲在英國的情形很合宜於法律主權說，因的英國的國會，既不受君主駁議權的限制，又不受憲法的約束。而且十九世紀的英國，對於主權的討論，能够不涉君民糾紛的問題，故不致像布丹（Bodin）那樣，因君民之爭，而使絕對的權力置君主一人之手，也不致像盧梭那樣因君民之爭，而使最高權力歸之於社會全體。

他反對社會契約說，認國家是逐漸發達而來的東西；在發達的過程中，人類認識了政府的效用，於是甯願服從，而不願把牠取消。人類在政治社會裡聯合在一起，並不是由於大家正式的同意，而是由於服從的習慣。在習慣上受社會全體人民的服從而不服從任何上風的人或人們的便是一個主權者。他認爲主權者和國家是一個東西。所以主權既不是賦之於君主一人，也不是賦諸人民全體，而是操之於實際行使最高統治的那部份人的手中。主權者的威權在法律上是絕對的，極高的立法權，不受任何更高的法律的限制。主權者是一切法律權利的淵源；又是一切公民自由的締造者和保證者。

約翰斯圖特密爾 (John Stuart Mill 1836—1873)

前期的功利主義者，對於民主政治的努力。都有很大的成功；政權已擴充到大部分的人民手中了。許多舊日的弊端與政治上的不平等，大半廢除。民主政治處事的紛爭，已多顯露，國家的中央集權趨勢，使政治學說進而注意國家的活動範圍，

237.6-6
和個人自由的問題。

密爾的政治思想就是應運以上的條件而出的東西。他以為民主政體的危機是將以多數人虐待少數人，他相信在英國國會中，少數者沒有充分的代表權，所以他擁護比例代表制。他主張有訓練的政治人才為官吏，所以他雖然贊成一切納稅人的普遍選舉法但又主張有智識人們——品性高貴的公民——有複票權。他不贊成不記名選舉法，以為那是不負責任的，自私的。

在維多利亞朝的中葉，女子不得受高等教育，不准投身各種偉大事業，不准參於社會生活。在法律的地位也不平等。密爾力倡女子教育，並熱心於婦女解放運動。女子性質不和男子相同的原因，是歷代「雌伏」和缺少機會的結果。社會是能接受女子的智力的，女子智力貢獻這社會全體才有價值，女子高等教育的促進，女子啟發天才的機會的增加。以及選舉權和做官的資格的推及於女子，他爭奪的實在不少。

他主張勞工教育，以加大其自立的程度。他後來又贊成職工組合，和勞資合作，他相信私有財產制，但主張減少種種的不平等，尤其是由於土地私有發生的一切的不平等。但同時他又不贊成政府干涉人民的，經濟經營。他以為只有在全社會利益有關的時候，政府才可以干涉。他晚年的時候，因對於最後改良的信仰，使他進於社會主義的理想。他以為社會主義來到的時候，則地球上的原料，可以共有。而各人都能參加聯合勞動，以獲得種種利益。

(四) 結論

功利主義派是偏狹的唯物的。而其主權論及法律論又是形式的抽象的。他們的政治學的名詞之簡潔和確定，他們的注重於政治生活的具體實際，和唯心主義者的形而上的概念確是一種爽然的反映。

他們的政治學說，事實上是一種政府的學說，不是國家的學說。

他們的最大貢獻首推其對於主權與法律的意義的條理。他們能摧毀人所泥守的

舊觀念，舊見解。否認法律爲包括社會的習慣統治者的命令。

他們極惡一切抽象的模稜的東西，並極力詆斥人類生活中的虛偽成份。功利主義者目的既在人民的福利，而所謂福利者，決不能是模糊不清的抽象東西。而是指大多數人實際感覺而發生的美感的總和，

他們的見解，以爲人類的一切事物都由於人類避苦就樂，這固有多少真理存在，但是，人類歷史與經驗中，實有不少爲人所不願爲的事，而竟在這種條件之下做出了，這便是功利主義的弱點了。

第四章 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

(一) 舊殖民地的崩潰

自從英人瓦特 (James Watt 1736—1819) 發明蒸汽機關 (Steam engine)，遂起了機械革命 (約在一七六〇年) 生產形態亦起了大變動。因為機器的運用，很獨單，就是婦女幼童，都可參加工作，而其生產力且大過人力數十百倍。由時發生了兩個結果：

1，機械的價值是以簡單的手術而能運用機械作複雜而且多量的工作為標準。所以家庭工業內的婦女幼童都可以到工廠裡去作工，而資本家因為工資的關係也欲僱他們。因此把男工的工價低落了，而墜入於失業之一途。

2，機械的生產力既大，自然要壓倒手工業了；而機械很貴，又非窮人所能購買，結果資本者破壞了手工業的小主人。不但如此就是同樣機械生產之中，也是以大資本可以壓倒小資本。這就是所謂產業革命。

然而在這產業革命的最初形態中，關於經濟的個人自由活動是爲必要的；因爲若不如此則不能由舊社會解放出來。舊社會的原則是注意保護，干涉和獨佔，而在最初形態下的產業革命是獎勵放任主義，和自由競爭主義；這就是亞丹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學說發生原因之一。

第二，十八世紀的舊殖民地，好像是建築在沙流的上頭；自一七六三至一八二三年，六十年間瓦解了四個極大的殖民地帝國。法國的殖民地帝國，經過許多戰爭之後，在一七六三年被英國所破壞而吞併了。然而英國又何常沒受到痛苦呢？在一七七六年，十三個重要的美洲殖民地的獨立宣言，豈不是預示了帝國的崩潰。西班牙在南美洲的屬地，也漸不穩，大約在一八〇一年至一八二五年之間西班牙被擯於南美之外。一八二二年，巴西也脫離了葡萄牙而獨立。

相信舊殖民制度的人，看見這種大的變動，自然不免有些懷疑。塔高特（H. T. T.）在十八世紀的中葉說過：「殖民地如同菓實，熟時自落。」加拿大在一八三

七年起了革命，英國派達爾先爵士（Lord Durham）去調查，結果允許了設立負責的自治政府。除加拿大之外，新南威爾士，南澳大利亞，維多利亞，與塔斯馬尼亞，新西蘭，海角殖民地和昆士蘭在達爾先的報告後二十年間都各自設了自治政府。

英國人以爲自治就是走向自由的一個級段。在一八五二年狄士累利（Disraeli）寫給英國的外交大臣一封信用，說：「這些可惡的殖民地，再過幾年，都要獨立了，使我們受很大的痛苦。」然而在「一八七〇年葛蘭士吞（Gladstone）發表他自己的意見說：「殖民地發展到一個時候，一定要與母國脫離關係」又說：「過去牠們爲達到目的而流血，在將來母國應該把牠的權力和平的交回。」

經濟的與政治的事實與學說，在一七七五到一八七五，這一百年間，起了大變化，推翻了殖民運動。

產業革命伴着殖民政策的崩潰前進，若立在英國製造家的場合上說話；因爲商品的消售，土人稀少的殖民地不如人煙稠密的歐洲爲多些；這種經濟狀況的事實指

示出來，當時的需要是歐洲市場的門戶開放，殖民地的開拓，則關係甚小。所以才把重商主義的原則推翻而產生新的政治經濟學說。

(二)自由主義 (Liberalism, Laissez-faireism)

塔高特和法國的經濟學者或重農學派在一七五〇到一七七五年間，發明了個人自由的政治經濟學說，就是所謂自由主義。

英國經典學派，政治經濟的鼻祖，亞丹斯密在他的原富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一書裏面，也說了相同的主張。而且更爲透澈，更爲動聽。他說讓各種工業自然發展的自由貿易，比重商主義的商業理論更爲有利益。在國防的立場上來說，干涉個人的自由貿易，(如航海條例) 尙有理由；但在經濟的立場來說，那是一定很無益的他說：「自然的殖民地貿易，雖然對於各國都有益處，然若設法獨佔殖民地的貿易，則人民全體不但不得到利益，而反蒙損失。」他並以經濟學的觀點斷定說：「英國若放棄她的殖民地，可以得到許多利益。」這個實則是有兩種原因：「

，節省國家的財政；2，殖民地貿易的發展不至于吸收去了他種資本，以致國外貿易衰落。

美洲殖民地革命勝利後，英國向美國出口貿易額，比革命以前大些，證明了斯密的話是不錯的。英國的經典學派馬爾薩斯（Malthus），里加圖（Ricardo），詹母士密爾（James Mill）均能把自由貿易的價值增大，力斥正統派政治經濟學的重商主義基本原則的錯誤。

繼斯密而起的自由貿易運動，人都稱為曼其斯特學派（The Manchester School）或簡稱曼其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因為曼其斯特這城市是個棉業的中心，故得此名。哥布登（Cobden）和伯來脫（Bright）反對穀律的大運動，終於一八四六年取消了。同時一百五十種食物，原料，制品之類的貨，也沒有關稅了。

自由貿易暗中顛覆了殖民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基礎，而政治的急進主義也在他方攻擊舊制度。個人自由，德謀克拉西和大同主義在十九世紀初葉才漸漸的爲人們說

信仰。

(三) 亞丹斯密

斯密的根本概念，是說個人的利益係社會主要的動力，每個人都有他的天賦權利，世界是由冥冥中仁慈的造物者所統治着，政治對於工商業的干涉，應減少至於極小，他與重農學派相反，以為財富的主要源泉，不是土地而是勞動力。但他與重農學派相同，他相信如果人類能廢除一切人為的限制，則調諧的自然秩序必能實現。他對於有用的，便宜的事項，都為之辯護，有時與自然法則相衝突，他也不管。所以他是把自然，哲學和通俗的功利主義聯合起來作為一個統一體。

他相信：如果人類撤去人為的干涉，則必能因其自身的利益，而達到自然的秩序，以保護個人與國家雙方最好的效果，由這一方面看，他的觀點是樂觀的；從另一方面看，他的理論以為各階級的利益是衝突的，而每個國家必有一天能達到靜止的狀態，這樣他又是悲觀了。

他以國家的活動，應限於防衛他國的侵略，執行法律和掌理司法，經營路道，商港，學校，教堂，等公共事業。然而有幾個例外；他主張限制銀行，規定利率；外貨入口稅，須和國產品課以同樣的稅額；鹽硝有稅，海運有稅，才能充實國庫；本國貨物如被外國徵稅是，亦得以海關稅報復之。他又說，政府得制定雇主與工人雙方關係的法規。

他的個人主義，實爲反重商主義，君父政治論，的有價值的動力；也是助長英國工商業興盛的主要原素。不過他的實施，引起了一種自私與功利的觀點，並發生了許多特別有害於勞動階級的弊病，現政府對於商業的限制，對於勞動的法的規定，以及社會主義的理論的興趣都是反對他實際的表現。

第五章 產業革命與各方面

(一) 什麼是產業革命？

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產業還能說到革命嗎？莫非說在產業上發明了新的機器，還能夠有人不接受嗎？因此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自然有他的革命的意義存在着。中國是新機械不斷的輸入，所以見不到有革命的意義存在。

在拿破倫第一時代，有一個福爾敦，他發明了輪船，並且在大海裏和帆船爭運。誰知這種輪船，用不着水手的高妙技術，只要人們有力氣，在船上能夠轉輪子就完了；因此冒犯了水手們的大怒。暴動好像是工人們唯一抵抗敵人的手段，這一件事情，水手們也不能不敵視，結果毀壞了輪船，毆傷了福爾敦。拿破倫，我們總得說他是一個聰明的人吧！他以爲福爾敦這人真也太奇怪，爲什麼放着帆船不用，偏要用了自己的腦筋去發明輪船呢？他後來想到了。「原來福爾敦他是瘋了」——衛士們！送他到瘋人院中去。「這是拿破倫的命令。我們知道，在從前瘋人院就是一種

監獄。福爾敦發明了輪船，被水手們毀壞了，還被送入瘋人院；這樣才表示產業革命，真有他的革命意義呢！

所謂產業革命，就是從一七七零年起，約百年之間，歐洲所發生的由機械及動力的發明，而起的技術上的革命。這種革命先起於各種條件最適宜的英國，繼起於法德等國而普及於世界各國。這種革命的重大意義，在打破了中世封建的各種制度，確定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勞動問題的發生，資本階級的獲得政權，產業的合理化，工人失業，財政恐慌等等都由牠依次而發生。

產業革命，即是因機械的發明（生產手段的改善和進步）而生的社會制度的變革，和政治思想的變遷，那我們應當先說牠的經過。

（二）英國產業革命的經過

發明，如果沒有牠的環境，任憑付有多大的天才，也是無濟於事的，柯爾（

Cole）說…

「產業革命，是經濟發達到一定過程而出現的事件。我們有一種傾向，往往以爲產業革命是一羣著名的科學家，發明家及實業家，長年累月探求的結果，突然發見了能夠生產，後來不曾夢想的那樣豐富的財富的手段，即發見了能夠如此利用而且發展自然力的手段，由此而成的「人類的功業」。天才演了重要的劇目，那是不容懷疑的。然而事實上，並不是新機械的發明者及利用者爲新經濟狀態的生產者，及是新經濟狀態爲他們的生產者。如果世界的大勢沒有準備好了「到發明之路」，那就不管怎樣的天才的發明，也一定是徒勞無功。」

在歷史理論中的「偉人」也是一樣地是不合於理的。瓦特（Watt）發明蒸汽機關以前就有五六個人從事蒸汽的發明，並未成功。就是紡績機的發明也不能指出實際是誰發明的。今日所用的紡績機恐怕由八百個發明而成立的，今日的梳棉機，約由六十個專利特許而成立的。那末偉人創造世界，完全是一種謬說。

英國機械的發明；首先起於木棉業裏，因爲在英國木棉業和羊毛業不同。羊毛

業是散處於英吉利各地方，而木棉業却集中於蘭克夏和司塔福州。這樣的事實，使木棉業增加對於新方法的需要，所以才有一七三零年維特（Wyatt）發明了「捲軸紡績機」（Roller Spinning）。紡績機既已發明，才需要織布機，所以趙開（John Kay）才於一七三八年發明了下落箱及飛梭機（Drop Box, Flying Shuttle）。同樣才有梳棉機（Charding Machine）的發明於一七四八年。以後蒸汽機關於一七八五年應用到織機上，同時卡梯賴特（Edward Cartwright）又發明了力織機（Power Loom）。

本棉機械的發達，當然引起來煤鐵激烈的需要，那末煤鐵事業也就不能不隨着木棉事業向前進步。原來熔解鐵礦，本為英國最老的工業，但其方法却很單簡，而且還日有退步。主要原因是熔解鐵礦是使用木村，政府恐怕森林耗盡，所以有令禁止。在一六九五年，還能產出十八萬噸，但到了一七四〇年，便減到一萬七千三百五十噸了。因為鼓風爐不斷的進步，蒸汽機關不断的被各種工業家採取。一七九〇

年用了瓦特的巨鏈，一八二〇年又以熱風代替冷風以減少鼓風爐中所用的煤；這樣鐵才能供給木棉工業的需要。

紡織機更集中了木棉事業，因此又影響了交通。交通既已發達，其他各種企業都隨着發達起來，同時他種工業家對於紡織用機械也可以仿效；這樣才構成了，英國全部的產業革命。

電是一八〇年發明，也用在工業上了。

法國的產業革命起於一八〇〇年。德國的產業革命又在法國之後五十年。

(三) 工廠制度的確立

產業革命既是機械和動力的發明而生的生產手段的變革。這種生產手段的變革，必然的引起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的變革，所以破壞了向來的家庭工業的及工廠手工業的生產方法，同時建設了工廠制度。

家庭工業有兩個要點：第一，以自己的生產手段和自己的材料，在自己的工作

場——即家庭——依自己的意識而完成其生產過程，而後再自己運到商店中去自己售賣；第二，向商人領取一部分材料和生產手段，在自己的工作場工作，而把售賣的責任也交給商人。前者為純粹家庭工業後者為委託制度（Factory—system），但不論那一種的生產者都是散居家庭，這是家庭工業的特徵。

工廠手工業是以手工業為基礎的工廠制度；就是說，因為生產力發達，要想比家庭工業時代多出些商品，所以把許多生產者集合在一齊使之脫離家庭，專門在工廠裡工作；這種經營的方法，就是工廠手工業。機械既是漸逐發明的，所以工廠手工業時代也是有時利用簡單的機械，和風力，水力等等。

所謂工廠制度（Factory system）乃是一種使用機械及非自然的動力——如蒸汽力和電力是——而把多數的生產者集合在一個工廠內，在統一的統治之下而勞動。霍布斯說明工廠制度的大概如下：

「機械對於工廠制度的特殊關係，在於下述的事實：一方面機關的規模，

經費及複雜性；別方面，非人力的動力的使用；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把勞動者從家庭工作場，趕入大規模的，專門化的工作場——即工廠。水力機，梳毛機，以及別的機械，需要兩樣東西：一是比農夫的小屋更廣的場所，一是比人的腕力更大的動力。牠們的重量，也要求把牠們敦化建築牢固的牆壁中；而且除了用水力以外，不論用常時已經知道的任何動力，都不能為有利的運轉。再則，機械的使用，伴着更大的分工，因之需要更大的協作，以調和一切生產過程，並置於一個中心統治之下。所以機械生產的發達，在大部分上與近代工廠制度的發達同其意義。」

馬克司也對工廠制度，有時很簡單的說：「在工廠手工業及手工業中，是勞動者使用器具，但在工廠裡，是勞動者伺候機械。」這樣我們總可以得到工廠制度確立的概念了。

工廠制度既已確立，然則資本如何呢？不用說資本主義制度也確立了；就是說

資本集中小農，小商以及手工業的工人等都更爲無產階級者到工廠中去作工，那末商品也不是爲需要而生產是爲潤利而生產了，同時勞動者的勞動力也商品化了，這才引起資本家對剩餘價值的剝奪。

(四) 勞動者陷於苦境

恩格司說：「勞動者階級，在十八世紀的後半期，先起於英國；其後世界各文明國，都相續發生產業革命，因而都產生了勞動者階級。」那末勞動者階級究竟是處在何如的景況中呢？這是我們本節要介紹的。

1. 勞動者變爲機械的附屬品：在手工業或工廠手工業中，勞動者是全盤生產過程中的指揮者；在企業的工廠中勞動者只成了一部分機械的附屬品而專門從事伺候某一部機械，其生產過程中的指揮權移歸到資本家手中，所以才影響到他們的精神和身體的痛苦。

2. 勞資間發生一定的關係：在手工業時代學徒可以在相當的年代中升爲幫手，

幫手也可以升爲師傅。他們雖有雇主和被雇者的分別，然而階級地位相差不多。他們雙方的關係是溫情主義，協調的，不是對立的或鬥爭的。然而自從產業革命把這種關係切斷；一方變爲有生產手段，以工資向勞動者購買勞動力的資產階級，別一方除去出買勞動力外，一無所有，他們生活只有出買勞動力的工資才可以維持，不然必陷於凍餓。勞資間的關係乃變爲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關係了。

3. 勞動者肉體和精神的痛苦：資本家辦理工廠專以生利爲目的，所以對廠中設備，工人宿舍，都十分簡陋，不講衛生；製造硫酸，氯氣工人不能不在惡臭的屋中工作，打毛梳棉工人不能不在塵土滿室的當中工作；飛輪，鐵機少以不慎工人有手足切斷之虞；這種種的苦痛均爲工人所不可避免。何況資本家愛惜機械遠過於愛惜勞動者呢？

滿其斯特的俾爾公園，因爲工業發達，煙筒林立，致空氣影響其中之鳥類的棲

居；又因爲鳥類的減少而樹木也因之而死了不少。在鳥類尙可以避空氣的不良而遠遁，但在勞動者們則爲了生活不能轉動到他處。

卡內滿 (Nene Leit) 於一八九九年發表一文說：「在荷蘭白糖工廠中，因爲廠主採取一種誘惑的方法，以吸引勞動者。一天舉行三次音樂會，晚上可以在黑暗的燈光下，混睡在一齊。有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患梅毒。」這不過是舉出一例來，其實那時歐洲的工廠姑娘 (Factory girl) 好像現在北平的女招待，一切的一切也只能以拿女招待三字表示出來吧！

4. 女工及童工：機械的發達使着工人不分男女兒童，他們的効力是一樣，所以打破了技術的重要，資本家正可以用低工資雇女工或童工。女工可以付男工資的三分之二，童工可以付男工四分之一以下。這樣還把孤兒院，貧民院十歲以上的兒童和婦女都招集工廠中，一方增加了兒童的死亡律，一方影響了婦女的生育和國民的健康。

(五) 資產階級怎樣獲得政權

恩格司在他所著的共產主義原則 (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 裡說道：

「產業革命，在大工業取工廠工業而代之的一切地方，都使資產階級的財富和權力，發展到了最高度，且使他們成爲國內第一階級。那結果，在發生這種事情的一切地方，都由他們掌握政權，壓倒了從來的支配階級，即貴族，行會市民，以及代表這兩者的專制君主。資產階級，廢除世襲財產，所領地買賣禁止制，以及其他貴族所有的一切特權，由此撲滅了貴族的權力。資產階級又廢除一切行會和手工業特權，藉以粉碎了行會市民的權力。資產階級剝奪了這貴族和行會，市民的特權以後，所造出的狀態，便是自由競爭。換句話說，就是造出這樣的社會狀態；各人都有自由經營自己所歡喜的產業部門的權利，各人除了必要的資本不充足之外，不許任何人妨礙他經營事業。……資產階級剝滅了貴族行會市民的社會的權利之後，還剝滅了他們的政治權利。資產階級在

政治的形態上，自己也宣言是第一階級，正如他們在社會中登上第一階級一樣。他們如達到這個目的，採用代議制度，這個代議制度，以在法律面前實行市民平等，即以在法律上承認自由，競爭這件事為基礎，而在歐洲各國，是以立憲君主制的形態而被採用。在這些立憲君主國中，只有領有一定資本的人，因之只有資產階級；才能夠做選舉人。這些資產階級的選舉人選出議員，而這些議員，則利用否認租稅的權利，任意選定資產者政府。』

讓我們再說怎樣英國的資產階級獲得政權。在十八世紀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是怎樣使政治上的勢力有利於他們階級的發展，當然就是國家保護，補助，獎勵商業和貿易。可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因為機械不斷的發明極想變改重商主義的政策而有以下的要求：

- 1, 要想價廉而且不斷的供給原料，必須對於貿易尤其易輸入，取消限制。
- 2, 不但僅求市場於國內，而且求之於國外，因此反對戰爭，保持各國的親

善。

3, 勞動力必須豐富且價廉，不然就不能同外國競爭。

4, 穀物條例必須取消；因為第一·這條例可以使麵包的價格上昇，因之勞動力的購買也得多費錢，第二，可以障礙自由貿易。

一八二三年減輕了海關稅律，並且廢除了航海條例。一八三二年選舉法改正案也通過會議，資產階級乃漸次的把握著政治方面的關鍵。這些運動和革命，也有新興的無產階級參加；但其結果，却把他們從選舉權者的範圍裡除除了。一八三五年，改正地方自治制度；從此資產階級也取得了參加並監督自治的權利了。一八四九年撤廢了穀物條例。一八五三年葛拉德（Cradstone）指導資產階級的新政黨——自由黨——高唱撤廢保護輸入稅，並與法國實行自由通商。這樣資產階級開始政治的活動，才以其富力壟斷政治；他們的頭腦和先鋒就是自由黨。

（六）產業的合理化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

生產力發達的結果，使着資本主義的經濟日趨高度；因之資本的構成也日趨向上，但是利潤的不平均也日甚一日，這自然是資本主義自身的一個大問題，因為獲得較高的利潤是資本主義唯一的目的。第一次的世界大戰更是表現資本主義的將行破產。在戰爭停止之後，資本家正在半死的狀態下，極力求改善這資本主義的混亂，他們除去擴大企業聯合，以取得獨占價格的利潤，那末則只有產業的合理化了。

(Rationalisation, Rationalisierung)

合理化就廣義而言，就是對於資本家社會的全利潤實行再分配，以利於採用合理化方法的部門；若就狹義而言，就是剩餘價值的增加，及勞動者對於生產物的價值所得的份額的減少。有些人們這樣說。

據史脫拉沙 (Stassart) 說明合理化的實情如下：

1. 機械代替了人手，結果生產加快，利潤增加，勞動者成了過剩人口。
2. 舊機械的改良，勞動過程的再編成——例如勞動過程採用不休勞動 (Fließ-

Division) 等方法——更分解爲部分勞動。結果各因部分勞動，越變簡單越容易學習；因之高級的勞動，越爲低級的勞動所代替；生產更迅速，越增加。

3. 許多簡單而需要巨大體力的作業，例如貨物，材料的運搬等，如今都用機械的方法來實行。結果，生產增加，利潤上昇，勞動者成了過剩人口。

4. 既不用新機械，也不實行不體休勞動，只是使勞動極端的集約化，甚或延長勞動時間，減低工資，在這個場合也可以發生同樣的結果：生產增加，利潤上昇，勞動者成了過剩人口。

美國福特 (Ford) 汽車公司合理化而採用的第一方法，是生產手段的集中。就是說把從前分散的生產手段，盡可能的集中於一處，使一切生產手段，無論在場所上或技術上都密切的結合起來。福特有六萬多架機械，設備於一種一定的關連之下。所以他們福特的人們說：「機械這樣密切的混合，在世界的任何工廠都還不曾實行」。這樣的結果，可以節省土地，房屋，機械等所要的費用，可以節省從來的生

產過程裡所生的冗費。

第二個方法是：生產手段的自動化和機械化。福特塗漆於後部車軸，是將車軸浸於充滿油漆的桶子裡，約有幾小時的工夫。做此種工作，有多種手續和兩個勞動者。但在今日，只要一個工人，把車軸結於一條鐵練上，這鐵練就自動的，使車軸通過於漆桶之中，再通過乾燥爐而完畢工作。從始到終只要十三秒鐘。製造一部汽車所要的材料上塗漆的工作。向來約需五圓，如今只要一圓了。同時他們又極端的分工。從前一個勞動者所做的工作，如今分成四十八種。結果可以增加三倍的工作。

第三個方法就是使用輸送帶。如果在生產過程中，有一點生產手段，停止片刻，則利潤就減少些。所以機械不能休息未成的商品也不能停礙在任何一個機械之上。福特公司的輸送帶約有二哩之長，從粗原料卸下的場所，通過鍛冶工場，主要工場，直到到最後的完成工場，都由輸送帶連結起來。所以勞動過程中的任何部分，

都沒有「一瞬間的休息」。自從使用了這輸送帶之後，那由五十部分而成的一部汽車，只有十二分鐘就粗成了。

第四個方法是「垂直托拉斯」的結成，以前的托拉斯是各獨立的經營一種工業，就是各以獨立的目的而結合的水平托拉斯。但在福特則不然，牠是把各獨立的工業，依一個特定的目的，即為製造汽車而成的托拉斯。就是把各種製造汽車上所要的一切材料品部分品的工業，都統治在福特的資本之下。像這樣的托拉斯叫牠為垂直的托拉斯。這樣辦法不但是經濟些而且還節省時間。

第五個方法便是價格政策。因為生產費減低，生產力增加；因之價格也低廉，從而在世界的市場上，便能遂出和其競爭者，所以福特反能更獲巨大的利潤。

(七) 資本集中和企業獨占

要說資本集中，必須提到企業聯合。企業聯合有利益協定和企業合併 (Intelers and Fusion) 二種。在前一種，是加入組織的各企業，得維持其獨立性，而規

定其共同事項於契約；後者是解散各企業，合併爲一個新企業的組織。

卡特爾 (Kartel cartel) 是獨占的利益協定。對於販賣條件，商品的生產量，各個企業的利潤分配等，均以契約來規定。卡特爾如果設立中央販賣部，而廢除各企業的商品的獨立，以卡特爾爲一個商業單位；這種卡特爾，就叫作新的嘉 (Syndicate)。托拉斯 (Trust) 也可以叫作康敗 (Condine) 或空策倫 (Konzerne) 是獨占的企業合併。

不論是利益協定，或企業合併均可以各分二種，這就是屬於同種產業部門的結合或屬於異種產業部門的結合。前者叫作單域結合 (Homospharisch) 後一種叫作複域結合 (Heterospharisch)。在後者之中，特別重要的是原料產業部門和加工產業部門的結合；這種結合，稱爲企業連結 (Combination, Kombination) 或垂直結合 (Vertical, Vertikal)。對於垂直結合而說，同種產業部門間的結合稱爲水平結合 (Horizontal)。

獨占形態結合的發達史據列寧說：

「獨占歷史中主要的階級如左：

- 1 從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年獨占才開始，因為是自由競爭的最高點。
- 2 一八七三年恐慌以後，卡特爾已大行發展，然而還是過渡的現象。
- 3 十九世紀末葉的佳況和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的恐慌，卡特爾成了全經濟生活的基礎，資本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

做獨占結合的基礎產業第一就是煤鐵。這種結合多年構成垂直的空策倫。德國司聽內司空策倫（*Sirres Konzern*）便是一個例子。

這個空策倫是一個鐵，煤，電氣，海運，造船，製紙，印刷，通信，新聞等的托拉斯。牠有三個主體；第一是盧森堡股份公司，二億七千萬馬克的資本，第二是蓋西格吉恒礦業股份公司，三億一千八百萬馬克的資本，第三也是一個礦業及製鐵的聯合七千萬馬克的資本。牠在一九二一年有資本共六億一千五百萬馬克，新聞業

及一百三十八家

第二是煤油。像美國的美孚油托拉斯就是一個國際的托拉斯。

第三是電業。動力，發光，運輸，煖房等都已成了每日不可少的東西，因此發生了托拉斯。

第四是交通。他們這種托拉斯，以獨占海陸上運輸爲目的便是國際的大托拉斯。

第六章 憲政主義與民族主義

(一) 憲政主義及其運動

自從盧梭的民約論刊佈之後，歐洲君主專制政體遂隨着歷史的進程而轉動，終於到了衰微沒落的境途中，接着就是一個轟動宇宙的憲政革命運動的波浪。十八十九紀世之間，歐陸各國，除去英國能夠迎合這種潮流，極力改革，沒有不是作了極大的鬥爭和犧牲。自法國革命以至於拿破倫的敗亡以後，歐洲的混戰都是爲了憲政主義的實現。後來德意二國統一成功後，這才奠定了憲政主義的基石。

十九世紀的初期二十年中，爲憲政運動最烈的一個時期。民衆的叛變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獲得立憲政治的創始並使希臘脫離了土耳其而獨立。民族性與民主立憲政治便是十九世紀歐洲政治上爭擾的因子。

各國的自由黨都希望有一種成文的文典，以保證個人的種種天賦權利，並希望有一個代表民衆的會議，當時一般人都極信仰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價值。

法蘭西共和國的無政府狀態，使一般對於激烈的改革有所警戒，所以反到不希望有共和政體的實現。當時最希望的不過是君主和代議士中間的權力的調劑以防雙方的苛暴罷了。各國的革命方式雖未必一致但均以民主為鵠的。到了一八八〇年歐洲各國除了俄土二國外幾乎都設定了憲政政治，把政權交給民人。在他們這政治改革的呼聲中，是以以下的政治學說為中心。

「憲法的修改，必須得議會與君主的同意」。

自由黨的人們與人民主權的擁護者，力主分權之說，希望對於君主有所限制。保守黨則攻擊分權的理論；他我持兩說；1，謂歷史的根據不確；2，政府職能分開的不妥。然而一般人都認識了主權是操之於人民全體之手，這是無疑的了；雖然受到兩個大的打擊——神聖同盟，維也納會議。究竟國家主權分掌于君主及人民之雙方面，從此掃蕩了數千年傳統觀念中的神聖皇帝無限的威權，而建立了新的，所謂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

干斯丹 (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3) 的五權君主說：

干斯丹在晚二十年間是法國自由主義派的最具權威的著作家。他的學說是以民治主義為基礎，而得自盧梭者甚少，得於孟德斯鳩的很多，他以為主權既不能為君主一人獨攬，更不能為某一階級或團體所獨操。他曾說過：「不論人民與人民代表，或君主及其他權力執行者，甚至於法律的本身都沒有不受限制的」。他認為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不能盡包政府的功能。他鑑於法國大革命後設立政府的結果，認共和國有不安適的地方。他理想中的政治為五權的君主立憲；

- A, 君權，
- B, 行政權，
- C, 法權，
- D, 永久代表權，
- E, 意見代表權，

五權中的行政權屬於首相，法權屬於法院，永久代表權屬於上院，意見代表權屬於下院，四權之上置一君權，以調劑其衝突。

干氏最讚成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謂英皇的權利祇是一種調劑作用與有行政權的首相完全不同。

干氏的學說雖在君權民權相爭的過程中，被人們一時所歡迎，但此種思想猶不足以壓抑民治思想的興起。一方保守黨以爲干氏此說，不過是漸漸的使君權消滅，方竭力拒絕；而另一方仍積急進行的提倡民治主義，力行普通選舉，自然歐洲思想只有趨向於民治主義。

(二) 民族主義及其運動

歐洲民族，自中世紀以後，漸有自覺的趨向；對內政治統一，對外排斥異族。在十七世紀之末，歐洲諸國如荷蘭，法蘭西，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等一切政治與社會制度均有獨特的表現，尤其是言語，文字和思想等等。十八世紀民族主義遂

登了世界的政治舞台。近代百年中，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宣傳口號，無不以民族主義爲借口。

日本資產階級的學者。正在倡大和民族主義，他們認爲大和民族是生來就勇武和仁義的，世界上的選族也只有他們大和民族。他們說，像中華民族，生來就是：只有堅忍耐苦的勞動力和殘忍好殺的惡習慣；在前者正是爲人家勞動。在後者是不道德；所以絕非選族，因之東亞的政權也就應當都操之在大和民族之手中。德國的資產階級的學者，也是倡什麼大日爾曼主義，說日爾曼民族是天生的就能對於文化有所供獻，自然也是世界上的選族。然而就我們說知道，實則是有失大日爾曼民族和大和民族的體統。

大日爾曼民族應用了他們對於文化的供獻的能力所以才造出嗎啡（Morphine）來；選族的德國人，因爲文化太高，自己不用，用不盡，所以才請選族的日本人運到中國以圖私利。至於帝國主義那便是公開的正義了。

民族主義本來是由部落社會的血緣及地方主義的民族漸漸變而為種族又由種族轉變而成的東西。正常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人們如狂如醉的去革命，於民族思想及國民思想，無暇細辨。後來到一七九二年，法國制定憲法，有一條說到：法國本民權運動的神精，得援助一切未得自由平等的民族，而使之成立民主政體；並謂對於反民主的國家採仇視態度。自此以後，才引起各國君主的危懼，共同干涉，法國的民權運動便一變而為防止外侮的民族運動了。

在拿破倫一世之後，全歐洲充滿了民族鬪爭的慘劇，一方面有民族自強的獨立運動一方面有民族慘遭吞併的事實。維也納會議也規定了；民族的歸併應以民族的歷史背景來做條件；國家的成立也應以民族精神為基礎。

一八二八年希臘的民族獨立獨動，一八三〇年比利時獨立，一八四八年之後愛爾蘭反抗英國；德國如亞明紐司（Aminius）查理門（Charlemagne）都是想以條頓族的文化支配一切民族和文化

卑斯麥奠定了德國，林肯統一了美國，雖然民族主義的理論和初期的民族主義不同，然而後來究竟是強勝的民族支配落後的民族，合作與扶助都是壓迫的別名，民族的公意是表現不出來的。

最能影響於民族主義的算是黑格爾的學說了，他論國家的歷史的發展是着重在國民自覺的意識一點。他以為主權既不應為君主獨攬，當然也不能只歸於人民，所以要寄託之於整個的國家。

德國的歷史學派如沙羅尼（Savigny）又能對於國民的定義規定正確：說國民為居留於固定的地方的個人的結合。而有共同的精神與特殊的生活方式。精神是個人生活中所表現的，但與意志及權利不同。民族表現的共同精神是在語言與法律。民族若綿延不絕，而其語言與法律使得永續不斷。從國體上來觀察亦可看見其內蘊的精神，人民在國內有活動的權力與人格，因此才影響到國體上。

達門（Dahlmann）說國家是人民的精神的物質的兩種人格所產生的，但與人

民不同，國家是建築在人民身上的一種組織。

民族二字自羅馬時代以至今日就爲習用之語，意甚複雜，在十八世紀革命時期，這名辭才爲人認爲有確定意義之必要，費其特（Fichte）對民族有很深刻的敘述。他說日爾曼民族爲條頓族中的優秀者，其言語都比他民族優越；民族的異同視其語言之異同而定，却不是語言因民族不同而有差異。一個民族之固有差異，常因與異族血統混合而消失；或因與外族強合而失掉統一的語言，語言不統一遺害民族精神甚大。

最近所謂民族者有以下特徵：

1. 有歷史的共同常住體；
2. 有一定言語的共同體；
3. 有一定地域的共同體；
4. 有一定經濟組織的共同體；

5. 有一定心理的共同性。

所以民族主義到了現下，才算十分發達——雖然早已流入於非正義的一途。

第七章 平民主義

一、平民主義的意義及來源

平民主義即民主主義，英文爲 Democracy，德文爲 Demokratie，法文爲 Démocratie，全是由希臘文 *δημος*（即人民）一字而加 *κρατος*（即權力或統治）所變成的。故平民主義或民主主義即爲人民統治的意思。

近世平民主義所以成立的原因，在理論方面是有兩個中堅：一是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一是契約說，尤其是盧梭的契約說；一個是制度上的主張，一個是理論上的基礎。不過這兩種東西並未全然被平民主義者所採取罷了。美洲獨立，德國革命，這兩件事情，是平民主義過程中不可磨滅的紀載。茲錄十三州獨立宣言，六項要點如下：

- 一、人類生來即屬平等。
- 二、一切人類均有不可讓與的天賦權利。

三、生命自由及幸福均在權利中。

四、政府的組成即為確保此權利，非為其他。

五、政府的正常權利，須經被治者的同意，始能有效。

六、政府的行動如果違背上述的目的，則人民有推翻另組適于人民安寧幸福的新政府之權。

杜格維(Alexis de Toqueville 1805—1858)的平民主義的思想，給歐洲以最大的推動力。他根據美國的情形而作成的政治哲學，却糾正了歐洲人認平民主義必致釀成無政府狀態的錯誤觀念。他特別頌揚美國的聯邦制度，美國的聯邦：中央聯邦與各邦的權力是劃分的，因之另外又創立了一種平衡的制度。他對於美國地方分權的行政，使郡和縣都施行相當程度的地方自治，和司法部在裁決立法部所通過的議案之合憲違憲方面所佔的重要的政治機能，都加以詳細的研究。他認民主政體為自然發展的結果，不久將遍於文明世界。他對於民主政體的多數人的暴戾，雖然也有

些顧慮，但他却告訴歐洲人謂民治政治是可以施行於地域大的國家裏邊。

一八四八歐戰普遍革命以後，人民主權的學說，更確定的恢復了。新憲法對於「主權在公民全體」都有新的規定。且社會主義學說興起以後，更加强了社會全體行使權力的思想。在十九世紀的法國的政治學說，專在限制絕對權力；如智理主權論，非主權所得破壞的個人權利論，有組織民衆全體的有限主權論，這些學說的目的都在一方面防止專制君主說的復活，他方面防止放縱的人民意志的再發現。

二 美洲平民主義思想的狀況

在十九紀世的初葉，平民主義在美洲有極大的發展。在最初十數年中，美國政府爲聯邦論者所統治，這些聯邦論者便是爭得憲法的制度者的守舊派領袖。他們把一般平民設于不重要的地位，而給與政權于有財產的人民。他們的目的是在把總統戴上君主體的面具，即給政府以一種明顯的新貴族政體的色彩。他們甚且不同情于法國革命。他們通過排外懲逆法令（Alien Sedition acts），使總統有權懲辦批評

政府的人，並有立即驅逐擾亂地方的外人的權力。他們主張萬能的中央政府，並且利用他們掌握最高法院的機會，決定了英國憲法發展的大勢。還確定了法院有宣告聯邦和各邦法令違憲的權柄。

哲斐遜 (Jefferson) 在一八〇〇年是因爲反聯邦派而當選爲總統。聯邦派也因爲不肯幫助共和的法國，反對君主的英國所以他們才失去了民心。

哲斐遜相信人類的平等，和自然權利，並相信政府係由社會契約所建立，以保證個人的自由，政府在失職的時候人民有革命的權利。他相信人民的同意應作爲政府的永久的基礎。

傑克遜 (Jackson) 是激烈的平民政治的運動者。人口增加，西部新邦加入，和東部城市產業的發展變成這種運動的主力。城市與鄉村都已產生了地主與貴族，資本家與貴族政治上不兩立的利益團。所以沒有財產限制的普遍選舉作了一般人民的要求；就是對於北方實業界有利益的保護關稅政策和維持金融的寡頭權力的國家的要求；

銀行也都加以反對，尤其是取消當時選舉上的宗教資格的限制。

傑克遜派的平民政治學說，並無特殊處，賈爾洪（Calhoun）則拋棄，天賦權利說和人類平等說，以爲政府是人類本能和需要的自然產物，謂不平等乃人類進化的要質。在美國的德國亡命客利伯（Herbert）也反對天賦權利說和社會契約說。他雖主張一種修正了的自然法學說，謂爲由人性本質推演而來的權利體；又相信人類在這種自然法之下，享有某種自然權利，但他並不倣倣十八世紀革命家的成法，來解釋這種權利，他批評自然境界和社會契約的學說，謂這些都是虛構的不適當的。人類本性是社會的，創立政治的社會並不需要任何人爲的手續。國家是進化過程所創造出來的一個有機單位。他並指明英法兩國的自由現的不同，以爲英人所着重的是爲公民自由，即一種不受政府干涉的範圍；法人所重視的爲政治自由，即一切人民的參加政治權力的權利。

三、十九世紀的反平民主義學說

在十九世紀的初期，平民主義的理論是以盧梭爲始祖，一切的理論均以他的爲基礎，或和他的發生關係。有些人以他這種理論，以在希臘的經驗，來作證明是最合於小國家的。至於民主主義的批判者如自克，哈密爾頓（ARRINGTON）等則以爲民主政治完全是殘暴的，是過度施用人力的，混亂不能長久的。自然他們視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均是民主中間的混亂的表現。

美國的憲法創造者把民主和共和兩種政體加以區別。前者是由人民親身參與政治；後者則由代議士及代理人治理政府。

在十九世紀一般發展的趨勢，自然是民主政治領域的擴張。奴隸制與農奴制的廢除，選舉上宗教資格與財產資格的取消，成文憲法和代議制度的採取，世襲君主政體的推翻，選舉權的推及婦女，以及採用創造制和複決制等方法的人民直接立法的復興，處處都表示這種趨勢。同時也有及平民主義的理論。

反民主政治的議論，自然不能以世襲君主政體的神權說爲根據；更不以民主政治

府之必趨於退化，流于暴民政治，和一切的均成爲無政府等等爲根據和論證了。他們大概注重於民主政體的無效能；浪費時間與金錢；和民治政體的本身矛盾；以及其排斥優秀份子的趨勢和其利用任何力量均不能抵抗的公民輿論，陷個人於平庸的齊一的水平綫上。他們深恐煽動家的抬頭與政府的趨向於和資本家合作而產生的弊端。許多觀察家都特別注意於大都市內民治政府的弱點。他們以爲民主政治並不一定能保障自由的；最有才能的領袖，不一定就可以做官，並且牠和科學藝術的進步是不相容的。而是政府機關背後興起了政黨，牠運用組織與方法，以某一方面作背景以操縱輿論，以維持自己攻擊他人。

這種反民治的趨勢使着政府黨不得不竭力避免選舉和立法的舞弊，及行政上的最大效能；文官的考試制度，專門委員會的設立；直接的集中了責任問題，間接着加大了行政者的權力；分權說才重新受到嚴酷的批評。

在經濟方面因爲資本的蓄積和實業及運輸的大量發展均在放任政策之下。所以

勞資的衝突日益加緊；一方面是卡特兒，托拉司的實現，一方面是強固了工會的組織。保守派一方面贊成政府扶殖商業，一方面又反對商業受政府條例的束縛。一部分的自由派和急進派則主張絕對的國家管理，並主張在某種情形的下邊凡有關公共幸福的業務的歸國有或國營。

民主政治的成功，使一般人對於政治的態度恰與一世紀以前的態度相反。從前是以個人主義用以限制非民主的政府的權力。現在是保守的思想趨於經濟上的個人主義他們把個人主義作為抵擋民治政府干涉私人利益的盾牌。

心理學，尤其是羣衆心理學，應用到政治上証明了許多輿論和羣衆運動當中有非理的存在。故學者遂有斷然反民主政治的言論。

歐戰以後；一方產生了蘇維埃，又以第三國際作全世界活動的中心；一方產生了法西斯蒂，建國于意大利，而普及於德日等國。獨裁政治在歐洲已竟有了復活的事實——雖然這種獨裁是和從前不一樣。

四、二十世紀反平民主義的學說

二十世紀以前的反平民主義，是認爲德莫克拉西不得保障社會各方面的經濟利益，就是說德莫克拉西就進入到經濟的範圍中，聯帶着和職業發生了關係；而且否認少數代表：代議士均爲僞善人，只知目前的地位的實現，不知作更遠大的永久計畫。

在德莫克拉西的主張者，爲補救起見，一方承認職業及經濟代表；他方採用比例代表制度；並採取創造制複決權罷免權。

然而在以上種種能別尋理由，爲德莫克拉西的主張不能申辯則爲列寧和莫索里尼的主張。列寧認爲德莫克拉西爲少數的資產階級政權的中心，所謂民主政治正是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此種說法已進入於不能和平妥協的境域中。

莫索里尼也徹底的反對德莫克拉西，認爲是饒舌，妥協，爭權奪利的；忽視實際政治工作，爲烏合之衆，沒有決斷力的東西，國家將不能托之與彼等。德莫克拉

西就在這兩種極端相反的主張之下將趨于消滅了——雖然後進國家在政治上仍有實現一部分的必要。

第七章 帝國主義的學說和國際主義的學說

(一) 帝國主義的學說

在中古時代，帝國的理想，是存在着的，但牠是一個不實際的而沒有基礎的東西。中世紀的末葉，馬克危里（Machiavelli）主張各國應採取一種擴張領土的政策。本來一個國家，不興則亡，不進則退，深深的刻入政治家的腦筋中，而忘却了正義的發展；就是現代的人們，不趨於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深懷着拿破倫的雄心，幻想着德意志的失敗不足鑑，這是從來人類的一個大缺點。

現代帝國主義的開端，則始於商業的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的新大陸宣傳宗教精神雙方的推動。十七十八世紀的重商學說更助長了牠的火燄，到了十九世紀牠才登入極高峯。人口的增加，殖民地的荒塞，原料和市場的取得，是他們的藉口，結果才造成了保護國和勢力範圍。

帝國主義的學說與民族主義的思想，正如軍國主義的理論，是結了密切之緣。

過去的認爲爭海上霸權是政治思想上的一個要件，好像現在帝國主義者重視天空的領域一樣。

卡來爾 (Charlye) 倡導英雄的福音與其特種使命時，就是爲一個帝國主義的先驅者。克德 (Kinn) 也贊成先進民族統治退化民族。席雷 (Seeley) 擁護向外擴張謂爲救治地方主義的一種聖劑。

美國十九世紀的前半期，奴力向西發展說是受到天命。但初次美國的侵略是在領土，現代則變而爲商業和金融的獨霸。因此只有擴大了孟羅主義。亞丹司 (Charles Francis Adams) 叔耳次 (Carl Schurz) 雖均以美國的帝國主義的政策，將要摧毀了國內的民主政治，並且強大了海陸空軍，必加入世界的漩渦。且他們抵抗不住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家的要求。

德國的諸學者可算是帝國主義的代表了。蓋自黑格爾以後，德國的思想界認國家爲超人的，神秘的有機體；並視爲社會進化的最高形式。因爲他們認爲國家自身

的生命和權力是至尊無上的，所以不受個人道德規律的約束，並且不受其他各國關係上的道德責任的牽羈。生存競爭，適者生存，德國人看來是在進化過程中應採取的手段。所以戰爭才被人們認為進化的動力。俾士麥鐵血政策的功成，穩固了這種信仰，戰爭才被認為是生物上天然的一種「公平裁判」。「一種人類活動的最高尚最神聖的表現」。生物的生存競爭，既是以物質為基礎，自然人類作戰當可以不顧忌道德，國際間的強者那正是道德高尚的表現，民族優越的自然結果。德國人的頭筋，幻想着：「歐洲若不在德國人領導之下，組織起來，發達起來，那末世界上可算是沒有正義沒有道德，也是危背公理的一種趨勢。」

(二) 國際主義的學說

國際主義的目的，則求世界的統一和世界的法律及公判。因為民族國家間的興起和衰落與不斷的戰爭，使一般人覺得這種國際的無政府狀態的實現有加以限制的必要。

克路司 (Chace) 主張世界大同盟與國際的自由貿易，威廉不亨 (William Pen) 已主張創立一個歐洲的會議，解決一切歐洲的及其關係殖民的糾紛，不服從決議的則由其他諸國以聯合行動強制其服從，他的思想雖然在歐洲不發生大的影響，但應用在美洲的殖民地方面，却有極好的效果。

邊沁也曾注意過國際法的發展，竭力反對秘密外交，他曾編纂國際法的計劃，主張縮減軍備，解放附屬殖民地，並設立國際法庭。他說鎮壓頑抗的國家，如能有保證的出版和言論的自由，則國際公衆輿論的壓力已竟够用了。

康德力言國際平和的基礎；在乎各國代議共和政制的建設，在乎各自由的國家的大聯邦之國際法的創立，在乎世界公民資格的養成。他認經濟將追着理智的人類消滅戰爭，自然法則將終於保證世界統一與永久和平。

一八二八年美國和平社 (American Peace Society) 成立，拉德 (William Ladd) 在一八四〇年，提出一個建議，主張設立一個國際會議以解決國際間的糾紛，並提

倡世界和平，廢除武力解決。並且要設立一個國際的立法機關，由公共輿論執行其所定的法律，國際軍隊則任警察的任務，

果然的，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有許多國際事務的聯合組織，如萬國郵政聯合會，萬國電報聯合會，和國際度量衡聯合會等，然而這些東西都是和政治關係最小，所以才得實現。

一八九九年的海牙大會，創立了海牙法庭；一九〇七年，第二次開會，設立了國際捕獲審檢廳（International Prize Court）。歐洲大戰的恐懼又產生了一個國際聯盟，內設委員會，代表會議，永久的秘書處，和永久的國際法庭。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各大國又限制了一次海軍的軍備。

早年的國際主義者以爲國際的無政府是非正義的，非宗教的。近代的學者也變了，以爲是摧殘一國的健全青年的身體，並謂金融組織和商業組織的國際化，都能使國家有共同要求和平的必要。

一切的國際和平機關，弱小民族是領教過了，尤其是中國人。

第八章 心理學與政治思想的關係

(一) 心理學政治思想一般的性質

十九世紀中葉，自從心理學有了顯著的進步；由構造心理學 (Structural Psychology) 進到作動的心理學 (Behavioristic Psychology)；又由個體的心理學 (Individual Psychology) 進到團體的心理學 (Collective Psychology)；如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階級心理學 (Class Psychology) 民族心理學 (Folk Psychology 等)；政治思想也受到極大的影響。十九世紀後半期，所以發生一種宜於心理學觀點的潮流的也是有其要素；黑格爾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遂引起「世界精神的逐漸展開」的觀念；民族主義的發達，使人們的注意點轉移到各民族精神上，和以法律爲民族精神的自然表現的觀念上。「國魂」雖然是空虛的東西，然而可以喚起一部份人們的對於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另生一種觀念。

民族心理學運動，在一八六〇年，拉薩魯司 (Lazarus) 和司太亨爾 (Steinhal

）就已創始，後又有馮德（Winick 1832—1923）。凡言語，神話，風俗，和各民族的法律，都經加以考察，以圖發現各種族各民族心理上的特點，自然他們全是誇張各自民族特殊的光榮，而鄙視異種的。

達爾文（Darwin）的進化論以及歷史的方法之用於政治學上，使許多的學者，進而考察社會的初期時代。在他們的研究過程中，他們注意到本能，風俗和成訓等等初民的生活。十九世紀的幾次革命運動與人民集中的活動於各大都市，又提醒人們對於羣衆心理的研究。

（二）各國心理學的政治思想

英國首先把心理學的方法應用在政治思想上就是白芝浩（Walter Bagehot 1826—1877）他重視風俗，認社會秩序和穩定都以有力的風俗爲標準。至於社會進步之後，便需要打破這種風俗之束縛而採取新思潮新制度，就是說必須輸入一種新的心理勢力，他以爲社會若能打破一般的風俗的拘束，准許言論的自由，並能對於一

切事情，取研究的態度，直至成熟的思想解決其論爭之點後，方能行動。而後這種社會才成爲進步的自由的，而與初民的頑固社會完全相反。

華拉士（Graham Wallis 1878—）則注意到政治的心理基礎，謂政治不過是爲意識理智的產物，他以爲大部份的政治是關於下意識過程，習慣與本能，暗示模倣的事。他並且舉出政治上用感情的手腕等等作比喻。所以他以爲政治上的意旨，或國民代表的決議，大半是種種衝動，推度，習慣，和成見等等的混成體的產物，自然他是反對智識的趨勢是極明顯的。

法國的打德（Tarde 1842—1904）獨創模倣爲社會生活之基本原則的學說，並且竭力的加以應用。他發明一種根本原則，藉以概述社會現象，猶之天文學上的萬有引力原則和生物學上的天擇原則。他的羣衆心理的原則，是受法國政治劇變的影響。他以爲社會的過程，是在於集團中各成員精神上的互相作用。這種互相作用的形式是重複（*Repetition*）反對（*Opposition*）和適應（*Adaptation*）。重複即模倣

的社會形式。反對包含着戰爭和討論。反對可以產生發明和發現，爲適應社會的根本上法則。發明又經模仿的重複，而遍佈加強烈。

他視模仿是一種無意識的，近乎心理學家所謂暗示的意思，幾乎成爲反射的過程。

黎朋 (Le Bon) 最注意羣衆心理學，相信在羣衆運動中有一種集團的心靈存在，這種集團的心靈完全與組成這集團的各個份子的心靈不同。他以爲在多數的人們感覺和思想趨於同一方向的時候，即形成一種聯合的集團心靈。這種心靈比較個人的心靈是要低下——不論是在道德方面成是在智識方面。

英國的華特 (Ward 1843—1913) 深信本能的感情與慾望爲人類行動及社會行動之原始的推動勢力；但是社會演進，智識日趨重要而能達到最高的目的。

他的學說在政治方面，重視國家的地位，把國家當作社會制裁的一種工具，並爲社會進化的一種動力。他深信現代的民主政治，最初受放任主義概念的支配，後

又受特權階級的個人主義的利用，最終必得利用政府以謀全社會的福利而其行動將必以科學的智識爲根據。他贊成擴大國家的行動，假使國家有正當的組織及很合理的指導。他以生物學爲基礎，贊成女性中心說，竭力主張婦女在政治上應佔有一種重要的地位。

第九章 社會主義政治思想的總說

(一) 社會主義的發生

在一八三五年之前，並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名辭，在一八三五年之後我們才見到牠。

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給與了社會主義發生的根據。平等不只限於法律，要擴大到社會上的各方面。十九世紀時代，社會主義就伴着憲政運動和民族主義而進步。牠是指社會全體的人們必須有社會全物的平均享受；換句話說，就是一切的人們，不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法律上都須得到平均的待遇。然而十九世紀以後的社會主義，却偏重在經濟上，因為經濟平等，其他一切也自然可以依次平等。關於自由主義影響於社會主義的，由桃因皮（Toynbee）的話可以證明。他說：

「沒有住處，自由有什麼價值？無論什麼國家，民衆必須有適宜的生活和住處

，才可以說是一國的偉大；但現在的民衆那有適宜的住處呢？他們說住的都是黑暗的，不能避風雨的，危險的破穴，我們能置之不問嗎？」

又如歐文（Owen）也說過：

「貧困是社會的悲殘的主要原因，不能不予以根本剷除；貧困又是維持個人利己心和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所形成，不能不予以改革，而建設一個協力的共同生產社會。」

法國的教會和貴族，強迫人民的財產充公，自然發生了財產權問題；貧困的人民受了智識階級的縱慾，故有巴黎的叛亂，巴貝夫（Babouv）統率民衆，爲廢除私有權——特別是土地的私有權——而作有組織的共產運動。在他的宣言中說：

「法國革命（即一七八九大革命）還沒有終結，富人們單獨吸取一切的幸福，窮人則作真正奴隸而勞動，疲於貧困，而國家也不承認他們有何等價值。」

產業革命不僅是在經濟思想上爲一大的轉機，也是近代政治思想上一個極大的

變動。自從手工業崩潰，工廠制度形成以後，新式機器有極大的生產能力，故在生產方面，可無須多用工人；即機器所需的工人，亦屬甚少；多數工人因之失業。就是有業的工人，也得殷殷求僱主的歡心，結果減價出賣勞動力，才形成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故產業革命為資本主義發達的原因，而資本主義的發達又產生了社會主義。

(二) 社會主義的發展

在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以後各派社會主義已開爛漫之花了。一八二〇年法國的學者又是政治家的基佐 (GIZOT) 曾論及階級鬥爭。法國的才媛才司頓 (FLORE TRISTAN) 也曾提倡過國際勞動組合。又法國社會主義者裴克 (Pecqueur) 在馬克司十年以前就述及資本的集中，及資本的將要崩壞；就是唯物史的歷史論，他也曾談到。

無政府主義以蒲魯東 (Proudhon) 宣傳最烈；集中的國家社會主義則為路易

布蘭 (Lois Blanc) 所倡導。此外使法國國民在十八世紀之終，既已創立了諸原理的傅利葉，聖西門及歐文也出現了。他們反對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說的「基督是社會主義者，而又是革命家」。

階等鬥爭的思想在聖西門 (Saint-Simon) 已可見到，尤其是在歐洲革命時將馬克思排擠出巴黎的政府領袖的基佐，說過：「法蘭西十三世紀間的歷史，實為階級鬥爭的歷史，故在十九世紀之初階級鬥爭已成爲法國智識階級之一大論題了。自然十八世紀末葉的巴貝夫叛亂不是突然的事了。」

聖西門主義之在法國，與邊沁主義之在英國地位是相同的，其國民性與歷史的感化根基雖不免相異，但活動方面則完全相似。不過聖西門的信徒比較的是弱些罷了。他們兩人的信徒都是反對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所採取的主義，努力在社會民主主義上作革命運動。他們也對於基督教的禁慾宣戰，建設並承認肉慾的道德及產業上的新道德。——帶階級意識的道德。

關於資本集中說，除裴克之外，聖西門的信徒司孟的（Sismondi）也確立了資本集中的理論。他說：「小地主，小農家，小工廠主，小製作業者，小店主等不能繼續與經營大企業的同業者競爭了；社會上除大資本家與雇人之外，毫無人們存在之餘地。」馬克思的理論得於西司孟的的很多，但西氏並非一個社會主義者，不過他的文章則為社會主義者所熟讀罷了。西氏曾屢屢的說過：「勞動者賣勞動力賣其生活於資本家。」

（三）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的活動者們

一八四八年的歐洲革命，首先爆發於法蘭西，在法國的革命本來有社會主義運動的采色。不過到了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反動的專制主義失敗後，自由主義者得到勝利，無產階級，躍出於政治組織的圈外了。七月革命得了政權的阿蘭王朝政府專用意於內政，尤其是產業和財政，其根本社會組織已經成爲資本主義制度，而勞動者的慘狀日益增加。路易腓力王免了基佐的職，民衆才起了暴動，軍隊也加入了

，兩月之內革命政府成功，路易布藍也作了臨時政府的一員，後來勞動者才得了勞動組合權和普通選舉權。但是還沒有實行就被人家奪去了。路易拿破倫的反動，自然沒有勞動者的份兒。

路易布藍：——

他是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的中堅人物，當他爲二月臨時政府之一員時，使政府發布了許多的社會主義的法律。他的社會哲學是從「人生目的何在」這一問題中作出發。他以爲人類生存之目的在幸福與發達。社會之組織須使各人得享有遂其智力，體力道德之最大者的確實手段。然而現在的社會，不使各人滿足其要求，這是因爲現在社會是以生存競爭而成立的，所以若欲改革，必須拋棄現在的私有財產制度和個人競爭主義，以友愛爲最高原理，樹立勞動新組織。他說：「貧困導人之知識於黑暗，把教育限制於窄小的範圍，倘若貧困永續，則將犯罪造出。盜賊，暗殺，賣淫之大部分皆由是而生。」他以爲救濟的第一步，須將勞動給與各人而且有了

保證，實現這個的自然。是國家之義務。

蒲魯東 (Proudhon) ..

他在「一八四〇年著「財產是什麼？」，在書中力排斥私有財產制度，「財產是賊物」這一句話是這書的最強烈的主張。他一方是私有財產制度的強敵，一方又是共產主義的強敵，他說：「共產主義者在所謂友愛的礁岩中，成了沒有活動，沒有感情生硬軋軋底附着的牡蠣似的東西。由因襲底所有權思想出來的共產主義，是勞動之厭惡，生活之倦怠，思索之滅絕，自我之死亡，空無之肯定。」

他在「一八四六年著「哲學之貧困」：馬克司「貧困之哲學」就是反駁此書而寫的。他說：自由就是平等的意思，因為自由者，須以社會全體完全平等之時始能時現。」

德國的青年學派：

當時德國的思想界都被黑格爾學派的人道主義及人道共產主義支配着，青年黑

格爾學派的領袖玉紀 Proudhon。在革命勃發以前與馬克司等居於巴黎而訪過法國社會主義大家加貝 (Cabet)，他說：「我和我的朋友，還沒有想接近共產主義問題。所以其運動也沒有開始。即在德國，雖有共產主義者而共產主義政黨還沒有存在」。這自然表示渴望政治自由的他們，還不能想到社會主義的運動了。

當時黑氏學派以非常的勢力傳播於德國勞動者之間，雖然大半趨於人道主義的革命，但也有直接趨於共產主義的革命。

一八四三年馬克司來到了巴黎發行「德法年報」後來又發行「前進雜誌」他猛烈不斷的攻擊德國政府，所以基佐內閣被迫於德，才把他逐出巴黎之外。

馬氏在一八四七年在倫敦開同盟大會，他和恩格斯共同作的共產黨宣言才被大會中開始採取了。

馬氏的「貧困之哲學」是專門評擊英法共產主義與德國哲學的。

第十一章 無政府主義的政治思想

(一) 個人主義的學說

在十七八世紀的時候，政治上的學理大部是關於國家組織問題的討論。君主與人民的關係，是學者討論的爭點，故神權與契約說相爭一時。十九世紀的初中葉，關於國家組織的主要問題，大體有了相當的解決。就是民主政治大體已得到勝利，成文憲治與國會相繼成立。政府既已受制於民治——資產階級的民治。——因之，爭論的焦點遂轉移到國家的活動方面和勞動問題上。由產業革命而起的放任自由主義助長了個人主義的氣燄——這個人主義，是和民主主義革命同時產生的。

產業革命掃滅了中世紀的階級制度的殘餘，個人主義乃由產業革命產生了，新的生物學和牠的生存競爭，適者生存的天演論，更促進了贊成任意競爭，放任主義和自由貿易等的經濟的理論。

理想的個人主義者們說：「人類有自然的權利，對於這種權利，國家是不應該

干涉的。」經濟學者則謂：「任人自由是有利而無害的，如果人人都很合理的追求他自己的利益，則社會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科學家又說：「進步是自由端爭的結果。」當時一般學者都以爲聽從自然的主張，抱着樂觀的信仰，以爲如能免除國家無謂的干涉，則自然的作用必能解決社會的問題。

個人主義的極端的形式即成爲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者，大概有一個共同之點即爲「自我的道德說起。」良心爲最高的理性，牠可以壓倒法律。

哥德文 (Godwin)

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烏托邦派 (Utopians)。他十分厭惡強制和暴力，他以爲當時英國是資產階級的暴力治政；立法和行政的目的，都在保護資產階級的財產。所以他痛恨財產分配的不平等。

他以爲：政府的基礎是暴力，暴力的行使是政府的目的。但他又以爲：無論什麼承諾，都不能褫奪我們道德的性質。道德的性質，不是可以賣給或讓給別人的東

西。所以無論什麼政府，也不能由人們的承諾而得其權力。

他既由個人的道德出發說到政府的不需要，所以他高唱個人的合理的性質。他說：「理性動物底行爲的準則，只有一個，即所謂正義，而確認這個準則的唯一方法，就是行使自己的理解力。」自然他同時相信：人的本能是理智的和道德的；然而他又承認人類之中，有無理智的和道德的人；所以他又承認政府最限度的存在，以便支配並壓制這無理智的和道德的人，而使社會的和平，人間的友愛得以實現。如果社會上無理智的人及不道德的人一減少，則政府的必要自然也隨之而消滅。個人須有自治己身的聰明，絕不應當受外界的強制干涉。人既是理性的動物，就能接受善意的勸導。所以他的理想社會，就是各個人能夠合理地營謀相互的利益和幸福及社會的和平的生活，其間沒有任何強制，只有正常判斷及正常行爲的社會。

哥德文和普魯東，同是個人主義者和自然法主義者，所以他們重視個人的理性，而輕視社會間的互助。俄人克魯泡特金（Peter Alexeievitch Kropotkin）是達爾文的信徒，相信生物的互助原則，可以使社會團結起來，他以為法律和政府都是保護特權階級的，所以他主張一種自由團體的自由集合，來替代強制的國家。他贊成廢除私有財產制，和保障衆人的最低限度的收入，所以克魯泡特金的學說却是共產的互助說。克氏否認國際戰爭，但他的信徒則往往相信若達到他們的目的，只有苦戰。普魯東的信徒也是承認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事。他們都相信流血，雖是可痛心的，却是推翻現制度的唯一道路。無政府主義者許多觀念可以重見於革命的工團主義的理論中。

他既是「無國家主義者」（Astatism）。所以他反對國家的權力，但他也反對一切的權力；他輕蔑掌握權力的人，保障法律的人，和敬神的人——因為敬神的人是思想的蝨賊。他對於聖經，福音，主張無上命令的康德，主張自私的功利主義的

邊沁，以及一切迴護宗教及道德的人，都加以排斥。他和巴枯寧一樣，要求一種新道德新信仰——但他的新信仰却是哲學的，而不是宗教的。

他不單排斥權力集中主義，也反對個人主義，他不承認個人權利，以爲個人權利，決不是指權利平等，不過是指少數人的優越權利罷了。

他對於國家的觀念，主張是和政治的急進派相合的，他說：「有許多人想用共和政治和普及選舉制來救社會，那末有不失望的。會議決不會扶助弱者，也不見得能夠調和相反的勢力，多數政治往往要變成庸人政治（Rule of Mediocrity）要想利用選舉制度，尋出人民的真正代表，真是笨極！在原則上國家這東西本不能成立，因此自國家生出的一切政治生活，都不免陷於虛偽的。所以單是滅削國家的職權，便滅削至於最小度，也是不濟事，其勢必完全廢滅才好。」這種國家廢除論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金科至律，也是他和巴枯寧所共同主張的，

道德觀：

他既排斥一切舊道德，並且要樹立起來新道德，據他的意思，凡是有益於社會的便是善的，反之便是惡的。我們很清楚的知道；他雖然反對邊沁的功利主義，但道德觀實在未脫離功利主義的色彩。他並且常常引亞丹司密的話，說人們生來就具有自然的同情心（Natural Sympathy），這種自然的同情心是他所用作道德的唯一原則。因為人們都具有自然的同情心，所以誰都具有社會的自覺，因此可見人類社會的構成，乃是由於自發的本能的。不只是這樣，他更從下等動物中，考出社會的意識，是動物的本能，因此證明社會的構成乃是自然法則之一向來大家知道生存競爭與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唯一法則；到了克氏才證明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進化的重要法則，就是互助（Mutual aid）

互助論是克氏學說的綱領，他不但和達爾文主義對壘，而且比斯賓塞也進一層，斯氏以爲社會進步是要仗着個人的幸福和社會的幸福完全一致，他則不然，以爲個人的利益和羣的利益本來沒有衝突的地方。在生物的進化中，個體的利益始終是

和羣的利益相符合的；否則人類焉能支持到現在呢？但在事實上何以有個體和羣發生衝突的事實呢？這是因為個體之間不能了解調和和互助的意義了，所以才構成了現社會的缺點——褊狹，愚昧，與不了解——但若使各個體都能充分了解，並不是不可能的，因之社會生活的完善的實現，也是不難的。他的道德觀就是從這種進化論中建立起來的，他以為道德的用處只在於說明事實。這種說法自然在無政府派以外的人看來不能十分滿意；因為道德的目的是在於指導行爲，單用了歷史發展的事實來實做行爲的指導，那太不夠用了。

他以為革命是自然進化的一種形式，牠是代表社會加速度的進化。在進化的過程中，革命是必經的一種歷程。所以從前的政治學者社會學者，想極力避免革命，這是作不到的，社會學者須怎樣研究使革命得到最大的效果，

他也承認個人的反抗，和承認羣衆革命一樣，他以為個人的反抗是正當的，不過應當用在最後的自衛行動中。「誅暴」是和殺一條毒蛇一樣的合理。

我們要最注意的，是他一生受俄國專制的壓迫，幾十年的牢獄生活，才訓練成這種堅忍不拔的革命的道德觀。

藝術觀：

他和旁的文人一樣的尊重藝術，主張以藝術改造社會，他主張普羅藝術。他以為人都是生產者，同時也應當作一愛好藝術者。在共產社會中，人在田野工場雖然很快樂的勞動做一般生產的工作，却也應該費些工夫去探求科學的究竟或增進藝術的興趣。要達到這個目的應當組織許多的協會廣布愛美的藝術。

他以為藝術須與創造有同樣的意義。但在職業的藝術家則只求其畫稿入於展覽室，這與古董何異，與人生有何意義。他以為良好的繪畫在能描寫自然，村落，溪流，但畫家不去自己勞動，斷不能形容出來田野的趣味，所以畫家最低須和他們共同生活。所以他的藝術的原則是：「藝術家須人生而完成；生活也有待於藝術家而完成。」那末人人見了這種作品也都有藝術家的思想了。

第十一章 國家社會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

（一）什麼是國家社會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主張一切生產機關，收歸國有，並由國家負責指導和監督。換句話說，就是由現在的社會若進化到沒有剝削關係的社會中，非應用國家的權力不可。此派社會主義中也有不同的各派，有主張一切生產機關，當歸工會所有，有些雖也主張把一切生產機關，收歸國有，可是指導監督的責任，以爲應當屬於同業團體，又如馬克司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雖然也有這種傾向，但是他們所指的國家，並非現有的國家，而是將來無產階級所主有的國家，他以爲現在資產階級的政權絕對和無產階級的希望無關，免去剝削，沒收一切生產機關，須由勞動者自己去作。

國家社會主義並不以現在的國家是有產階級的國家，也不承認政權歸到無產階級手中時，而能把生產機關收歸國有，國家社會主義者以爲國家是超然的機關，不

是任何一階級所私有的工具，不過是爲謀全人類福利的建設的。他們說，現在的私有財產制既然發生了許多的弊端，那們國家爲增加人民的幸福起見，應該把私有財產，收歸國有，免去現有剝削，故他們謂之國家的是永久的國家，既非現在的國家，亦非將來的國家。這是他們的國家觀。

國家社會主義是結合國家主義經濟學與一般的社會主義的思想而成的東西，國家主義經濟學是生於德國；其原因於二：一是自由主義的反動，二是德國經濟背景的影響。亞丹斯密的自由主義，以爲國家的職務有三種：一是國防，二爲司法，三則教育和公共建築；這全非私人所能經營的。可是自由貿易到了德國，因爲德國的經濟不如英國發達，若聽之不理則生產事業永無發達之望，這才產生了國家主義經濟學派。李司特（F. List）是他們的領袖。他主張兩國的經濟發展若能相等則可以自由貿易，否則落後者必作爲犧牲品。這就是說各國的地理，風俗，文化，制度既不一樣則經濟學原理自當有時間性，不能共同一致，產業發達的國家可以自由貿易

，而在落後的國家則可以保護貿易。由此進一步的說國家的職務，在開發一國的經濟事業，改良人民的經濟生活，以國家的權力改革社會，不過國家主義經濟學派所欲解決的是生產問題，與私有財產制度無關；國家社會主義，所欲解決的是分配問題，所以對私有財產主張根本改造，這才是社會主義的色彩。

國家社會主義既發生於德國，其代表人物有二：一為理論的領袖即羅彼爾塔斯，二為拉塞列是宣傳及活動的領袖。

(二) 羅彼爾塔斯

羅彼爾塔斯(J. K. Rodbertus 1805—1875)是一位學者。他的思想大部分得自法國。他視社會為分工所造成的一種有機體。他以為國家是一個歷史的創造物，不是自然的生長物，不過由各組成分子努力罷了。他主張組織一個社會黨，致全力於社會問題。他醉心於立憲政治，後來又因為卑斯麥政策的成功，他又主張君主政治。故他希望把君主政府的政策與實際的社會主義政綱相調和，他相信國家應使生產

與需要適應，並謀生產者間的平充分配。

財產國有論：

他主張一切生產財收歸國有，以爲收歸國有之後就能使勞動者生的產物不致被他人掠奪，而且勞動者的收入可以隨生產力而增加。貨物既多，購買力亦大，供求自然可以一致，經濟恐慌自不易發生。若不把土地和資本收歸國有，則資本家必仍能掠奪工人的生產物。他以爲財產收歸國有之後；分配則由國家規定，從事生產的人才才有分配的資格；分配額即以生產者的時間爲標準。故此他主張採取「勞動貨幣」做爲交易的媒介。如一件物，生產的時候，費十小時，那末就可以調換十小時的勞動貨幣，再以此十小時的勞動貨幣更換其他費十小時的貨物。

勞動價值論：

羅氏的社會思想以勞動價值論爲基礎，在財產國有論中可以看到。他以爲兩件貨物的交換必須交換價值相等，交換價值相等就是生產的時候這兩件貨物所費的

勞動量相等。他又認爲交換價值以外，又有市價，市價的大小，是由貨物的供求所決定，不能與所費的時間一致。在結果貨物的市價，必與所費的勞動量相等，因爲人類本是利己的，貨物的市價，若較高則生產的利益大，生產的人數也增加，則貨物的供給多，而市價仍低落，致與所費勞動量相等。因此市價甚難在勞動量以上或以下，而必須與所費之勞動量相等，即與交換價值相等。

(三) 拉塞列

拉塞列 (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 本是猶太人，常住柏林，生於德國，曾做過黑格爾的信徒。性情輕躁而有忍耐性。一八六二年講演「工人綱領」宣傳社會主義，煽動工人革命被政府處以罰金，一八六四年因爲和情敵作決鬥負傷而死。

他的著作 並無統係，不過爲當時的需要尙無抽象空漠之弊。

國家論：

他以爲國家的職務，在能使人民享受高上的文化，發達固有的才能，獲得充分的自由，他視國家有完成個人的工具。個人無術可施時則由國家辦理。他和哲學家費其特（Fichte）的國家論相同。費氏以爲：「國家的職務，不但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應當先養育人民，富足人民，使人民沒了生命，有了財產，然後才可以談到保護。」又說「人民都有生存權。」他的意思和費氏一樣，所以他對於自由主義派的國家論，極端反對。以爲那是守夜的人的觀念，只要保護人們的財產與守夜者有何區別。他以爲社會若想根本改革，當從國家着手，由國家去實行，這才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特色。

工資鐵律：

李加圖（Ricardo）以爲工資就是勞動的價格。勞動的價格有二種：一種是勞動的自然價格，等於勞動者最低的生活費；二是勞動的市場價格，就是事實上勞動者所得的工資，牠的大小是由勞動者的供求所定。倘若勞動者的供給，大於需要，

勞動的市價自然低落，至於自然價格以下？勞動者的生計艱難，不得不節慾晚婚，苟延殘喘，以至於人口減少，結果勞動者的市場價格上升。市場價格上升倘若到自然價格以上，則與前者的情形相反。總之就是：勞動者事實上所得的工資不能常在最低生活費以上，也難在最低生活費以下。拉氏以爲這條定律永不會變的，人力絕對不能打破的，他認爲這是鐵律（Iron Law）

他以爲同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與社會改良家的奔走號呼，都是無意識的舉動，結果終難收效。他說：「工資在現在的社會組織之中，依照這個鐵律而定，所以勞動者始終在一般社會階級的下面，永遠沒有向上發展的機會。」因爲：「勞動者的收入，維持生活以外，都爲資本家所得。」那末欲改良勞動者的環境，非把現在的經濟組織根本改造不可。改造的方法是勞動者自己起來，自作資本家，一切生產自己去管理，資本不足時，國家負擔之。故可消滅勞資的界線。

第十一章 馬克司主義

(一) 馬克司的生活

馬克司 (Heinrich Karl Marx 1818—1883) 生于德國萊茵河邊，父為猶太人，母則為荷蘭人。在他青年時代本想作一個詩家，所以著詩集三卷。後來又覺到世界上的罪惡，不是詩人的冷笑熱罵，所能改造；社會上的黑暗不是文人指此罵彼所能更正；因之把他的詩全都燒毀，立志作一個社會運動家，預備和惡社會奮鬥，這也是他的人生觀發生變化的原因。他常常學哲學，法理學，社會史；對於康德，費其特，黑格爾等的著作均能熟讀。當時黑格爾的學說最為流行，一般青年信之如醉，馬克司也是黑氏的一個信徒。

他在一八四一年雖在奇乃 (Jena) 大學得了哲學博士的頭銜，但是因為他的言論太激烈，所以沒有任教授的希望。他才作筆墨的生活，投稿於「德國年報」而報因以閉封。又任「因萊新聞」編輯員，後為主筆，又以政府之怒而被禁止出版，他

只好辭職，於一八四三年到巴黎去居住。

他同他妻子在巴黎住了約有二年的工夫，有三件事可以記述。一是與普魯東相識，受了他的財產賊物說的影響。二是辦了一個德國亡命客的雜誌，叫做「德法年報」。這報是在法國印刷，輸入到德國的，然而因為宣傳革命，出了兩期被普魯士政府禁止輸入，報路停板，可是他認識了一位投稿者恩格斯（Engels），做了他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朋友。三是在「德文日刊」發表攻擊普魯士的文章，因此普法相商才把他逐出法境。他同他妻子才於一八四五年搬到比國去了。德國的亡命客也漸漸的跑來了，一八四七年和恩格斯組織「德國工人俱樂部」。他和恩氏設立的共產主義通信委員會，作為各國共產團體的通信機關；又設共產主義同盟作為各個人的聯絡機關，所以當時比國的被爾塞變成了歐洲共產主義活動的中心，他就是一個首領。

共產主義同盟成立於一八四七年，那年十一月在倫敦開第二次大會的時候，各國都有代表參加。馬克司恩格斯也去出席。結果他二人被推起草「共產宣言」。及一八

四八年巴黎革命爆發，比國恐受革命的影響，把他們驅逐出境。此時法國臨時政府成立。所以馬克司到了法國，重新建立了共產主義同盟的總部，並令德國的勞動者回到故鄉裡去革命。後來德國革命也爆發了。內中以柏林和坑河二處爲最劇烈，馬克司到坑河去作指揮，並創辦新萊因新聞，自作主筆，然不及一年，又停報。在歐洲當時的革命中最爲有價值並且作了歐洲革命的指南針。他前後作了十幾篇文章，都是用唯物史觀作中心說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後被普魯士政府逐出境外，逃到法國，又被軟禁，再逃英國，聚各方亡命客數千人組織一亡命客委員會而與恩格司重興共產主義同盟，把總部設在倫敦，發行月刊「新萊因新聞政治經濟評論」。當時歐洲工商業因爲美洲發見金礦以後，一天繁榮着一天，失業的工人也一天少着一天。他雖宣傳然而贊成他們的很少，他遂說：

「革命有一定的時期，有一定的可能性，倘如時期已過或未來，可能性已竟失掉；那末單靠人力是不成功的，革命的時期，革命的可能性，就是現在的經濟組

織已經有破壞的趨勢，未來的經濟已竟有成立的可能，此時經濟必然發生恐慌，這就是革命的時期已經來到，革命才有可能性。這時革命自然事半功倍。」

馬克司的意思，是勸人暫時靜候時機，並非等待主義。少年急進派對於馬氏的議論不表示同情，大為反對，因之共產主義同盟的黨員分成兩派。他遂脫離共產主義同盟，而恢復他的學者生活，每天到英國博物院中去研究經濟學和社會主義。

此後他的生活更爲困難，雖然作了幾年的紐約講台雜誌的通信員，但是酬報很少不能維持生活，他全家常常挨餓，恩格司時常救濟他自從一八六九年以後，每年平均約在三百五十金磅以上。

到了一八七六年第一國際工人聯合會因歐洲壓迫太大無形取消。馬克司又因爲用工過度，不得保養到一八八三年死於倫敦，這就是一位學者的下場。

一八四七年出版哲學的貧困，反對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而作。

一八四八年與恩格司作共產黨宣言。

一八五九年經濟批評出版。

價值價格與潤利是遺稿。

一八六七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第二卷第三卷是遺稿恩格斯整理出版。
剩餘價值學說史也是遺稿，出版於一九〇五年。

(二) 唯物史觀公式

我們把馬克司的唯物史觀公式譯在下邊看看而後再加以說明。

「人類在他們生活的社會底生產上，須加入於一定的必然的，非他們意志所支配的一種關係裏面，就是加入於生產關係之中。這生活過程的條件，並非人類底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倒是他們的社會底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

「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達到一定階級底時候，便和當時的生產關係相衝突；然而社會底物質生產力，從前却在這所有關係裡面活動發展過來的。這些所有關係，算是從前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了。這才進於社會革命的時代。

經濟底基礎一經變動；那龐大的上層建築物底全部，或是慢慢的，或是急劇的，也就跟着變革了。

「當觀察這個變革的時候，我們常要把這兩件事，區別清楚；一是起於經濟底生產條件上的物質底變革——這是能够把自然科學來切實論證的；一是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藝術上，哲學上，簡單說句，就是觀念上的諸形態——這是人類在他們的裡面，認識這種衝突，而且想除去這種衝突。我們對於這樣的變革時代，不能從這時代的意識去判斷牠——這是像我要判斷一個人，決不能照那一個人自己以為他是怎樣，去判斷他一樣。反之，這時代底意識，倒是要從物質生活上的矛盾——就是要從當時存在於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衝突，去說明他。」

「一個社會組織，當一切生產力，在牠裡面尚有可以發展的餘地以前，是決不會顛覆的；又新的比較高級的生產關係，當其本身上的物質底存立條件，在舊社會胎裡，尚未成熟以前，也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所提出的問題，常限於他自己所

能解決的。何以呢？因為進一步觀察，便會知道：問題本身，要等到解決這個問題所必需的物質底條件，已經存在了——或至少也正在生成的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

一從大體說起來，我們可以把亞西亞底古代底，封建底及近世有產者底各種生產方法，看做經濟底社會組織的進步的階段。而這有產者底，生產關係，在社會底生產方法裡面，算是最後取敵對形式的。這裡所謂敵對並非個人底敵對的意思，然而在有產者底社會胎裡所發生的生產力，同時成爲解決這種對敵上所必需的物質底條件。所以人類社會底前史，算是把這種的社會組織做牠的終結。」

我們看了馬克司所寫的這一段話，就可以找出兩個要點來，現在我們寫在下邊看看：

1. 精神文化的物質說明：

他說：「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到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

的意識。——這正是說：一個人不能不生在地球上，不能不吃，也不能沒有衣服和住所和兩性的生活。又因為他們所住的地方不同，所處的時代不同，所以所用的生活上的方法自然也就不一樣，人們的意識也就被這地方和時代所限制，人們的意識也難逃出當時生活上的諸形態；人和人的關係也就建築在生活的方式上。有了君，人們才講忠；有了資本主義社會，人們才作社會革命，瓦特如果生在不知應用輪子的時代，甚或生於不知有鐵的石器時代，任憑他怎樣的努力，也不能發明蒸汽機關；蒸汽機關一發明才產生了資本主義和相反的社會主義；在蒸汽機關發明之後，如有人來提倡君主神權說，而且還能實現，那才證明了，「人類的意識可以決定一切」呢？

2. 社會組織的經濟說明：

馬氏的意思，以為社會組織的經濟說明；第一是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組織的中間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第二是社會組織跟着社會生產力的變動而前進。例如封建

時代的法律和制度，不外是封建社會的經濟生活的理論的結果；揭開資本主義時代的幕簾的諸大發明，若在封建社會政治的，法制的及社會的形態裏面，到底是不能發揮牠們的作用的。新的經濟過程，要求社會上的一切——不論是政治，法律，道德，藝術，宗教，……——和牠相調和，而且適於牠的充分發展的新社會組織。

總起來說，我們可以用以下方法說明：

物質——↓勞動的對象——↓器具——↓生產力的構成——↓生產形式——↓生產關係的總和——↓經濟組織——↓社會組織——↓法律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

(三) 唯物論的辯證法

唯物論不是唯物史觀；前者是哲學的，後者是歷史的；一個是推究思想尚未發達的狀態。一個是考究精神活動的實在。

唯物論是把社會上的一切基礎，放在人類的意識以外的物質和環境上，這樣牠

說明社會的一切。唯物論到了現在絕對不是某派學者的偏見，牠是科學的說明，是社會科學中最好的方法。物是什麼？物就是物質，牠能被人們的感官所感覺，因為牠立體的能在三元的空間佔有位置，所以我們可以看見牠的形態；聽見牠的聲音，嗅到牠氣味，牠是有，不能變為無，牠是動的，片刻也不停。唯物論的辯證法，是唯物論的立場；是辯證法的考察方法，那末什麼是辯證法：

馬克斯對於唯物論辯證法的供獻，是和費爾巴哈黑格爾不同，他是很顯著地把唯物論和辯證法都深刻化了。辯證法和唯物論，本來是不可分離的，馬克斯的工作就在把「唯物論作成了辯證法的唯物論，辯證法也就成了唯物論的辯證法，牠們才統一起來了。」

馬克斯主義的方法論，承繼黑格爾而得來的地方實在是非常之多，所以馬克斯也公開的承認黑格爾的思想是偉大的，他不過把黑格爾的唯心論（觀念論）轉變成他的唯物論；這正是說黑格兒的頭是馬克斯的腳。馬克斯也自己說過：「我的思

想發展 (Entwicklungsreihe) 不是黑格爾一流的，我是唯物論者，黑格爾是觀念論者。一又說：

「我的辯證法，在根本上，不但和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寧可說是正反對的。在黑格爾說來，他在理念的名辭之下，使他轉化到一種獨立的主體的思惟過程，是現實的事物的創造主；現實的事物，只是牠的外部現象，在我是恰恰相反，觀念的東西：要不外在人類頭腦之中被移置被轉置的物質的東西。」

這就是說黑格耳以爲：思惟過程被轉變爲理念的一個獨立體這理念是創造一切現實的東西，現實的諸現象不過是當作這個理念的現象表現出來的。但是在馬克斯，則相反，他以爲一切觀念的東西，都不外是物質反映於人類的腦筋中的東西。不是從觀念中產生物質，反之，却是物質產生觀念。理念並不是外界現象的創造主，而外界的現象，却是理念的本源。平常所謂「腦筋被移置，被轉變」含有外界現象在腦筋裡面的反映的從新認識；即從先在上邊的，現在放在下邊；從前在左邊的現

在放在右邊；絕不是根本沒有反映或腦筋之中未受反映，就能發生一種觀念。

黑格爾以爲，自然及歷史中所表現的辯證法的發展（就是由低而高經過一切曲折的運動與一時的退步之進展的因果關聯）不外是從不知出處的，永久的，古昔的出發。他以爲世界之發展是理念的自己運動，絕對理念，不但永久存在（存在的地方是我們所不知道的）而是現在整個世界之活動的靈魂。牠能「外化」爲自然。馬克斯以爲；世界的發展，即是物的自己運動，他把頭腦裡的觀念，用唯物論的觀點去解釋，認爲是實在的事物的寫真。所以他說：「辯證法在黑格爾是顛倒了的，我們爲了要從神秘的外衣中發見合理的核心，便不能再把牠顛倒轉來。」

所謂物質的辯證法的發展是經過三個階段。黑格爾謂之爲「正」「反」「合」。此處所須要附帶說明的，即是這個「三位一體」（Triad）。「三位一體」並不是什麼論證，而祇是通常所發生的發展形式的表現罷了。我們須要知道當發展時是經過四個階段，因爲「正」同時又是過去發展的總結論。「反」是否定的作用，是

破壞的，是抗拒的力量，而同時又確定着，和創造着新的開始。新形態之所以發生，因為舊形態的不適用，不能和其他新形態相符合，相聯繫，以致阻礙了發展的進程，例如資本主義的形態，是基於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狀況而發生的；牠的發展就會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社會進化的要素停止，甚而至於完全破壞而現出退化的狀況。所以只有新社會才能容納新生產力才能推動社會前進。

四 革命論

馬克斯以爲，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是有不能分開的聯繫；社會革命是目的，政治革命是手段，舊社會組織到了相當的時候，應該用政治手段去實現牠，使舊社會顛覆，新社會產生。所以從舊社會到新社會中間是政治革命。這是牠們的過渡時代。這樣無疑的根據社會革命的理論才產生政治革命了。

然而什麼時候舊社會才到了崩壞時期，這個事實問題很難回答，因為要根據我們人的觀察力了，如果自民國十七年以後到九一八事件，這個中間時期有人說是中

國革命高潮來到，那絕不能是事實，如果又有人說九一八以後中國革命高潮尙未來到，那一定是犯了同樣的錯誤。

在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年間，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本家已竟沒有方法去制御他們的生產方法和社會的能力……商業恐慌就是一個證據……生產力每次破壞牠的束縛的時候，資產階級，弄得手足無措。自然這是承認舊社會的崩壞時期已竟來到，所以起來實行政治革命，後來他覺得這種觀察已竟錯誤」，所以在一八七二年共產黨宣言的序文裏說：「二十五年來事實上的變遷雖多，這篇宣言裏面的一般原理，大概依然有效；但是這種原理的應用，必須用歷史作根據；所以宣言裏面的種種革命方法，已不重要；因為與現在事實不同的原故。十五年來大工業怎樣進步。勞動者怎樣組織政黨，比了以前二月革命時代，那末在現在看起來，這篇宣言已竟陳腐了。」自然這是社會進化的一般原理。社會進化的原理如果想維持，那末政治革命的時期只有遲緩。所以馬克斯在辦理新萊因新聞政治經濟。評論時代說：

「革命有一定的時期，有一定的可能性；倘若時期已經過去，可能性已經失掉，單靠人力一定不能成功的。」認為單靠人力可以革命的，他一定是反馬克斯主義者，也就是唯心論者，

馬克斯的政治革命論，是認為有一定的時機的，是在舊社會之中找裂痕，馬克斯的社會革命論，是根據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這是從物質方面立論。倘若說到社會階級方面，那自然是階級鬥爭了。

五 階級鬥爭

唯物史觀怎樣說明歷史的進化，馬克斯是以階級鬥爭作為他說明歷史進化的工具；所以他說：「人類的歷史，不過是一部階級鬥爭史。」然而他同時又說過：「英國的正統派的經濟學，是屬於階級鬥爭尚未發達的時代。」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馬克斯並未絕對的承認階級鬥爭是社會進鐵則：至於說到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那只有柯祖基了。柯祖基在「馬克斯的歷史觀念。」中說祇有在一定社會情形之下

，階級鬥爭才成爲歷史的原動力。」這樣我們可以分兩層去觀察，第一階級鬥爭不是絕對的，那是和我們的意見相同的。第二原動力這個名辭十分不妥當。因爲階級鬥爭被着生產力所支配非鬥爭不可；而原動力實則是可以用動也可以不動。我們且看馬克斯怎樣說到階級鬥爭，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

「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 (Lord and serf) 行東和傭工 (Guild master, Journey man) 總而言之，就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自古到今，沒有不站在相反對的地位，繼續着，有時秘密的。有時公開的鬥爭。每次鬥爭底結局，不是全社會的新建設告成，便是交戰的兩階級並倒。」

「在過去歷史各時代中，我們差不多可以到處看到組織複雜的社會分成各種階級，社會的地位分成各種等級。如古代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家主，行東，傭工，徒弟，和農奴，而在這些階級裡，又生有

許多隸屬的等級。」

「從封建社會的廢止上所發生的近代有產社會，仍然免不了階級的對抗，牠不過造出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手段，新的爭鬥形式，來代替舊的罷了。」

「我們的時代，就是這有產階級時代。却有這樣的一個特色，就是把階級對抗弄成簡單了，社會全體現已漸漸的分裂爲對壘是的兩個大寨，互相敵視的兩大階級；就是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但是馬克斯的所謂階級是什麼？他以剩餘勞動作基礎。他以剩餘價值的榨取，作爲階級成立的要素。一方是榨取階級，他方是被榨取階級。在現在政治方面說話，就是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

馬克斯以爲：從階級的發生起，到階級的完成止，中間經過的時間很久。可以分作兩個時期，即自在的階級時期和自覺的階級時期。在頭一個時期，階級的本身，雖已成立，但與其他階級對抗鬥爭的時候，才能團結起來，如果抵抗完畢就渙散

起來了。所以團結是被動的，消極的，暫時的。到了第二期不但階級本身已經成立，其組成團員並已自覺到團結的主要，故在平日即能發生階級全體的意識。照現在的經濟組織說話，勞動者對於他自己的環境，利害和與資本家立於反對的地位，而無階級意識時。那不是自覺的階級。自覺的階級總得對於現代經濟組織，知道自己是被榨取的，同時還了解榨取的原因，與榨取的方法，最後還須知道階級鬥爭是一定不能避免的，自己階級必能勝利，而且自己也肯在鬥爭的時候不怕犧牲。在自覺的階級尙未發現時期不可以說是階級有鬥爭。所以工人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資，減少時間，發生同盟罷工，算不了什麼階級鬥爭，這不過是階級鬥爭的初步罷了。後來自覺的階級率領着自在的階級，作大規模的衝突，其目的不只是改良待遇增加工資，減少時間；而能進一步的作政治鬥爭，要推翻支配階級，變更社會組織，這才是階級的鬥爭。

他以為爲榨取的方式很多，有些靠託武力有些靠託迷信，但是在數千年來，這些

方法都已破壞，所剩的，只有經濟關係。就是現代的經濟組織中有產階級可以榨取無產階級。如果這種組織一被打破，新社會成立起來，裡邊沒有榨取的工具，剩餘勞動自然可以不被他人榨取，社會階級也可不再發生，人類可以進化到真平等的境遇中。「經濟學批評」中說：「此種社會變革，成爲人類社會前史時代最後一章。」這就是說：現在的和以前的社會是有產階級的黑暗社會。資本主義崩壞以後，才有真平等的社會，那時才有人類社會的真正歷史，現在和以前不過是階級鬥爭的記錄罷了。

他的國家論就以這階級鬥爭做基礎。榨取階級因爲欲維持他們的地位，榨取他人的剩餘勞動，不得不用權利以防反抗，故組織權利中心——國家。因此他以爲國家不過是榨取階級壓迫被榨取階級的一種表現，一種強制權力罷了。果然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崩壞以後，既設有榨取與被榨取的兩階級，則國家當然歸於消滅，那就是馬克斯氏資本論中說的「進入最後的社會了。」

六 剩餘價值

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論建築在勞動價值論上。馬克斯的勞動價值論大概和李嘉圖所說相同。如對於貨物認其價值有兩種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是物品的效用，交換價值是物品的交換比例。這兩種價值很難一致。使用價值極大的物品，交換價值往往極小。交換價值極大的物品，使用價值往往極小。比如空氣與水，使用價值極大，而交換價值甚且無有；金銀財寶，使用價值很小而交換價值則極大。不過凡有交換價值的物品，一定有使用價值，而有使用價值的却不一定有交換價值。如此交換價值的大小，既與使用價值無涉，所以論及交換價值時。不可去管使用價值。

馬氏對於價值的發生及大小有以下的說明：

比如棹子一個和二件衣服相交換，其價值必相等。但就其形態或性質來講或就其重量。大小來講，又或是論到化學方面，物理方面都不相同。然價值既相等則此

二種商品必有一相等之共通性。其共通性，常用抽象的觀察，先把二者的特性暫時拋開。如果拋開棹子可以擺東西，衣服可以穿的使用價值，那剩下的只是勞動的生產物了，這就是他們的共通性。勞動的分量如果相等，二者的價值就相等了。所以商品的價值是建設在一般勞動量上面。勞動量是以勞動時間為標準，時間多勞動量就大，時間少勞動量就小。又生產商品時候所費的勞動時間，應當平均計算。或者把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做標準。那就是在一般生產條件之下，用當時的平均生產能力，與精熟程度，製造商品的勞動時間作標準。故馬氏說的勞動時間，不是各人勤惰，精拙的勞動時間，而是當時社會上的平均勞動時間。如用蒸汽紡織所需的勞動時間，比較用手工減少一半，那末成品的價值也當減少一半。不過布的跌價不僅限於蒸汽所紡織的；就是手工紡織的也當減少一半，這就是社會勞動標準差了的。原因。——從前是以手工，現在是以蒸汽為標準。

現在進一步的說勞動生產力和商品的關係。上邊所舉的紡織例子，就是社會勞

動生產力增加一倍，反之商品的價格是底落一倍。故生產力愈大，商品價值愈小正成一反比例。自然在這裏所謂社會勞動生產力，不是各個勞動者的生產能率。所以要減少商品價值應該增加一般勞動的生產力。

馬氏的勞動價值論既然如此，我們可以說到剩餘價值了。剩餘價值生於生產行為，不是生於買賣行為。買賣只能把剩餘價值變為利潤，對於原有價值，絲毫不能增加。而在生產行為，就不同了。若在產業資本的循環運動裏面，可以說明如下：

設 M 爲貨幣資本，

FB 爲由市場所買的生產工具和原料，（生產手段）

F 爲市場所買的勞動力，

—— 表示流通，

…… 表示流通的中斷，

○ 代表商品，

P 代表生產過程，

O 代表新商品，定大於 O' 使 $O \parallel O'$ 。故

O' 代表所增的價值，就是剩餘價值，

M, ($\parallel M + E$) 代表數目貨物業已增大，

E 代表利潤，

故有以下公式：

$$M \text{---} O (Pm+L) \dots\dots P \dots\dots C, (O+e) \\ \text{---} M, (M+m)。$$

從以上公式我們看的很清楚，利潤是由剩餘價值而來。現在我們再說到勞動力。馬氏認勞動力也是商品，不過這種商品和其他的不同者，是不能和所有者分離而單獨存在。他對於勞動力的定義說：「勞動是在人身以內，精神和肉體能力的總額。」果然勞動是一種商品，牠的價值也是由生產時候所費社會的必需勞動時間所決

定的。那末最低的限制度，也得要維持他的生命，使他的勞動力可以繼續發生。因此需要定量的生活品，而定量的生活也須有相當勞動時間。故勞動價值等於勞動者生活品的價值，不過定量的生活品中尚有維持他家族的生活品包含在內，因為工人畢竟也是人，不能和動物一樣，只有母親的乳就夠用了。

勞動時間分做兩種，一種是生產勞動生產品的時間，一是生產勞動剩餘價值的時間；前一種叫做必須勞動時間，後者叫做剩餘勞動時間。必須勞動時間與剩餘勞動時間之比就叫剩餘價值率。如前者為六小時後者亦為六小時則剩餘價值率為百分之百即一。若前者為六小時後者為四小時則為百分之六十六又六了。利潤率是剩餘價值與資本總額之比，馬氏以為資本總額五百元中，其購買生產工具及原料之四百元為不變資本，其購買勞動力之一百元為可變資本。如果剩餘價值率等於百分之百，那末剩餘價值即一百元利潤率為五百分之一百即百分之二十。所以剩餘價值率增加，利潤率也增加，資本家想增加剩餘勞動時間，而縮短必須勞動時間，就是這個

原因。

馬氏所謂絕對剩餘價值，就是必須勞動時間不變，使剩餘勞動時間增加，因此可以增加剩餘價值。但是勞動者的能力有限，工作過久，能率必減低，這是勞動者生理上的限制。而且勞動者究竟也是人類，社會慾望，精神慾望都希望滿足；工作時間過於長久，他們也必起來反抗，而社會上也要援助，這是道德上的限制。各國政府對於勞動時間也有一定的標準。所以資本家要增加剩餘價值只有縮短必須勞動時間了。所增的價值就是相對的剩餘價值。相對的剩餘價值是一天的勞動時間不變，而將必須勞動時間縮短，結果就是剩餘勞動時間的延長，剩餘價值率的增加。縮短必須勞動時間，就是減少勞動力的價值。勞動力的價值就是勞動者生活品的價值，所以縮短必須勞動時間，當以減少生活品的價值做前提。減少生活品的價值，當從增加勞動生產力着手，所以資本家要增加相對的剩餘價值，不得不設法增加勞動的生產能力。其增加的方法有二：一，改良勞動方法就是分工和協力；一是採用最

新的生產工具——就是採取新式機器。

新機器的採用，可使勞動力的價值下落，必須勞動時間縮短，相對的剩餘價值增加。因為新機器生產力較大，生產品愈多，移轉在新商品上的舊價值也愈少；所以商品價值減少，生活價值也下落，勞動力價值也下落，換句話說，就是必須勞動時間的縮短，相對剩餘價值的增加。

資本家，在其他各工廠未採取新機器的時，他就採取新機器，所以商品價值也可以不必下落，這時採取新機器的資本家可以得特別的利益。

(七) 資本制度的崩潰

馬克斯和其他社會主義者不同的地方，他並不由道德方面，攻擊資本家，也不攻擊資本制度，不過分析牠的內部，說明他的矛盾，證明資本主義必然的崩潰，這是馬氏自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地方。馬氏應用辯證法的唯物論說明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的崩潰原因有兩種：1，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即馬克斯的利潤減低

律；2，是起於剩餘價值的實現，叫做馬克斯的銷路停滯說。

剩餘價值既產生於生產行爲，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產力愈發達，產生的剩餘價值愈減少。爲什麼呢？資本家要多得剩餘價值，因爲延長時間是有限制的，所以結果只有採取新機器，以增進勞動力的生產能力，增加相對的剩餘價值。不過新機器愈好，製造此機器的時候，所費的勞動力也愈多，那末牠的價值也愈大。並且機器愈新式所代替的勞動也愈多。在資本方面說話就是不變資本相對的增加，可變資本相對的減少。假設有一個資本家有一千元作資本。八百元是不變資本，二百元是可變資本，如果剩餘價值率等於百分之百，利潤率就是百分之二十了。後來因爲採取新式機器，資本增加到二千元，不變資本佔一千七百元，可變資本爲三百元，剩餘價值率，依然爲百分之百，則利潤已降到百分之十五了。所以資本制度愈發達，利潤率愈下落。資本制度，全靠資本家把所得的利潤作爲資本實行擴大再生產，然後能夠發展，因此愈向後資本制度的發展愈遲緩，最後至不能發展。

商品的生產，資本家的目的就在出售，否則營利目的不能達到，資本制度也現覆亡的現象。這就是說生產增加，勞動者的購買力減少，資本家又佔少數。這時資本家想推廣貨物的銷路，只有向國外發展，所以才產生殖民地的搶奪，到了殖民地的工業也慢慢的發達起來，海外貿易停滯，資本制度也就崩潰。

第十四章 布爾什維主義

(一) 布爾什維主義的淵源

現在生產落後國家中的政治思想，都重視農民無產階級運動。在歐戰以前，歐洲中部與東部的大地主與農奴制的存在，引起了農民要求享有土地的所有權，歐戰以後，減削了封建貴族的勢力，使食物生產農民更爲重要，結果在俄國，中歐，巴爾幹諸國中造成了農民的民主團結，和土地所有權的再分配。

在生產落後的俄國，發生了社會民主勞動黨，他們完全根據馬克斯主義的組織，成立於一八九八年。一九〇三年在波爾塞開第二次大會，黨內發生組織上的意見不同列寧主張嚴密黨的組織，採用中央集權制，統治黨內，並防有產階級混入，孟德夫反對中央集權主張聯治主義，承認黨員可以參加其他政治運動。後來用投票以解決贊成列寧的居多數，叫多數派 (Bolshevik)；贊成孟德夫的爲少數，叫少數派 (Menshevik)。現在所謂布爾什維主義 (Bolshevism) 就是贊成列寧的多數

派。

一九〇五年多數派在倫敦開第三次社會民主勞動黨大會，把中央集權稍加修正，欲和少數派合作，少數派拒絕，所以未能合作，一九一八年正月第七次大會，議決放棄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名稱改稱俄國共產黨。改名的理由是：1，承繼馬克斯所創立的共產主義同盟；2，理論主在階級鬥爭，輕視唯物史觀。所以布哈林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綱領中曾說過：「共產黨宣言直到現在，依舊是革命的福音。」這話固有錯的成分，但可以證明，所謂布爾什維主義，雖為馬克斯的嫡系，然已和馬克斯不相同了。馬克斯的資本論也被他們輕視如同唯物史觀一樣。

(二) 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

克爾什維主義常見於列寧 (N. Lenin) 布哈林 (N. Bukharin) 托洛斯基 (L. T. Rustky) 加孟納夫 (L. Kameneff) 的著作中。他們的國家論和馬克斯恩格斯完全一致。列寧在一九一七年發表國家與革命一書，說現在的國家是有階級的國家，

國家的職務在擁護有產階級的利益，掠奪無產階級的產物；所以無產階級只有革命，握政權，組織自己的國家，消滅階級，達到國家的廢止。因此，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不允許的，教育的目的也在宣傳布爾什維主義。

布爾什維主義，在政治學說是採取多元論，以職業做代表基礎的主張。蘇維埃就是一種根據職業的基礎而選派的代表團體的組織，再由這蘇維埃聯合成一個複雜體。

在反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們看來，布爾什維主義是暴力的革命論，是馬克斯青年時代所主張的東西；這是因爲布哈林有以下的話：

「平和主義與抽象的平和解決方法，把勞動階級領入迷途。」

「以前有二三個左派的同志，提倡撤廢軍備；但是信仰布爾什維主義的人不以爲然。我們的責任，在解除有產階級的武裝，而使勞動階級武裝起來。何以呢？一切暴力，只有暴力才能破壞；一切武裝，只有武裝才可以解除。」

「我們承認內亂是不能免的，被壓迫階級對於壓迫階級的戰爭也是不能免的。」

布爾什維主義以爲社會革命成功的地方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極發達的國家，是在資產階級統治力最薄弱的地方即無產階級力量強烈的地方，也就是無產階級被榨取最利害的國家最易發生社會革命。這樣，自然不完全和馬克斯相同了。

第十五章 工團主義

(一) 工團主義發生的原因

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中間，經過許多年的革命環境和政治覺悟的影響，才發生於法國，以後逐漸流傳到意大利。旁的國家受其影響的很少，

所謂工團主義的理論是滙合馬克斯，柏格遜，(Bateson) 克魯泡特金與尼果的思想在一起，他們採取社會主義者的經濟理論，不信任國家，相信國家為資本主義的一種工具。他們也不信任政客，他們仇視智識階級。但在事實上發生工團主義的原因大概有三種：

1. 法國民族的特性，富感情，好動，不顧利害；
2. 法國多中小規模的工廠，百數十工人各相聯合，作成工會聯治制度，排斥集產，反對私有，一切產業不應對任何團體而應歸之於工會；

3. 勞動運動進化的結果大革命以後法國工人不斷的前進，才於一八八四年獲得組織工會的權利，一八九五設立了勞動同盟會。同時又有一種勞動運動機關。叫勞動交易所，成立在一八八七年，一八九二年在巴黎成立勞動交易所聯合會。工團主義者們就在兩種機關內活動。

工團主義者也自認是馬克斯派的嫡系，這是因為他們對於勞動的解放，全在勞動者的自身，方法即為階級鬥爭，此點和馬克斯主義完全相同。

工團主義又分兩派，一派是革命工團主義派，一派是改良工團主義派。兩派目的完全相同，根本理論也大概一致，惟所採取的政策完全不同：前者是急進，後者是緩進；然而又有中派即比革命工團主義派為溫和而比改良工團主義派為激烈。

工團主義所以接近於無政府主義的，是他們認為組織與唯理的制裁都是阻礙團體生長的，所以提倡自由活動。只有自助才可以使社會進步；直覺與情操，比較理智的指導更為妥當。工團（Syndicat）是生產者管理他們自己事務的基本組織，工

團主義制度也建築在工團上邊。這樣他們才能由聯盟的自治的產業組織成爲社會。

工團主義的特點是絕對的分權，和輕微的統治權。他們的分權制是代表近代學說的多元論；他們忽視統治權，那自然是無政府主義的色彩了。

美國工團主義運動採取產業組合主義的形式，不由行業而由產業組織之。世界產業工人組合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便是他們的代表。他們反對國家，主張直接的經濟革命。他們常得殖民地的工人，和僑民的擁護。

(二) 革命工團主義派

革命工團主義，在法國有沙拉 (Georges Sorel)，著有資本主義的墮落與社會主義的墮落。還有拉各帶爾 (H. Lagardelle) 是機關雜誌社會主義運動的主編者。沙拉是佔在倫理的立場，把大革命不看作實際有的事，而自作可貴的精活。

革命工團主義在意大利有拉卜利亞拉 (Arturo Labriola) 著有社會改良與社會革命，在一九〇四年出版；又有李奈 (Enrico Lattes) 著有工團主義論，在一九

○七年出版。「前衛」，「自由紙」；「將來的社會」是他們的機關報。

所有革命工團主義主要的理論可以用以下三段說明：

(一)階級鬥爭論：這是他們的基本理論，和唯物史觀於馬克斯主義者一樣。他們把階級鬥爭論由社會主義拿來，但他們的說法究竟和一般社會主義的說法不同。他們以爲資本主義的基礎就是二大階級的對峙；可是勞動者因爲是社會的生產者，反處於悲殘的生活之下，所以漸漸覺悟，能自團結，直接和資本家衝突。這樣階級鬥爭是事實，不是空想，也不是理論了。誰要主張階級調和，誰就是反對工團主義，那非排斥不可。

(二)反德謨克拉西政黨和國家主義，他們認爲德謨克拉西第一空談自由平等，不過混亂勞動者的階級意識，防礙勞動階級的真正解放；第二德謨克拉西偏重多數者的勢力，不顧少數者的利害，以多數壓迫少數，但階級的解放運動全靠少數有志者的奮鬥，是以少數領導多數，所以德謨克拉西是他們的主義全然相反；第三德

謨克拉西是資產階級解放的工具，資產階級發明德謨克拉西，保護私有財產，採用會議制度，脫離了貴族的束縛，所以勞動階級不能再用德謨克拉西作自己解放的工具，只有勞動者的手段了。

他們認政黨不是代表階級的，更不是什麼階級的先鋒隊。階級是歷史進化的結果，是一種利害相同的一種自然結合。政黨是政客們的一種人爲的結合，是虛僞的，一時的團結。尤其是在無產階級的政黨中，有些智識階級的份子爲首領最容易混亂階級意識，結果仍是智識階級作統治者，所以勞動者的利益和自身解放還是達不到。

任何國家不過是維持秩序，保護財產，這都是佔在資產階級方面說話，與勞動者無關。勞動法規，社會政策都是與勞動階級有害的東西，真正的法規是由工會直接行動，從外部壓迫資本家的政府由工會規定一切。愛國在勞動者是不須要的，既不保護他們，而且這一國無工可作，還得到那一國去作工，勞動者只有國際的聯合

，愛國主義即爲這種聯合的妨礙，所以只有打倒。況國家的武力——軍隊——又常常壓迫同盟罷工呢？工團主義者對於軍隊只有使他們不上戰場，不作國際的戰爭，這樣再同盟罷工，勞動者自然可以得到解放的目的。

(三) 工會是基本的組織：他們對於工會有特殊的見解；工會是同樣職業，或者同種產業的生產者所結合的團體。工會就是社會歷史進程中必然的結合，所以牠的根基特別堅固，絕無意見不同，和分裂的現象發生；也只有這種組織才能澈底的實行階級鬥爭，才能是勞動階級的唯一機關。工會要負革命的責任，破壞一切以工會爲中心；要負創造的責任，建設一切，以工會爲做單位。

(三) 改良工團主義派

柯弗 (Kerfer)，尼爾 (Niel)，凱尼 (Guernier)，都是他們的代表人物。除去政策方面沒有十分和革命工團主義派相差的，目的全然相同。

階級鬥爭也是他們的理論基礎，不過他們以爲須要大多數的勞動者自覺之後，

才能同盟罷工，否則只有社會秩序混亂。新道德，新風俗，新思想是漸漸而來的東西，暴力的革命不能有新的建設，潛勢力養大了，革命自然容易成功。革命工團主義派是不重視進化的定律和進化的途徑，並且他們只有鞏固了資產階級的團結的勢力——改良工團主義者們這樣想。

德謨克拉西的信仰者，政黨的黨員，和國家主義派，他們都可以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條件下使他們中立。工會若加入政黨，或和政黨聯合是無益的，只有做政黨的工具，至於個人加入政黨他們並不反對。對於會議和愛國持不理態度，惟對於勞動黨則十分歡迎，以為他們的運動可以增進勞動者的生活，正和他們的政策相同。

他們對於軍隊也是抱不理態度，若干涉勞動運動則反抗他們，這是為了自衛，國家軍隊的本身並無罪惡，只有他們的行為或是罪惡——改良工團主義派這樣想。他們以為，同盟罷工是為保護勞動階級的利益的，若是為了伸張勞動階級的勢

力他們就不贊成。又如同盟罷工若是於全社會有害他們也不主張，因為那是失去了社會上的同情心和援助。

勞資談判是他們最主張的。永久協議機關也可以設立，這又是和他們的政策相符了。

第十六章 基爾特社會主義

(一) 基爾特社會主義總說

基爾特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 的首倡者柯爾 (G. D. H. Cole) 說：「基爾特國家的思想，是與法國的工團主義，持有同樣的本質。基爾特國家的理論，是把地方的工團主義以國家的勞動組合的語句來改錄了的。」這樣基爾特社會主義就是英國化的工團主義了，牠是二十世紀英國思想界的新產物，羅素也是中間的一個主張者。基爾特這個名辭，本來是歐洲中世時代的同業組合；就是在經濟方面，實行互助，在政治方面，是一種同業團體的實行自治。在中世勢力極大，可以節制同業的生產，規定同業的貨價。所以中世時代，同業沒有競爭，人民的物質生活，比較現在穩固的多。基爾特社會主義就根據這種事實，主張同業的職工，團結起來，組織同業組合，實行產業自治，經濟互助，完成人格的獨立自由。他們所以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是認為他們剝奪個人的自由，他們所以反對工團主義的是認為他們不顧

消費者的利益；因此基爾特社會主義是在二者的中間。

在他們的本身也沒有一定的界說，內中大概可以分做二派：一派是主張復興中世時代的地方同業組合，一切生產都歸同業組合管理。這種同業組合的組織也完全照中世時代的舊制。自然這是一種復古運動，他們的代表者是龐召 (Pettit) 和推雷 (Taylor) 一派是主張另創國民同業組合。他們的用意，雖和中世的同業組合制度一樣。但是同業組合的範圍和組織又不完全相同。這樣主張的有柯爾和霍布生 (Hobson)，可是他們兩個人的主張又不相同。

(二) 柯爾的基爾特社會主義

柯爾對於現代社會的批評，認為是勞資對立的社會，他在「民主政體的勞動」中說：

「現在的產業組織，是以工資制度作基礎。詳細說來就是一階級獨有生產工具，並且自己管理一切，他們的目的就在獲利潤，可是其他一階級不得把他

們的勞動，照市場公定的價格，賣於另一階級。所以一階級可以管理生產和產物；其他一階級，連自己的勞動，也要委託別階級管理，才能維持生活。這在主張國民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看來，不特牠的結果不合社會，這種制度本身，也是不道德的，也是墮落的。」

所以柯爾是從良心上，道德上反對現在的社會。再看他的主張怎樣。他說：

「要求管理產業的人，只有兩種，一是在事實上從事業的人，二是使用產業的生產物，而維持生活的人。產業的管理，歸入生產者的掌握，同時國家或者省市，代表使用者的意見，擁護他們的利益。」

他的意思是說：代表消費者的利益的國家，和代表生產者的利益的同業組合，共同合作造成一種新制度。這是柯爾與衆不同的地方。不過他以爲生產用具，雖歸生產者管理，生產用具的所有權，仍屬之於國家，否則不能解決產業管理問題。柯爾基爾特社會的組織，由上看來，也分雙方面，即是生產者方面與消費者方

面。在生產者方面，柯爾主張工頭和工廠監督，都由職工自選。選舉方法，則歸廠內各部，各自舉行，書記部可選出書記部長紡紗間可以選出紡紗工頭。總工頭由全廠工人直接選舉。總監督由全廠職員選出。全廠總經理是由工廠委員會選任的。委員會的職務，就在擁護各部的利益，增進各部的效能。委員選出的方法是由各部各間職工自己選出，做爲全廠的調濟機關。增進共同的利益，避免一切無益的衝突；作爲全廠的議會機關，就彷彿是工廠的議員。所以這種組織是縱橫的組織。

地方委員會是本地地方同業工廠委員會所分別舉出工廠代表組織成功的。處決同業各工廠間的衝突，同時也可分配各工廠生產數量。

國民執行委員會是由各地方人民所選出的地方代表，聯合從事同種職業的全國勞動者所選出的同業代表組織成的。牠的職權是調解各地間的利害衝突，增進全國各種同業組合全體利益的，不過關於各種同業組合全體問題，無權解決。國民代表大會是由各地同業組合社員推選出來的，專處理同業組合團體問題。

聯合委員會是由各種同業組合推選代表組織成的，牠的職務是專處決二種或二種以上同業組合間的利害問題；並且還互派代表以監督他種工廠；這樣也可以解決不同種企業的糾紛。

關於地方同業組合全體的問題歸地方同業組合評議會，再由地方同業組合評議會選出代表，組織同業組合會議，成爲國家的同業組合評議會。牠的權很大，關於同業組合的組織，同業組合的行動，都有決定與解釋的權能。牠對內是一個立法機關，最高審判機關；對外是一個交涉機關。因爲牠是各種同業組合代表所組織的。

在消費方面的組織，則看消費品如何。個別的消費品如布匹，糧食，可以組織消費合作社，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共同的消費品如自來水，電燈等可以組織「集合的利用評議會（Collective Utility Council）」該會分兩種即地方的與全國的；這與地方同業組合評議會，同業組合會議是相對的機關。

自治團（Commune）是由各種同業組合，各種評議會按社員的多少，平均推

代表，組織而成，就織而成，就是各種團體的代表會議，和現在的政府一樣。也有國民的和城市的兩種，如同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一樣。其職務分四種：

1. 管理財源和經費；
2. 裁判各團體的爭議，調解各團體的衝突；
3. 管轄軍隊同業組合，警察同業組合；
4. 不屬於各團體的事業，像地界的變更，議院的建設等等。

柯爾的經濟理論是產業國有論。資本的分配權屬於超然的自治團，絕不如現在的資本的金融機關擔任。那時對於資本的觀念也必不同，將認為是發達企業的工具，個人絕不需要。物價也必低落因為沒有利潤，只按生產費用規定價格，與現在的依貨物的供求規定價格不同。工資變為報酬，報酬是不根據貢獻的大小，即在生病的時候，老弱的時期也有報酬。報酬的決定，由各種同業社編製預算提出於評議會，由評議會附加意見書送交自治團統籌全局。在柯爾看來工資是和利潤，利息，地

利，等相同物件，基爾特社會主義既沒有那些的存在，所以工資的觀念根本要須改變。

第十七章 烏托邦社會主義

(一) 歐文和聖西門

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是一個商人又是一個理想家，他把雇主和雇員的間的關係放在合作上而不放在競爭上。並且建議社會的改造，以救濟勞動者的貧窮和悲慘。他相信人性為良善的，罪惡都是資本主義制度改造成的，財產私有，宗教，和婚姻制度在他看來都是自然秩序的障礙。他的基本理論是「人依其境遇而生。」；「人依境遇改善才能完善。」所以他當工廠總理的時候，就能改善工人的待遇，實現他的理想。現在的消費組合就是他的門徒遺傳下來的。他曾在蘇格蘭的紐芝納克(New Lanark)和北美的紐哈芒尼(New Harmony)組織共產村，舉行工業和教育的實驗。在這共產村裡有一個總委員會，管理一切內部的事務，又有其他委員分會進行同樣的共產村來往的關係和各種部分事業。他主張把許多的共產村聯合起來成一個聯盟。他和他的門徒在英國影響了改良工人生活的事實很多。

聖西門 (Saint Simon 1760—1825) 說社會活動的目的是在一以羣力來開拓地球。他認法國革命爲階級鬥爭，他認政治學根本是生產的科學，終究必被併入於經濟學的範圍內。他主張由工人階級作領袖組織一個國會，這國會是由三院組成的：一是創造院，由土木工程師，詩家，和藝術家組成之；二是考試院，由數學家 and 物理學家組成的；三是行政院由實業的領袖組成之。第一院是創制法律的，第二院是通過法律的，第三院是執行法律的。他的理想把社會組織成爲一個工廠的樣子，使全國成爲一個生產的組合。他以爲社會的政治改造必須放在精神的基礎上，否則不能成功。

他是一個神密主義者，他主張建設一種以耶穌教義爲根據，以改良窮人境遇爲目的的新倫理。他的人生觀可以用他自己說的話證明如下：

「詩人所想像的，以爲僅是太古蒙昧原始人類時期才是黃金時代。然而這寧可說是鐵鏽時代，還要適當些罷！黃金時代不在我們過去，是在我們將來，

在社會組織完全時代。我們的祖先是看不見的，我們的子孫才看的見。爲了他們準備路途是我們的義務。」

(二) 傅利葉和加具

歐文是奔走於慈善的設施，而爲社會主義的實行家；聖西門獻身於新宗教的建設；傅利葉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 熱心於新科學的發揮。所以克魯約特金曾說過：

「社會主義自其發生時期，在三種獨立的徑路上開始發達；代表者就是聖西門。傅利葉和歐文。聖西門主義發達爲社會民主主義，傅利葉成爲無政府主義。而歐文主義在英美則發達爲勞動組合，合作事業及所謂都市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底國家社會主義相反，倒和無政府主義有許多結合的地方。」

傅利葉一方應用重力爲物理的原則，以說明人類間「互相吸引」的原則；但他又認宇宙爲上帝的和借的創造物。他以爲改造社會須創造一個有秩序的，和諧的，

，經濟世界和政治世界的計劃；就是組織一種「法蘭齊」（Phalanx）由五百家人家所組成的地方團體。每個「法蘭齊」裏邊包括着資本家，勞動者和有創造的有想像力的人們。勞動應使他們發生興趣，單調的工作應該禁止，使人不愉快的工作應給以最高的報酬。人人都保證其有最低的收入如有盈餘則按一種規定的比例分配給各人。每一法蘭齊的人都共同居住在一個公共的華第內，並據有一塊三英里見方的土地。各地的法蘭齊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大聯盟，設首都於君士坦丁。他以為這樣貧人可以消滅，威權更無存在的必要，人人自然的自由可以有確實的保障，自然的和諧也可以成立，這樣推演下去自然是無政府主義了。

最後的烏托邦運動是被馬克斯派打倒的，他們的領袖是卡培，（Cabet E. 1788—1856）。在一八四八年歐洲大革命的時候，他成了一個革命家。他和歐文一樣刊作了一種小說，在他的想像中，述說一種農業的殖民地 and 國家工廠的計劃。他主張累進所得稅，廢除遺產和自由教育。他的著作在法國引起了很大的狂熱潮，結果在

他自己親身指導之下成立了一個共產的殖民地。

烏托那式的社會主義者們，雖然業已落伍，但他們的思想能用優美的文字表現出來，也能影響於人數不少，這派最主要的如自拉米（Edward Bellamy）莫理斯（William Morris），威爾士（H. G. Wells），和華拉士（Graham Wallas）

第十八章 多元主義的國家思想

(一) 多元主義與一元主義

多元主義 (Pluralism) 和一元主義 (Monism) 是對立的。多元主義盛興於勞動組合漸強的時候，也就是興盛於黑格爾中央集權的一元主義漸漸衰弱以後。在個人獨裁下邊才發生了社會有機體的國家觀，以爲社會有機體是超越乎一切組成其本身的，個別的有機體物之上，把國家觀爲倫理的，社會的最後結晶品，並且抬高了國家的地位。就是盧梭用公共意志來庇護自由也是這樣，但在反面也發生了同樣的效力，因爲他把國家和社會混成一個東西，同時又把無限的權力放在立法者的掌中。國家社會主義的學說，開始於產業集中之後，所以也採取了國家主權的觀念，竭力主張生產，分配，和交易諸手段收歸國有，這樣可使國家的活動大大的擴張到經濟利益的範圍中。

後來的政治學家對於統一的國家主權說發生懷疑，他們把權力的分立認是自由

的基礎他們不贊成中央集權，以爲國家與社會合爲一物與現世界的複雜的政治經濟的各方事實是不相符的。他們並不是否認人類的社會性，他們是否認人類的社會性祇是表現在國家這單一的組織中。基爾特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其目的即在使工人得於國家範圍以外發達一種完全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這樣才產生了狄曠（Lodovico Diguit 1859）的多元主義。

他不承認國家有什麼人格和主權，他以爲國家的人格不過是一種臆說，唯一的真實的人格乃是在人類——由社會互助而結合的人類。國家不是主權者，因爲國家也須服從法律種種限制。法律不是由國家所創造的，而是成立於國家的前面，並且居於國家之上。法律成爲必須，不是爲國家，更不是爲主權，是爲了有助於達到社會的目的。這樣重心不在國家的權利，而在國家的責任；判斷國家的根本特性，與其說是主權，毋寧說是公共事務，所以多元主義者說：「我們的日常生活，不只是國家的活動，或政府的活動。如宗教，文學，藝術等等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參

加各種團體，並不一定受國家的干涉，所以國家對待於我們的生活關係不是全部的而是一部分的。」

國際主義者也攻擊國家主權的學說，並指出國家不受國際法與國際裁判的束縛而產生的種種危險的結果。國際主義者要把「巨靈」(Gevistern)加以繹綫，而多元論者則在推測牠對內的至尊地位。國際主義者認爲主權國家的世界學說不適宜的原因是因爲世界上有中立國，保護國，附庸國，以後各種的國際機關。

多元主義比較一元主義是一種批評的政治學說；是不滿於國有的法律範疇的一種觀點：就國內而言，政府的法律和實際的勢力及權力未相適合，就國際而言，世界制度的基礎建築在無政府的狀態上，並不是在法律上。至於蘇俄和意大利的政府形態，則爲多元主義國家思想的變態形式，因爲他們政治的後邊都有一個黨在。

(二) 多元主義的理論和其特徵

多元主義者對於近代社會組織中的政治結合，非常重視。他們以爲由此所得的

利益往往較國家更爲真切，人們對於團體的服從更爲完善。他們以爲國家並非惟一的社會組織；其他社會往往因其目標而有最高權，和國家因其目標而有最高權相等。所以馬西佛（R.M. Maciver）說：

「國家和社會中其他團體一樣，也是團體的一種。在職務和機能方面說話，牠是含有結和性質的。國家固然能發表命令，但不過是爲防止反動而發，因爲那是牠擔負的義務。國家固然能創設各種權利，然而他並不能作一個恩賜品的分配者，不過是爲了創設各種權利而成立的社會機關，因爲不論如何，僕人並不能大於他的主人。」

多元主義者說，實際上國家不能違反其內部種種團體的反對，以實行其意志。並不承認國家因有武力，而予以任何最高的權利。他們極力主張一切團體均等的權利，在社會方面行使種種可貴的權利。所以主權爲許多社會所享有，牠並不是一種不可分的什麼單位。

多元主義者對於奧斯丁的主權學說加以反辯。他們以爲必須研究政治生活在迅速變化的社會制度方面的各種事實；非政治團體一天重要一天，國家去干涉是非常的危險。他們主張；政府的聯邦的組織與立法議會中團體代表的原則，是政府最有價值的方略。

然而多元主義並非放棄國家主權學說。國家依照地方分權團體利益，和代表的方向，限制其活動的範圍；並改造國家內部的組織。在每一個自主的社會中，須要有一個法律上最高統治的單一組織。

但是克拉伯 (Mr. Ho) 的多元論建築在「正義的感情」上。他以爲：凡人都有正義的感情；但在實際問題上那些個爲正義的感情呢？這就難於選擇了——尤其是在立法事業當中，更是有這種困難，克氏把多數表決主義作爲必要的手段，這樣多數的感情，也就當作實際問題中人們的正義的感情了。

第十九章 獨裁主義的政治思想

(一) 列寧

他的一生：

列寧 (Nikolai Lenin) 是在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生於西母比斯克 (Simbirsk) 省裡，他的原名是烏拉底米爾，意里基，烏里諾夫 (Vladimir Il'ich Ulanov) 他的父親是農家出身，熱心教育，也做過官。他的母親十分慈善，他的妻子也能幫助他作事業，這都是大家所公認的。他的長兄因為在一八八七年三月要想暗殺俄皇亞力山大三世被處死刑；同年列寧在一個大學裡念書因為革命運動，也被開除了。後來進到彼得格勒大學學法律和經濟得法學士任律師。他只到過一次法庭，後來他說：這些遺產——投炸彈，開手槍——是我們的東西，並且是專有的。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些事業格外擴大起來。所以就將律師丟開。

他在彼得格勒大學裡就已染了馬克司主義了，為多數勞動者所信仰，所以他們

說：「列寧是我們的教師，是給共產主義之光於我們的人，是我們的朋友。」

一八九〇年在彼得格勒被捕，過了很久的監獄生活。八九七年又放逐於西伯利亞，但他在那裡仍然是作宣傳工作。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首倡者普列哈諾夫，一看見了列寧的小冊子。他以為俄國已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運動的新明星。

他建設的火花雜誌是社會民主勞動黨分成多數派和少數派的媒介物，分裂的第一聲就是列寧在那裡發表的「應該做什麼」。在這篇文章裡痛罵社會革命黨說：「這類紳士諸君，不過是小紳士閥的代表者。」一切不徹底的主義和人們都被他罵了。火花的焰正在滔天的時，全歐的警察也都注意在他的身上。他有時在日內瓦，有時在倫敦，或巴黎，也有時在茂尼希，不律塞。

他分裂社會民主黨創設多數派，是打擊所謂投機分子和機會主義者，因為在列寧看來，第二次大會裡的馬爾拉夫已竟不是馬克司主義了。那時他說：「縱使我一個人，我決不卸下革命的馬克司主義的旗子。」他在一九〇四年公開的做了一個小

冊子「進一步，退兩步」討論分裂問題。

在一九一〇年刊布了一本「唯物論與經驗的批判論」是他可驚的最大的努力的最大結果。在這書中征服了一切的反對者，確立了共產主義的基礎。他所以能成爲一個著作家的原因是因爲他在巴黎國立圖書館二年之中讀過驚人多的書。

列寧的煽動力是特別的大。有一次彼得格勒的機器工人巴達益夫見了列寧說：「我們想從此參與主要的立法上的事情，不論是預算或各種議案或立憲民主黨所提出的什麼案，我們都想加以修正，我們現在要和你們權商。」他回答說：「先生！預算，修正，議案，這些東西是做什麼的？你是勞動者啊！國會是爲支配階級而設的，你要登上演壇容易懂得的話，把勞動階級的生活及痛苦告訴全俄就好了。你只要敘述資本家的支配兇暴可怕，向勞動者鼓吹革命，在反動的國會前邊罵議員是惡棍是掠奪者就好了。你要提議就這樣提議案：我們從今年起以三年爲期，把一切資本家及地主諸君，都提來吊在往來的電線桿上，這就是真實的提案。」這位工人

居然就在議場上去演講。

一九一七克倫斯基政府成立，列寧回到故國，多數派和少數派在彼得格勒開聯合會議，列寧說：「拋棄歐洲的德謨克拉西那種污穢的衣服的時代已到了。這次革命有進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倘使全俄一起無產階級革命，全歐將起而響應的。」但是贊成他的主張的人，只有一位。七月革命失敗以後，他又跑到芬蘭去了。

十一月七日的蹶起，日期是列寧訂的，蘇俄的威名才振動全球。俄國革命成功後，列寧被推為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一九二一年起身體不建，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就死了他的著作。

1.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 (1899)
2. 進一步退一步 (1904)
3. 唯物論與經驗的批判論 (1910)
4. 資本主義最後一階段的帝國主義 (1915)

5. 國家與革命 (1917)

6. 革命與考茨基 (1918)

7. 左翼左稚病 (1920)

列甯的基本理論：

列甯以物爲一切理論的出發點，所以結果歸宿於功利主義。他對於文學，美術，哲學，甚而至於道德，都十分濃厚的帶些功利和黨派見解。他對於功利主義是由勞動說起：他所以必帶黨派色彩的原因，是他對於自己的黨認爲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也正是他的階級意識的表現。他對於哲學的派別，也是認爲受到政治影響，而自然發生的階級理論的爭鬥，觀念派代表一個階級，物質派代表一個階級。因此爲了無產階級的利益，必要同觀念派哲學作憐憫的戰爭。這種戰爭的方式，不只是在武力上，政治上打了勝仗就算完了，還要在經濟上和經濟組織上顯出優越的成績，使資本帝國主義造成的各種經濟恐慌不能侵越一步。

他盡量的想打倒上帝，他認爲上帝是共產社會組織的最大仇敵。但他和他的同志却未能把宗教性完全拋開。他說：

「哲學的觀念主義，並不十分是絕對的說謊，因爲這個主義與物質主義都是從同此土壤發生的。但是哲學的觀念主義，一旦趨向於教權主義，立刻就變作說謊，變作不結果的花，因爲在無限繁複的知識系統中原有許多階級，哲學的觀念主義，把其中的一個階級變作一個絕對的，把一個小塊的實在，變作全塊。

「從辯證的物質主義立點考慮，哲學的觀念主義代表絕對智識的諸多界限之一，諸多方面之一，諸多面目之一種偏而跨大的擴充，把絕對的智識從物質，從自然撕開，奉以爲神。觀念派從整個現象取出一部分來，剝奪其與物質的關係，同時又把一部吹脹了，作爲一全個，又任由這全個取得諸多絕對的尺度。在那一方面，辯證的物質主義却不然，常曉得這樣的一部分，既從他的普通

關係撕出來，又與物質分離，並無什麼實在而是不結果的花。所以我們在主觀主義中，在主觀的妄想中。在一部分爲全體的心境褊狹的和偏於一方面的態度中（這種態度把部分吹脹，變作一個完全系統，就使這個系統冒充絕對）看作觀念主義的諸多智識的根。」

他不但認爲觀念主義是對無產階級的一種恫嚇，他並且在法理學裏找到觀念派的殘餘，因爲法理學首先規定許多個人的權利，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公利原則相背。

他嘗用算學，力學，物理學，化學中的理論揭露辯証的相反，是互相不能解脫的繆結，他還能從這裏證實全部科學都是基本的辯証的，從辯証的相反而進行，自然科學是這樣，社會生活也是這樣。黑格爾說的；「自然就是辯証的試金石，唯物派必要感謝自然科學，因爲自然科學無一日不供給新材料，以試驗這種學說。」列寧完全同意。

列寧的國家觀：

他的國家觀完全同意於恩格斯和馬克斯，認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所以他說社會國家用恩格斯以下的話：

「國家絕不是從社會外加于社會的一個強力，也絕不是如黑格爾所肯定的是『道德思想的實質』，『理性的外形和實質』，牠是社會發展到了某個階段的產物；牠是社會到了本身有不可解決的矛盾，和不可調和的衝突而又無法擺脫時的體現。而且爲使這種矛盾，使這些經濟利益衝突的各階級不致相互破滅，爲使社會不致破壞於沒出息的鬥爭當中，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站在社會之上而實際則用以緩和衝突，而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之外的力量，就成爲必須了。這個由社會產生而超出於社會之上，且逐漸與社會脫離的一種力量，便是國家。」

他們兩個人的意見是認爲；國家的出現，是以階級矛盾在客觀上的不可調和性

爲判斷。就是說；何時何地有這種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同時同地便有國家，這種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性的程度有多高，則國家發展的程度也有多大。

他又反對一般人們對馬克斯主義的曲解和修改說：

「這種曲解和修改，有兩條主要的路線：第一資產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學者，因爲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逼得他們不得不承認，國家祇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那些地方才會出現，他們因此就得修正馬克斯的理論說國家是調和各階級衝突的機關。但是就馬克斯的意思來說，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則國家既不會發生，亦不能存在。而俗學的資產階級的大學教授和一般政治家（他們還往往摘引馬克斯的著作來作參考呢）。則以爲馬克斯的意思是說：國家就是階級調和工具。就馬克斯的意思說，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別一個階級的統治機關，牠的目的，是在秩序的建立，而這個秩序是要使這種壓迫成爲合法，並且使牠鞏固起來，同時即以緩和階級間的衝突。反之，小資產階級政客們的意見，以爲建立秩序就是

調和階級間的衝突，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之壓迫。所謂緩和階級間的衝突，在他們的意思以爲就是調和，而不是消除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鬥爭的方法。他又說：

「考斯基派的修正馬克斯主義，比較更爲巧妙了。在理論上他們並不否認國家是一階級的統治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性。但是他們忘記了或抹煞了下面的話；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如果牠是站在社會之上而逐漸與社會脫離的一個力量，那末，很明顯的，被壓迫階級之解放，不但非有暴力革命，而且非把統治階級所設立而使國家與社會分離的政府機關破壞，是不可能的。」

他以爲；要保持一種超出於社會之上的特殊的公共力量，賦稅和國債便成爲必需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也訂立起來了。這樣才能把被壓迫階級壓住，才能用剝削來的金錢以壓迫被壓迫階級。

資本主義以後的過渡時期：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

他同意馬克斯的意見，認為由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中間有一個革命的過渡時期。一個政治的過渡階段是與這個時期相符合的，並且在這個時期的國家，除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之外便不許有別的形式。

這種認識是馬克斯和列寧由階級利益矛盾的不能調和性推論出來的，就是說和他們的國家論前後是一貫的。

這種專政的來源，是建築在德莫克拉西的破產上。他以為德莫克拉西是少數人的，是利於富有者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並且由選舉問題的規定，可以看出德莫克拉西的結構來，婦女除外，窮人沒份，金錢力量的活動，各種報章的鼓吹，從真正德莫克拉西的原則看來，全是層層的限制，把大多數人摒出於政治之外。他常引用馬克斯的話：「被壓迫者每數年得到一次允許來決定壓迫階級中誰將到國會裏去代表他們，欺壓他們。」

他以為從現在的制度進步到「逐漸擴大的德莫克拉西」這一種進展，決不像自

由派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直接和平穩的；是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非此不會成功，如此才可以破壞剝削人的資本國家的抵抗。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被壓迫者先鋒隊的組織居於統治階級的地位以鎮服從前者的壓迫者，這種從前的壓迫者的活動在他看來是一種反革命的行動。他以為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擴大了德莫克拉西的範圍，並且是無限制的擴大；但是在用鎮壓或暴力以制止資本家的反革命的地方，便沒有自由和德莫克拉西的存在。

所以他說：

「爲擴大的民衆所有的德莫克拉西以暴力加之于人民的剝削者和壓迫者，就是說把這種剝削者，放於德莫克拉西之外，——這便是由資產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中的德莫克拉西之改變。」

他以為；資本家完全消滅，資本家的反抗已經澈底的消除，共產主義社會業經實現；自然這時候階級不復存在，社會的生產關係不復有什麼差異；國家既失其存

在，而人們也有自由可講；所謂真正的，完全的德莫克拉西才成可能，才能夠實現。他並且說那時德莫克拉西也就開始衰亡了，因為一切資本剝削的醜惡，野蠻，狂妄，以及無限量的卑鄙無恥的行爲都已掃清了，人們不用任何強力，只是遵循社會生活的規律，根本談不到什麼德莫克拉西不德莫克拉西。

他不反對烏托邦派，承認個人是有越軌行動之可能與必然，亦不否認有制止此種行動的必要，不過他認定，對於這些絕對用不到一個特殊的鎮壓機關，也用不到一種特殊的工具去制止牠。武裝的民衆即負有此種責任，這種責任的輕易，正好像在現在社會中一羣文明的人們去和解兩個鬥毆者，和禁止強姦婦女那一類的行動一樣的輕易和簡單，列寧並且找出越軌行動的原因說：「破壞社會生活之規律的越軌行動，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剝削民衆，使民衆陷於災患貧困所使，一旦這主要原因去掉，越軌行動也就必然的會消滅。消滅的程度和速度如何，雖不得而知，但牠終歸于消滅乃是必然的結果。到了這種越軌行動消滅了，國家也就隨之而消滅了。」

社會主義時期：

列寧常引馬克斯的話：「我們這裏（是指在分析黨的政綱）所要討論的，並不是一個已經在牠自己基礎之上發展着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一個初期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這個社會在經濟，道德，和智識各方面都還遺留着舊社會——牠是從這個舊社會的胎胞中產下來的——痕跡。」並且以後列寧自己也說過：「這樣的一個共產主義社會——初期從資本主義的胎胞中產下來，而各方面還遺留着舊社會的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斯就稱牠爲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或最低形式。」這樣他和馬克斯一樣，都認定過渡時期之後還有一個社會主義時期也叫共產主義社會初期。

他以為在社會主義時期中，生產工具在這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是屬於社會全體了。

平等是最高的威權，拉沙爾（被他認爲是小資產階級）說：「每一個人對於他

所獲得的與勞動產物相等的一份是一種平權。」也被列寧所否認了。他也是引馬克斯的話證明拉沙爾是錯悞。

「我們在這裏確實有平權的：但是這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權利，牠像別的权利一樣，早就包含著一種不平等在裡面的。一切權利都是同一規度之施行於事實上各不相似又各不相等的人們身上，因此所謂平權，實際上就是平等的破壞，亦就是不公平。實際上每一個人既經盡了像別人一樣多的社會勞動，他就可以獲得社會生產物之相等一份。雖然，各個人之間還是不平等的：一個人強些，第二個人弱些；一個是結婚的，另一人卻沒有結婚的；又有一個人兒女較多，其他一個卻只有很少的小孩，諸如此類，各人都是不同的。」

「所以相等的勞動和因此而從消費品的公共貯藏所中領取相等的一份，這樣實際上可以使一個人所獲得的多於其他的人，使一個人比另一個人富些；爲要免除這一切，權利是不應該平等，而應該不平等。」

由此列寧判斷的說：

「所以在共產主義的初期形態中，還不能實現公道與平等；貧富的差別，不公平的差別還依然存在的，但是人剝削人已竟是不可能了，因為那時要把生產工具，工廠，機器，土地等等攫奪來據為私有財產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法權，還沒有消滅；這種法權還能使不相等的個人，做了不相等的（實際上的不相等）工作，而得到相等的生產量。列寧和馬克斯一樣地認為這種缺點是，共產主義的初期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不能夠立刻就任何社會經濟的基礎推翻了或立刻就建設起來了。

這時不但資產階級的法權還存在着，國家的形式還是必須的，這種國家保持着生產工具的公共所有權，保持着勞動的平等和生產品分配的平等。

因為既沒有資本家又沒有階級所以國家是衰亡下去了。可是爲了資產階級法權的保護，國家才未能全然消滅。

共產主義時期：

列寧同意馬克斯，以爲共產主義時期，是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意義完全實現出來。他們以爲在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形態中，由人類受制於分工的原則所製成的奴役人類消滅之後；使勞心者和勞力者之間的差別也就隨之而消滅，勞動由謀生的工具變而爲生活的第一要務。一切社會上自然的財源，都被人類急劇的發現出來，就是說「一般的生產和勞動都建設起來，這時資本階級法權的狹隘天空之籠罩才能夠完全脫離，而社會也就從此實現真正的平等。」

列寧以爲國家和自由是不能併存的，他說：「國家還存在的時期，自由，是不會有的。一旦有了自由，國家就不會存在了。」完全自由的實現就是國家的完全死亡，這種死亡經濟基礎是生產工具的轉爲公有的產業，僅僅靠着奪取資本家的財富是不能消除一切的不平等的。

他以爲：資產階級法權狹隘的天空逼迫人們像謝洛克 (Shylock) 吝嗇的猶太商

人）一般的冷酷，不大氣，整天的斤斤於計較我比你多作了半小時的工作，比某人少賺了一元錢；這種現象到了共產主義的最高形態時，都能消滅。社會到那時絕沒有分配給每一個份子生產品數量的精確計算的必要。同時他又聲明；這種宣佈在資產階級的觀點上看來，以為這是純粹的烏托邦的社會秩序，是很輕易的事。他並且非議那些譏笑社會主義者的人們——他們譏笑社會主義者允許各人有權向社會取得多少麵包，多少汽車，多少鋼琴等等，而對於公民的勞動沒有任何的監督。但他也承認，這種事實是社會主義者的一種「預知」，相信牠必然的來到。一般人對於馬克斯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爭辯，就常常是把這些遙遠將來的問題當作目前政治上不能容緩的問題。

但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分別如何？他則作以下的論斷：

「初期或最低形態的共產主義和最高形態之間的政治上的區別，自然因時期的不同而不同的；可是在目前資本主義之下，來加重這種區別，實則是很可笑的，也

許只有幾個無政府主義者把牠看作，等重要的問題。

「但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科學的區別是很明顯的。一般的所謂社會主義，馬克斯名之爲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或最低形態，就生產工具之變爲公共產業這一點而言，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此處也是可以適用的，不過我們不要忘記，這並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馬克斯的解釋的最大的意義是在：此處他還是一貫的應用唯物辯證論，進化論，而觀察共產主義是一種從資本主義中進化出來的產物。馬克斯絕不用那些學究們所想像和吹噓的「學術的」定義，和許多字面上的無意義的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他只是對於「何謂共產主義之經濟發展的階段」問題加以分析就完了。

「在最初形態或最初階段中，共產主義還不能達到經濟上的成熟，亦不能完全脫除資本主義的一切習俗和一切痕跡，因此我們看到，在這共產主義的最初形態中，保留着「資產階級法權」狹隘天空的有趣味的現象。資產階級的法權，就其對消

費品之分配而論，當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強迫人民服從的機關，這法權便等於零。

因此在共產主義之下的某一段時期以內，不僅是資產階級式的法權，甚至於資產階級式的國家，也許可以留着的，但是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了！……

「德莫克拉西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的解放爭鬥中是有極偉大的意義的。但德莫克拉西却不是一個不可超越的界線；牠祇是從封建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進化過程中的階段之一。

「德莫克拉西包含着平等意義。如果我們能夠從消滅階級的意義上去了解平等，則無產階級為平等與平等的口號而爭鬥有何等重大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德莫克拉西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已；所以在社會全體份子對於生產工具的使用平等獲得了之後，也就是說在勞動的平等和工資平等的獲得了之後，在人類的眼面前必然的立刻會發生一個從形式上的平等到實際上的平等的更進一步問題，

也就是說，發生一個實現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原則的平等問題。要經過這樣的階段，應該用那些實際方法，人類才能夠達到這一個最高的目的——這些我們不知道，而且也不能夠知道。但有一點頗關重要的，就是我們應該說明平常資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無限制的撒謊；在他們的觀念中，一若社會主義是一件無生命的，死驅的，永古不變的東西，殊不知是實上却只有在社會主義時代，才能開始發生迅速的，真正的，實際的人羣進化。在這進化運動之中，起初有大多數人民，繼則全體人民都來參加了，這種進化是社會和個人生活的各方面都在進行着的一種運動。

「……德莫克拉西是在形勢上承認一切公民的平等，就是說，一切公民都有平等的權利，來決定國家的建設和國家的行政。而從這一點又跟發生了德莫克拉西發展的一個階段，牠首先就使無產階級緊密的聯合起來，成爲一個革命的階級以反抗資本主義，而且使牠有機會能夠去打毀和破壞資本主義而使之成爲片屑般的，並且從地面上掃除一切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不管牠是共和政體的）；常備軍警察機關

，和官僚；而代之以「更德莫克拉西化的機關，可是這依然是一個國家機關。不過牠是由工人階級的武裝羣衆所組織的，這個武裝組織到了那時，已經成爲全體人民參加軍事的組織了。

「此時就發生從量改變到質的情形了。德莫克拉西發展到了這個階段時，牠就脫去了資本主義的框子，而開始牠的社會主義改造。假使真正全體人民都來參與國家行政的話，那末，資本主義便不能接續下去。而事實上，資本主義之發展，已經親自創造好了使真正的「全體」人民都能參加國家行政的一切先決條件。例如普及教育一端，我們可以把牠歸爲這些先決條件之一，牠已經在許多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實現了；再則由巨大的複雜的和已經社會化的機關如郵政，鐵路，大工廠，大商業，銀行等等訓練成千成萬的工人，使之受到教育和紀律化。

「有了這樣的 種經濟的基本條件，便可以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推翻了資本家和官僚，而用武裝或全民武裝的組織來代替從事於監督生產和分配的事業，計算勞動

和生產品的分配的事業；不過監督和計算的問題不能與受過科學教育的工程師，農業技師等等的問題混爲一談的。這些先生們雖然今天還在資本家的號令之下討生活，可是明天他們便會更好的來替武裝的工人階級服役的。」他以爲；工人有了相當教育之後，像那種在共產主義初期形態中佔重要位置的簿記和監督的事務，不但是比較現在資產階級的社會都簡單化，而且均可由工人階級自己去幹；自然國家這時就漸漸失去了政治的性質了。本來像那些開收據，算加減乘除的技術人員，確實是和作一件機器沒有分別，滿可不必用特種階段的人來管理。又在另一方面說，人們都工人化，工人都員司化，實行管理簿記並監督一切，這才是德莫克拉西在共產主義社會之下的實現呢！

列寧不僅這樣講下去，並且他還說：

「整個的社會將成一個監督機關和一個工廠，大家同等的勞動獲得同等的工資。但是這個工廠的紀律。無產階級在征服了資本家和推倒了剝削階段之後，要廣大

的應用到全社會去的紀律，絕不是我們的理想，而且與我們的最終目的距離還遠得很，牠只不過是爲要達到澈底肅清社會上一切資本主義剝削的卑鄙粗野與醜惡，和使我們能夠繼續向前進展所必需的一個階段而已。

「當全體或甚至僅僅大部分的社會，已經都知道了管理國家的方法，已經把這些管理的事務執住在自己掌握中，已經組織起來監督極少數資本家，監督願意擁護資本主義的惡習的紳士先生們，和監督那些因資本主義而深深墮落了的工人們的時——從那個時候起，對於任何形式的國家之需要遂開始消失下去了。德莫克拉西愈是完備，則與牠變爲廢物的日子相距便愈近，由武裝工人所組織的國家愈見德莫克拉西化（這時從國家的原議上講，牠已竟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了）則一切形式的國家開始衰亡也便愈速。因爲當大家知道了管理，而且已竟實行管理社會化的生產的時候，當大家都已竟實行管理登記和監督那般蛀虫們，貴人們，驢子們，以及與這些相類似的「資本主義習俗的擁護者」的時候，——到那時候要迴避這種普遍的

登記和監督或管理，就自然而然地日益困難了；一切企圖迴避的計劃必然會很迅速的被發覺出來，而受到嚴厲的處罰（因為武裝工人都是很重實行的人，而並不是富感情的知識分子可比；他們不願與任何人開玩笑）這樣，使人們遵守一切社會生活的簡單的基本規條的必要，也就成爲一種習慣了。

到了那時，從共產主義社會的初期形態到牠的最高形態的過渡的門戶已竟大開，而國也就完完全全的死滅了。

自然在列寧以爲這就是達到了共產主義時期中了。

（二）莫索里尼

莫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在當初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因為歐戰發生，他主張意大利參戰，所以社會黨把他開除黨籍。他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組織法西斯蒂團（Fascio de cempoartment）

他的政治思想，並沒有統一的理論，和理論的出發點，這也是因爲他重視行動

而不重視主義和理論的原因。

法西斯蒂 (Fascism) 究竟是什麼？這是提到莫索里尼時必定要引起來的一個問題。法西斯蒂可以說是政治上和社會上的一種運動，這種運動是以重行設立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程序爲目的，並以羅馬帝國天主教會所創的歐洲文化上的習慣爲根據。自然法西斯蒂對於文藝復興時代。宗教沿革時代，和法國革命時代所產生的個人主義是相反了。所以有許多人說法西斯蒂是：「假借宗教，因利乘便」。在一九三二年意大利所編制的百科全書關於法西斯蒂係莫氏親撰，他的解釋是：「道德的，有歷史性的，反對個人觀念的生活，在此項生活中，個人不脫離社會環境及其傳統」——莫氏認爲法西斯主義，與僅爲空疎的懷疑主義或物質主義適處於水火地位。蓋法西斯顯然爲確定的積極的主義，爲政府與祖國較高的利益計，而企圖發揮紀律與個人活動。此二者均係代表道德性之實際，而以能繼續進步爲條件。政府或民族的停滯不進，即爲其覆亡之朕兆。凡一政府不僅以能施行權威爲滿足，且須證明在其生

存中，具有精神的力量。」

意大利在一九一一年以前，人民的傾向大概分成三個方向，這三個方向就成爲法西斯蒂的先聲了。牠們是：

- 一，天主教生活的恢復；
- 二，工團主義；
- 三，民族主義。

據法西斯蒂的主張者說，法西斯主義是拿這三種主義融會貫通而成的；牠的根基就是意大利歷史上的習慣。這正是如同哥德（H. F. Goethe）說的：「假使沒有歐戰，沒有俄國革命，意大利也會有法西斯蒂發生，不過怕沒有這樣熱烈罷了。」

法西斯蒂的主張者又說，歐戰以後，意大利的經濟幾乎要破產，幸而有這些革命家，並且有這次革命的首領，莫索里尼。他的一切行爲都能顧意大利民族的固有習慣。他的使命就是：依照羅馬帝國時代天主教時代歐洲的舊習慣，建設歐洲的新

政治新社會；這一條道路是十分穩健的。

法西斯蒂發生的主要原因，既如上述，但牠的主要原則是怎樣，我們可以分別寫在下邊：

一，國家論：國家是政治的結合，是壽命很長的有機體。牠是自然界應有的東西，國家的統治權是上帝賜與的。所以除了上帝之外只有國家了。人是社會的動物不能不在社會上生存着，但是社會如果沒有統治權是不能生存的。莫氏說：「法西斯主義（Fascism）的基礎，就是愛國主義。」又說：「國家不代表任何一個黨派。國家代表整個的國民。他是包含一切，超越一切，保護一切的。」莫氏並認最高的政體是民族式的國家。因為他以為在這個政體中，民族的結合和政治的結合，是合而為一的。人類的政治目標，民族國家，是在建設一個世界的民族國家，有公共的統治權和民族自覺心。但他們反對國際主義者的滅削各國家的主權；以為要建設更高的統治權，不可反而破壞現有的統治權。

莫氏以爲國家的機關如政府，在可能的範圍中，應當離開經濟；因爲國家的職能是爲警察教育和軍事。

二，統治權的解釋：他們承認統治權，在最初是個家長式，後來是隨各種情形而變異的。牠的主要條件是得到人的信仰：如果不能隨時變化，那牠絕對不會得到人民的信仰。他們同意塔培勒利（Tappelerli）的意見，塔氏說：「統治權是爲社會而存在的，但不是社會能生出來的。統治權的發生，同生物的發生一樣，是自然而然的。一個有名無實的權威去了，必定來了一個真正的權威。否則社會要幾於解散了。」這正是法西斯團政府的來源。

三，道德的威權：法西斯蒂的道德觀是來自宗教，所以他們承認教會是個道德的權威。可是在意大利，認爲天主教爲國教，訂在憲法中。他們反對以倫理學作個人或國家判斷是非的工具。主張國教的管理應當獨立於國家之外，所以在一九二九年法西斯蒂政府給教皇了一塊土地，成立他的小小的國家。

「暴力並不是不道德，有時還是很道德的。」這是莫氏自己說的話。並且他認為暴力還是神聖的東西，他又說：「……如果設有那四十八小時的暴力，恐怕不能有今日的光明吧！我們在那種短時間之中，已覺得着用四十八年的說教和宣傳也不能得着的結果了。所以暴力在除這種痼疾的時候，就是神聖的必要的東西。」

反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莫氏說：「我不崇拜所謂羣衆這種新神，因為牠是德莫克拉西和社會主義者所造成的。他們以爲；羣衆因爲佔多數，所以爲正當的。豈不知這純粹是錯誤，與其說是正當，毋寧說是不正當。其實人類社會的最大變更，大概是少數人所發起，這是歷史上的事實，羣衆即粉身碎骨的勞動，也不值得我們的贊許。」他又說：

諸君倘若欲生存，就不可先廢止那饒舌的議會制度，諸君應當把權力交於行政部。又諸君欲生存則對本世紀最重大的問題，即勞資的關係，加以正視，這問題我們法西斯黨已完全的解決，我們把資本與勞動平均的置於共同目的之

前——即意大利民族繁榮與偉大之前——而由此得到解決。

「所以我們不能不採用工團主義。人所以爲：『你們的工團主義，一切的一切，恐怕終于像社會主義的一樣吧？並且你們一定激成階級鬥爭。……』

「但是，我們的工團主義就和別的工團主義不同。不管有什麼口實，我們是不許在公益事業裏而有罷工行爲的。過着今日這種經濟的危機，我們要高倡各階級間的協力並要極力把這個觀念，深印入我們各組合的腦海去。……法西斯主義的事業，就是使民衆有機的和民族合而爲一，使民衆常常準備去應民族需要民族時的要求。這和藝術家因爲製造他的作品去取用他的材料是一樣的。我們若有在『羣衆形成民族的生活和歷史的密接部分』的時候，才能够有對外政策。」

這種不敢承認資本主義是善的，社會主義是惡的原因和也不敢承認與此相反的政策。

原因，是爲擁護他的行動——即英雄主義的實現。這種英雄主義是超乎個人的，超乎社會的更且超乎階級的，民族主義的首領主義。

勞工憲章：

法西斯主義我們是不會明瞭的，因爲牠好像是非二十世紀科學時代的產物，矛盾是特別的多，我們只好寫出他們的條文來看看。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公佈的勞工憲章，現在我們寫在下面；

一，意大利是一個有機體，牠的生命目的，都在個人或團體之上。牠的道德個體，政治個體，經濟個體，由法西斯蒂政府實現之。

二，各種勞動，無論是勞力勞心，都是社會上的義務。所以工作受國家的保護。全部分生產事業，是國家通力合作的事，他的最大的目的，在謀個人的福利，增加國力。

三，職業上的組織，如工聯之類，可以自由有的。但是正式代表雇主雇工

的組織，必須經過法律上的承認，方可以同政府或其他團體辦交涉，可以制定大批勞工的合同，可以募款，辦各種會務。

四，無論什麼勞工合同，雇主與雇工兩方面，都應當以生產事業爲前提，謀生產上的鞏固。

五，一切勞工爭執，由國家的勞工署處理，處理的時候，對於合同方面，勞工新環境等等，均有相當的參考。

九，個人對於生產，缺少創造力，或者他的生產事業，與國家利益有關，國家方面有干涉經濟事業之權。或者監察，或者幫助，或者指導都可。

十，勞工糾紛，先讓公會調停；調停無效，方用法律解決。關於個人合同的解釋，職業聯合會可以先行調處。最後的解決，歸勞工署，有關係的職業聯合會，可以加派顧問到署中。

十一，職業聯合會可以訂定大批勞工合同。對於雇主與雇工，兩方都要顧

到。這項合同，要規定訓練方面，試用時間，工作時間，與報酬，不合格者作爲無効。

十二，工聯的辦法，公會的調停，和勞工署的斷定，都要使得報酬上，可以維持通常生活，一方面又要使生產事業，可以繼續維持，這須看情形，隨時酌定的。

二十三，勞工交易所，由公會支配。一切行市，可按照國家對於雇工的調查。雇主可以到所中，取出單子，自由擇用，但是對於法西斯蒂黨員和承認了的工聯中人，儘先雇用。

二十七，法西斯蒂政治，主張第一要改良殘傷保險制度；第二爲產兒保險；第三爲疾病保險；疾病保險之中，先注意職業上所發生之病，及肺病；第四爲失業保險；第五爲青年婚姻公積金制度。

以上我們看的很清楚，全爲國家主義的表現；至於所謂勞資調和實在是未顧及

到現代社會的組織和未認識剝削二字的意義。

社會政策：

他們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自然是莫氏意旨的表現了——大意如下：自然賦予人民以土地，山陵，江沙，森林，礦產等等，故當屬於全體的人民。當一個人享有這種財富時，他自己應當感覺有運用這種財富為全國謀福利的責任。如果他應用這種財富反對全社會的利益，國家應有權力剝奪他這種財富的來源。生產如人力技巧，發明，經營，組織，仍然屬於私人。國家應用保證每一個創造的生產者，無論是手工工人或腦力工人，應享受他生產的利潤最大部分。所有鐵道，托拉斯等生產完全收為國有。這樣大的生產系統於是完成，每一個創造的生產者皆負責任。爲了要實行這種政綱，他們才要把工資鎖練下的工人解放起來。他們自己以爲他們的目的是在自由的土地上，有自由的經濟制度的自由人民。他們並自認爲只有他們才是這種國家的負責代表者。

總結：

法西斯黨的根本原則，很難作一個統一的總結，我們把他們的主要原則總結作以下數條：

一，主張個人的利益與團體的利益相符合，國家則立於判斷的地位上，否則國家有干涉權。

二，本於上述一條，故個人有私有財產權，有了私產，方才有家庭上的結合，謀得真正的自由。

三，私產不過是一種公共的信託制度，假使人濫用這種制度，完全不負責任做去，那末國家可以取締他的權利。這就是說人民有了公共責任心的表現，才可以有政治上的權利。

四，階級鬥爭，有時是不免的，但不一定準有，惟主張階級鬥爭，那就是叫人們同室操戈，結果必定兩敗俱傷。這些人不應有政治權。不過個人競爭，不是階級

鬥爭，個人競爭是好的現象，因為能造成動的生活，能夠提高社會的地位。他們叫牠爲『才能的競爭』。國家可以用公道以處理階級鬥爭。

三 克馬爾

克馬爾 (Mustafa Kemal Pasha 1880) 能縱垂危之中把他的祖國救出來，在頹唐混亂疲乏的狀況下，建設了新生命的土耳其，是二三萬萬回教徒的指南針，他使土耳其能在世界上活動，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雖然他未按第三國際所指示的方針去作。

克馬爾以前，土耳其活動的一切，是汎土耳其主義與汎回教主義，但是克馬爾則作以下的講話：

「我們所以陷於今日苦境的原因，雖有種種，可是其中自我們歷來的君主，常夢其不能實現的計劃，實是一個最大的原因。他們常夢想建一個抱擁所有的回教徒與所有回教民族的一大帝國，即所謂汎土耳其主義與汎回教主義；這

個夢想才是使土耳其革命主義者投入戰渦的裡頭。與耽溺于雲上的空想，所謂空中樓閣，實是指這個說的，然而吾人的政策，實際與此相反，比較是地上的，是實際的；我們不用說對於回教國民的在他國內的同種民族的運命，是有絕對的利害的；我們是希望他們的幸福與繁榮的，若在他國內的回教徒，各各能獨立能擺脫外來的羈絆，實是我們很歡喜的事件；我們揣想他們要踏襲我們的復轍，所以用很大的興味來看他們的獨立戰爭。然而我們若以這個感情來當作國而信奉汎回教主義，這是導我國家我民族於危險，並且不是我們本來的面目，所以要加否認。我們雖同情於他們的目的，可是我們不能爲他們同他們共同作戰；我們的目的是單在得我們的獨立。在這個目的以外的任何事件，我們是不願意爲他們流血。」這樣我們看出克馬爾的主張是很單純的了。

歐戰後的土耳其真有令人不能忍受的苦痛，各國的軍隊如鐵桶似的鎮壓在牠的四圍邊境，尤其是希臘軍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在斯姆那上陸。一九二〇年三月聯軍占

領君士坦丁；所以在克馬爾領導下的國民黨大會，遂在亞馬夏開會，他當時說：「我們的敵人，一，是仰外國人的莫息的君士坦丁政府；二，是與侵入土耳其的外國軍互通聲音的國內異教民族；三，是想滅亡土耳其的諸外國。」

新國民黨的第二次大會，地點在挨爾斯倫，決定了幾條國民公約，作為活動的指導，主要的是：

一，我們的基礎原則，是在防護回教徒的哈里大的奧托曼帝國，在這一點我們要與帝國的其他諸州取一致的行動，可是像這樣的合作辦不到的時候，那我們就要以防禦東部諸州自任了；

二，土耳其的領土是從亞力山大勒達港所劃至摩斯爾之線的北方的全體；

三，對於英法的勢力範圍，不主張硬收回，在這裡要注意的是當時的大會，是以防禦克馬爾的職權所管轄的東部七州為第一的目的；蓋帝國的其他地方暫時雖無暇顧及，可是對於這個東部七州，絕對是不許割讓與外國人及隸屬於他人

之勢力下的。

在這次大會並且組織了一個「東部亞那烏里亞權利防護協會」即以克馬爾爲委員長，積極的實行這次大會所決議的議案。

同年的九月十三日又有二次大會，是在西凡斯舉行的，各地方的代表，比以前更多了。這次所採取的決議案比上次只以東亞那多利里爲主眼的是大不相同，這是以土耳其爲主眼，以防禦全亞那多利爲目的。主要的宣言是：1，土耳其絕對不能忍受牠的獨立的拘束；2，對外要求即刻自斯姆那，亞達那撤兵；3，對內則攻擊君士坦丁政府的內閣的不信任；4，承認第一次大會的議決案；5，設立常務委員會以克馬爾爲委員長；6，將各地方的義勇軍，改變爲國民軍。這樣土耳其國民黨的基本礎才穩下來。

在此次大會之後克馬爾運動用外交手腕，與蘇俄締結一種協約，共有十條主要的是：1，蘇俄擁護土耳其，回教諸國的民族自決；2，保全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

，韃靼，蒲斯兩海峽的通航自由；3，此種協約以二十年爲有效期。

亞那多利亞國民軍的勢力日大一日，君士坦丁政府，不堪其攻擊。後以內閣瓦解，新內閣成立後就應國民軍的要求，實行總選舉，結果國民軍獲大勝利。一九二〇年國民黨就把挨爾斯倫，西凡斯兩次會議綜合起來，在同年的二月二十八日，發表了有名的國民約章六條，就是土耳其復興的基本憲法。三年多的中間國民黨及人民努力遵行的憲章；現在可寫在下面：

土耳其議會確認土耳其的獨立，及土耳其國民的將來，唯有依着尊重左記的原則，才可鞏固土耳其的領土及社會；唯有依着這個原則，才能够堅實的永續：

一，土耳其帝國的一部分，根據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的休戰條約，被敵人所占據了的部分的運命，有依着住民的自由投票來決定其所屬的必要，所以這些所有的部分（不管休戰條約的境界如何，土耳其人回教徒的多數所占據的，宗

教的人種，及其目的相結合的）要形成一全體絕不許分離。

二，吾人就是對於以前根據一般投票，與母國相結合的加爾斯（Kars）阿達罕（Ardebahar）巴統（Batumi），也重新承認自由的一般投票。

三，西部答臘斯的法理上的地位，也可以以住民的完全自由投票來決定。

四，首都的君士坦丁的安全，是要從所有的危險來防護的；若是這個原理能維持的時候，關於蒲斯博拉斯的海峽，開設於世界的商業及交通的事件，關係各國與土耳其間所定的章程，皆承認為有效。

五，吾人確認聯合國與其敵國之間所定的少數民族的權利，而且要求保護他；然而當這個時候，在隣邦的少數回教徒，亦得應當享有同樣的權利。

六，土耳其如欲謀國家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如欲圖政治的改良，以順應現代潮流，非先有獨立自主權絕對自由不可。因此，吾人對於各種在司法方面及財政方面，凡足以防碍土耳其的進步者一律反對。將來清償吾人所欠列強各項

債務時，亦不能對於這個原則有所違背。

根據上述的理由，吾人反抗防碍吾人的政治的，司法的，及財政的發展的一切的限制，並且吾人關於償還負債的事件，也要根據這些原則。

自此以後西歐帝國主義者雖不斷的用武力和經濟壓迫但克馬爾終能設立獨立政府，驅法軍於幼法拉阿與底格里阿之外，而漸實行其獨裁政治。

國民黨——克馬爾的工具——的宗旨雖然十分簡單，只是要求民族獨立，但是在黨內或黨外亦均有許多人反對克馬爾，這種反對才令克馬爾不能不實行狄克推多。克馬爾自做國民黨的總理，又以內閣總理兼副總理，本黨的幹部人員大概均為內閣的關員，使各地支部服從中央機關，所以結果結國民黨成了政府的工具，也就是說國民黨已竟變成了政府黨。

四，甘地（？）

甘地以人道主義為基礎，說明他的不合作主義，並以之抗英，在一八八五年第

一次國民會議之後，所謂平和的奮鬥（？）者果克海爾（Gandhi）就大倡了五年「印度人的印度」。自然這種民族主義的發生是英國人造成的；因為他們以為印度沒有地理的，政治的，社會的，和宗教的統一；並且沒有印度人民和民族。民族主義的主張者來非特銳（Lal Bahadur Shastri）認識了印度的政治在英人統治之下發生了許多的弊病，他們只為自己謀利益，不為印度人謀利益。

甘地（Mohandas Gandhi）在歐戰時曾幫助了英國在印度招八十萬的兵。也曾讚助過貴族提議助英一萬五千萬金磅，和四十萬的海上工人，倒沒有換來一個印度的自治，使他不能不繼續抗英；但是一切的歐戰期間的暴動都被甘地所滅了，這也許是入道主義在二十世紀不能通行的原因吧！因為當時他主張：「以愛的勢力和精神的潔白去得到自由。」我們在甘地監獄生活中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甘地的政治思想，和英人對印度的實狀。

甘地的監獄生活：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

甘地說：

「每三個月許犯人寫一封信，見一次客……倘若他們試嘗不許我們用紡車，我是要絕食的，因為新年初一我曾發過誓，若不是旅行或有病，我每日至少也要紡半點鐘。」

「在我進伊洛特的監獄的時候，監獄官告訴我說。不許帶紡車和鮮果，我並不詫異。我很鄭重的告訴監獄官，我在沙巴瑪提監獄的時候每日都許我紡紗的，我必定要履行我的誓辭紡紗，獄官說。伊洛特不是沙巴瑪提……」

「現在他却明白我要紡車並不是出於怪僻性情，但無論是與非，是出於一種宗教的需要。當他同我談話的時候，曉得我並無絕食的問題，他就發號令，把紡車還我。」

「……我要用一把小刀，又發生問題，倘若我要預備我的烤麵包（不烤我受不了）我必要切成片。我若要擠檸檬汁。必要把這果子切開，監裏把一把小刀當作致

死的利器，在犯人手上是很危險的。我請獄官選擇或是不給我麵包和檸檬果吃，不然就許我用小刀。後來把修鉛筆的小刀還我，可是每日晚間須交獄卒，早晨再給我。

「全數的犯人並不同我一樣的感覺，享受孤身關在監裡，這樣的辦法，既是無人道，又很可以不必的。……怎樣講人道主義的獄官也不能自由辦理，所以他還能盡力的照應大家的體魄，可是忽略了大家的靈魂。

「……我四點鐘起來祈禱，我並不停止念早上的祈禱文，我唱我記的很熟的聖經。六點半鐘我起首讀書，他們不許我點燈，只要天亮我就讀書，到了晚七點看不見字。八點我又祈禱之後就歇息。我所讀的書內有可蘭經，拉瑪耶那，基督教的书，練習印文的書，我花六點鐘的工夫在學問上，四點鐘的工夫梳棉紡紗。

「我的夫人不如不探望我爲妙。狄萬達(Dhawan)即甘地的兒子)在這裡的時候哭了一場，他見我站在監察的面前，他就受不了，這個驕傲而易觸動的孩子大哭，我很費事才勸住他了。……所以我的夫人來看我的時候。我却不欲再演這樣戲。……

……我們必要耐煩的等，等到英國人有了進步，是以每次的，普遍的，出於「自然」的推廣他們可愛的禮貌到我們印度人。況且我并不要親愛們來探望，我請他們不必來，人們若是有事同我商量，常時可以來，因為這樣的事却不必顧及在外的諸多環境便利與否。」

我們看了他的一部分的生活言論之後，就知甘地發起他的「沙提亞格拉哈太平居」（即真理的量力，亦作愛的積極力），使人們遵守他的嚴厲規則，這是和他的先生畢克海爾相同的地方——尤其是禁慾。他和他的學生或門徒們每早起來到河邊上去唱宗教歌，並行早晨的祈禱禮。這種在二十世紀志施行這樣大的宗教性的人道主義，我們且不管牠將來能否實現，然而假如一旦甘地握了政權，一定也是道德上的獨裁政治，所以我們聽說過有印度人想請甘地作狄克提陀（Dictator）

然而甘地的活動，在表面看來雖然是一種政治活動，實在是帶了極大成分的宗教性質。他的政治系統的全部觀念，都在人道主義上。就是反抗英國政府，終極的

原因，也是由於與受壓制者表同情。有人說：「甘地反對英政府，最要緊的是英國壓制貧人。」就是甘地自己也說過：「我曾走過全個印度，無處不是聽見人民傷心的苦不忍聞的叫喊……全國都是無錢，無處不是人們訴苦，說無錢夠買必需的衣服和食物……。」這樣甘地的紡車的來源也有理由可說。他又有一次說：「買外國衣料的錢，不過是有兩個到了工人手中的，有六七個是到資本家手中的。但是無論什麼人，買印度手織的衣料，所花的錢，却是直接到了織布的紡紗的手中；沒有一文到資本家手中去。」所以甘地不合作主義在經濟的立場上說話是建築在紡車上。我們看他怎樣的介紹紡車，他說：「我說我們失掉紡車就是他失去左邊的肺。所以我們受了百日勞的病。纔恢復紡車就是阻止這種死症的進行。」甘地以爲印度的問題就在貧，貧的醫治良藥就是紡車。他認定印度的手紡的紗和手織的布可以無限的推廣，他相信，倘若人人都不賣外國布，只要介紹二百萬架紡車，一步就能達到經濟的自由 (Swadeshi) 但是經濟獨立，是政治獨立 (Swaraj) 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他說：「維新計劃，無論怎樣的廣大，不能幫助解決目前的印度自由問題，但是經濟自由，用紡車達到的，現在就能解決。」他並反駁反對他的人們說：

「有許多人告訴我，常磨面機，縫衣機，打字機盛行時代，惟有瘋子能夠希望可以辦到恢復廢去不用的紡車。我的朋友却忘記了有了縫衣機，却並未廢縫衣的針，有了打字機却並未廢筆寫字，有什麼理由，紡車不能同紡紗廠存在？家庭的廚房爲什麼不能同大飯莊並存？其實打字機和縫衣機都可以不必有，縫衣的針和寫字的筆將來還是存在的。」

他的意思是說，印度設立機器紡織，還不到程度，因爲印度各部幾乎全是農民村落，不能一天就實業化，他認非經過幾代，印度是不能供給自己的機器的要求。此外的理由就是他說的：「我們若只用機器紡織的布疋，我們就是奪去貧人之所需，不然至少也增加機器布的價格，多加織布場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他並且認爲工場是社會上的危險物，因爲他不但把工人作成了奴隸而且破壞女子的道德。又有人

問甘地是不是主張所有的工場都要關閉了。他答說這是一個難問題，因為廢除已有的東西不是容易的事。我們不能懲責場主，我們只能可憐他們，我們不能盼望他廢去他們的紡織場，我們只能哀求他們不再增加。

甘地對於婦女的貞節非常注意他說：

「世界上只要還有一個女子是供我們男人作淫具的，全數我們男人都應該慚愧低頭！我寧願見人類全死了，也不願見我們變作不如禽獸，把上帝的最可貴的創造，變作我們的淫具。人們應任咎的罪惡很多，其中最下賤最駭人最野蠻的，無過於糟踐人類更好的半個部分，兩性之中，原以女性為更可貴，因為女性是犧牲，受苦不言，卑下，信仰，智識的具體化。」

他反對青年的結婚，更反對說印度因為地理的關係所以印度婦女情竇早開。

他又反對飲酒，認為酒館是像妓館一樣。

他用以下的政策來反抗英國即所謂他的不合作主義：

- 一、印度人不幫同不列顛統治印人。
- 二、抵制一切不列顛學校，並成立自己學校；
- 三、經濟絕交（保存自己的經濟組織，否認西洋物質文化）
- 四、印人對不列顛民事裁判的不服從。

各時代政治思想組織表

會社法宗長族	會社產共始原	時 代 發 展
<p>務和業分公族 人公有出社長 員經社首有管 。常領有領理 的領首。期血 職領農的族</p>	<p>組。小無 織。守羣組 。衛有織的 嚮時的部 導發落 的生</p>	<p>織社 會政 治的 組</p>
<p>及但是生矛 血僅共社盾 族限產會點 內於主關還 部公義係未 。社，還發</p>	<p>還平等矛 未發及盾 生剝(即 。削不</p>	<p>社 會不 平 等 的 想</p>
<p>。質自 ，然 交的生 易產 發性</p>	<p>質自 。然 的 生 產 性</p>	<p>生 產 性 質</p>
<p>獨金精 發屬細 現武的 。器石 的器 單，</p>	<p>力具粗 。開樞 始石 利器的 用火工</p>	<p>技 術</p>

<p>度制業工手市城</p>	<p>家國奴農及隸奴</p>	<p>會社建封</p>
<p>市弱王 城。政 的自制 共和都 。市衰</p>	<p>和寡專 。頭制的 。政的帝 治的政 的共，</p>	<p>。有建中係爭封 無主的族及建 限在領長條主 的領袖是約的 權土。羣的戰 力內封衆關戰</p>
<p>。量主產天 剝義階主 削。級教的 的恢的的 傾復共小 向少產資</p>	<p>產大壓想共 主。迫在產 義。基者奴主 。督中隸義 教間及的思 共長被</p>	<p>爲向的存制的存公 宗有傾有度地其社 教一向共之位閉趨 所部這產外在關向 承分種主還宗自於 認是傾義保法治保</p>
<p>濟保要質商 的存的。品 形式生。在 。自然產家生 。然中族產 經還需性</p>	<p>自然隸發產自 經內領展性 濟還。有，質商 。存保者但。品 着領的在市的 領奴場生</p>	<p>交質自然 換的稀的 的發罕生 。生。物產 。件性</p>
<p>法複精 。雜的 的耕工 種具 方。</p>	<p>水單 的獨 的發 動現 機。風</p>	<p>。畜屬手 。品工 。應。造 用利成 鋤於的 犁家金</p>

<p>主 帝 資 金 義 國 本 融</p>	<p>會 社 義 主 本 資</p>	<p>度 制 場 工 工 手</p>
<p>之 均 政 會 黨 的 科 路 傾 策 主 的 發 學 。 向 之 義 長 展 社 於 主 與 成 及 會 革 張 安 機 會 義 命 者 協</p>	<p>。 納 表 共 專 君 稅 示 和 制 主 者 的 國 國 家 的 形 發 納 家 組 式 現 稅 開 織 為 的 的 明</p>	<p>。 納 表 共 專 君 稅 示 和 制 主 者 的 國 國 家 的 形 發 納 家 組 式 現 稅 開 織 為 的 的 明</p>
<p>之 均 政 會 黨 的 科 路 傾 策 主 的 發 學 。 向 之 義 長 展 社 於 主 與 成 及 會 革 張 安 機 會 義 命 者 協</p>	<p>。 納 表 共 專 君 稅 示 和 制 主 者 的 國 國 家 的 形 發 納 家 組 式 現 稅 開 織 為 的 的 明</p>	<p>。 納 表 共 專 君 稅 示 和 制 主 者 的 國 國 家 的 形 發 納 家 組 式 現 稅 開 織 為 的 的 明</p>
<p>發 質 商 展 品 的 。 生 產 高 度 的 性</p>	<p>質 商 品 的 生 產 性</p>	<p>質 商 品 的 生 產 性</p>
<p>。 輕 便 的 發 動 機 飛 電 汽 的 應 用 行 汽 的 應 用</p>	<p>術 通 制 蒸 。 造 金 汽 科 機 屬 的 發 動 機 學 器 的 機 動 機 的 技 交 器</p>	<p>力 工 很 精 細 的 手 工 具 應 用 水 工</p>

最後的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	過渡時代
<p>也國的然國 消的消的 滅種滅的 。種。權 界國力 線與全</p>	<p>止一織世階 。戰（界也 爭世聯消 或界邦滅 可大的， 同組全</p>	<p>。新蘇維埃 興階級專政 。政。</p>
<p>。理主義已 想而已經 已實不是 現</p>	<p>觀科會思想 統學的想 一的唯建設 的物宇上 發展宙。社</p>	<p>體小中利思 的資。階想 離產投級實 開階機的現 。級。的過 團及程勝</p>
<p>質自然 。的生產 性</p>	<p>質自然 。的生產 性</p>	<p>產高 。品自然 。的生 性</p>
<p>的然工困鋼 增界作難鐵 長之，不奴 。無統快綠 限治樂。作 制自的</p>	<p>汽然極 化力大的 。完利用 全自 電</p>	<p>。利。動用已 用比者在發 機較的生明 器寬利產之 能大益及物 力的上勞件</p>

政治思想史附錄

附一

唯心唯物的現代觀

唯心與唯物，不知毀壞了多少個人的腦筋。到了現在才算是得到了相當的解決，——自然這種解決，或非後世所能滿意，現在怎樣解決了唯心與唯物？不用說這種是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發達的結果。我們須要知道，真理是帶了極大的時間性，拋棄是間接的真理，那一定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任憑你怎樣宣傳，怎樣煽動，都是毫無用處，結果不是自行淘汰，就是阻礙了社會進化。唯心論者所講的心，唯物論者所講的物，都是些什麼東西？心和物發生如何的關係？唯心的唯物的現代觀究竟怎樣？這是作者所要發表的主要意思。先哲的理論拿來作聖經，那是抹死了時間，嚴格的說也就是反古，最底的限度也可以說是抄襲，在進轉不停

的人類社會中，不應當有這些事情的發生——雖然這抄襲者們說是宣傳。

心是什麼？心就是精神，牠不是指心臟而說，牠不是立體的，所以牠在空間也沒有位置可佔。哲學家笛卡兒說：「人們有自己的思想，意志，感覺等等；只要他們自己省察自己，便知道他們自己是存在着。」他又說：「我想——即我在。」他這種說法，我們暫時可以不去管牠；然而思想不能用手摸，也不能用鼻嗅，他沒有顏色，所以看他不見，更不能用來突尺去量牠，這樣的就是所謂心理現象，普通也叫精神現象，那末我們不能不提到人類運用精神的工具——神經系——了。

西山上的石頭是宇宙間一種特定的組織，牠不但不能說話，並且沒有生機，不能在地球上跑。狗又是宇宙間一種特定的組織，牠雖能在地球上跑，但沒有語言，不會作深刻的思想。人類這種特定的組織，在地球上算是很完全的，所以他的精神生活，真正意識，也極完美。

我們要知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能思想的生物，並不是什麼超凡的東西，

從一個不可知的神秘世界降臨下來的；恰恰相反，我們從自然科學中知道，人是自然界中的產物，經過了長期的進化，才現出了這有組織的複雜體，他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即以我們所知道的，所看見的世界而論，精神作用，或者說是心理的現象，不過是一切現象中之一小小部分罷了。但精神只能存在於腦髓中——牠是特定形式組成的一種物質，不但和西山上的石頭不相同，就是狗的腦髓都和牠不一樣。

我們又須要知道，當地球尙未成爲一個凝固的行星時，彷彿現在的太陽，爲一個熾熱的火球，那時地球上還沒有生物，更沒有能思想的生物，從死的自然界中，發生活的生物，再從活的生物中生出能思想的生物。就是說先有了不能思想的物質，而後再由這不能思想的物質發生能思想的物質——即人。自然科學的證明是如此，那就很明顯的「物質爲精神之母」了，但是崇拜精神的唯心論者，確是把母親看作兒子，這個，似乎在現代——科學已有相當的發達——不應當這樣說。

我們既然知道，能思想的人還沒有出現之前，物質就早已存在，地球的存在，

比起在這地球上的任何精神的存在都早得多。換句話說，物質的存在是客觀的，與精神無關；反之心理現象，不論何時何地都不能離開物質而存在或獨立，絕對沒有無腦髓而能思想的人，那末精神作用，即心理現象，不過是依據於特定形式組織起來的物質的一種副產品，一種機能就完了，何必用神秘的方法去解釋。

唯心論者說：他想他才存在，其實不想亦是存在，就是他死去不會想，也可以知道物質的肉體是存在着，構成物質的氫，氧，氮，炭，永遠的存在宇宙中，不會消滅。心理學家詹姆士說：「認定未來的目標，而選擇的方法和工具，以求達到這個目標，這種行動，便是心的作用的表現。」本來唯心論者——有人稱他們為科學的唯心論者（？）——若在十九世紀的末葉不能不說少有供獻，但以現在來看詹姆士的話，是把一切政治上的行動看作心理的表現，自然一切的政治形態，文化制度也作為是心的表現了。他們自己以為是科學的，是由生理產生的；不知無反理性的本能，政治構造更非心理構造，離開物質沒有生理，離開客觀的環境怎樣規定這個目

標呢？不過政治構造有極小部分的心理作用就完了。

物是什麼？物是物質，牠能被人的感觀所感覺；因為牠是立體的，能在三元的空間佔有位置，所以我們可以看見，牠是動的片刻不能停，牠是電子和電子的動及其間的一定關係所構成的東西。

宇宙間不同的物質，是由不同的分子集合而成的，分子更由不同的原子構合而成。宇宙間任何物質的根源皆為原子，故原子為物質之不可再分者，此即所謂原子說。久為學者所深信，而視為確不可拔，不可竄改的學說。然以近世電學的進步，鐳的發現，放射性的發明，而原由電子構成之說又出。

按原子的構成如同宇宙，陰性電子居中，陽性電子環於其外，正如太陽之居中而地球等繞之以運動。且陽性電子各有各的軌道不少錯亂。此電子的電磁單位，活動的影響，半徑，重量等等均為我們測出。所以世人對於物質已有一種新觀念。根據此種新觀念，以解決所有一切的問題，即所謂統一的方法。

物隨時間而變化：一種是自然的：如寒溫各帶，河流的濫汎，火山的崩裂，氣的循環等等。一種是人爲的：如長城的建築，運河的開鑿，液體空氣的造成飛機的發明。所有這些物質的變化均脫離不了時間。

物與空間的關係，更爲奇異，在普通的現象中，是按牛頓的定律的，如： $H + N \parallel$

$3. (a + b)^2 \parallel a^2 + 2ab + b^2$ 但有時在特別的情形之下，就不如此，如：一體積的氧

與二體積的氫化合而成爲二體積的水蒸汽，以 $O_2 + 2H_2 \parallel 2H_2O$ 表之。但其重量雙方仍相等，故重量爲物質的特徵，外形並非物質的特徵，物質的有也是以重量爲基礎。

此種現象，不但在最小的原子中有之，就是最大的宇宙中，如各行星的關係亦有之，此即爲¹ 哀因斯坦相對論的一部分根據。許多的唯物論者，他們看成宇宙只是依牛頓定律而演進，而否認² 哀因斯坦的定律。或把³ 哀因斯坦的定律誤認爲一而二，二而一是唯心派的觀點，根本不可要，這是如何大的一種錯誤呢！

物與心我們說了一個大概，現在進而說牠們的關係。但是先要說的却是關係，而第二步才能說到心與物的關係。

只要提到關係，就可使我們聯想到哀因斯坦的相對論，因為哀氏的相對論實則就是關係論。如果我們停在一處聽禮拜堂的鐘聲，那末三分鐘或五分鐘就可以不再聽見，因為音牠依一定的速度前進，音波已竟離開了我們的耳膜。假如我們依音速和音同時進行，那末一定的就可以永遠聽見鐘聲，直到音波的消滅才算完了。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使鐘聲對我們有二種時間上的不同的觀察。這樣，唯有這樣才能使我們能認識關係的重要在這裡，什麼是關係的重要，就是觀察者動或靜的關係。果然把心與物獨立的放在眼前，我們絕對不能說明宇宙間的一切。

心與物的關係是什麼？簡單說一句就是「經驗」。經驗是由意志到物質的一種優越的行爲方法。現在我們簡單的說來。

俗語說道：「精神愈用而愈有」這話是說精神被「用」而得強健，同時又說到

了經驗的價值。中外歷史告訴說：凡是能夠解決社會上重大問題的人——不論他是思想家或是實行家——都是最勇敢能勞力和勞心的人。精神是體力經過神經系的一種表現，牠經練習愈敏銳，愈用愈靈活。思想是神經系中對事物的一種觀念，進一步的演成觀念的途徑，即其活動。

觀念有兩種來源：一是由於感官直接或間接得來的；一是由於觀念活動時相互結合而產生的新觀念，在前一種中有時發生錯誤是由於誤解事物；在後一種也有時發生錯誤多由於比擬和幻想。美國的一部分人民認為日本出兵東北是自衛，就是前一種的錯誤，耶穌教講什麼天堂地獄，那就是後一種錯誤。

經驗是淘汰觀念幻想的最好方法。也就是練成真正智識的一種工具。感官直接或間接得到的觀念雖多，然而如果不使其活動起來，經過一定的途徑，就不能產生新的或認識善惡。研究，拋開事物的研究，不是真正的智識，只有在經驗之中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智識。

觀念的發展途徑與經驗相合才能產生意志。意志不是人人生來就有的，小孩子吃和穿是非意志的，隨遇而安也不是意志的。

人們有了智識，帶經驗的智識，才能在心理上產生情趣，所以更能進步，才能作成一個思想家或實行家，因為愈生情趣，求達到其目的意志愈堅固。牛頓是力學家又是天文學家，又是數學家，又是哲學家，我們則一無所成，好像我們是沒有他那樣天才似的，其實腦髓的構造相差無幾。

如果這樣還不能說明心與物的關係，那我還可以說：「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這便是說物質經過感官，人們才有精神的存在。這也就是說：「從來未經過聲色的人（生來為聾者）他心裡就沒有聲色的認識，沒有聲色的要求與情趣，更談不到聲色的理解與智識和衝動。

果然我們作一個本文的結束，當有以下的話。

(一)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

二五六

物質在宇宙中先生，
精神是副產品。

人類歷史的花樣無穹，
只有物質支配着才前進。

我們與事物接觸，
先生情趣，而後理性生。

我們的行爲永遠
永遠免不了錯誤與試行。

(二)

智識不分對自然與對人，
只可努力前進。

對自然的關係是理智，

所以理智愈發達，愈能征服自然。

對人的關係是理智，

所以理智愈發達，愈能免去戰爭。

人們！努力罷！

總可以把戰爭消滅於無形。

附二，辯証法的唯物論的新解釋。

唯物論業已打倒了唯心論，不是現在的事情，自從宇宙的微塵說成立之後，唯心論實已失却根基，不打自倒。化學證明了無機產生有機，物質產生精神的學說才打下基礎。所以哲學上的唯物論是不許任何人去非議的，牠只有隨着科學而更正。我們所要的既是唯物的出發點，然而，什麼是物質發展的途徑呢？這又不能不提到辯証法了。我們要用現有的科學說明唯物論，同時我們要用現在的科學說明辯証法；因為不論是哲學的理論或是宇宙的考察方法，如果不能和現在新科學相符合，那末牠一定是有缺點或是全錯。

誰也知道現象的考察方法是有兩個；1，形而上學的考察方法（*Metaphysical method*）；2，辯証法的考察方法（*Dialectic method*）。什麼是形而上學的考察方法？就是說。什麼是形而上學？形而上學是把一切的事物和牠的實體完全分開成爲抽象的觀念，而作獨立的，靜止的永恒的研究。這樣頭一個條件是反唯物論，

第二是抹殺了聯繫和蛻變。這樣形而上學才被唯心論者採用了。無疑的唯物論者所要的不能是形而上學而是辯證法——雖然辯證法，在黑格爾是用在唯心論上。

辯證法是把一切事物作聯繫的，運動的，蛻變的研究：牠並且不把實體抽象化，而作實體本身的剖解。誰都知道，辯證法是以正，反，合的形式表現思想界及自然界和社會歷史的發展，也就是說把思惟，自然，社會等等的發展看成爲進化的向前發展——特別是認爲一切的發展是內部的矛盾和鬥爭。

我們爲什麼採取了辯證法的方法呢？這是因爲宇宙的一切不是獨立的，靜止的，永恆的在那裏放着，而是聯繫的，運動的，蛻變的在那裏演進着。我們可以看見，在自然界中沒有不動的東西。月，日，地，星，狗，貓，椅子，石頭，電子，分子，都在那裡自動或隨着旁的東西動。靜的觀點。(Static Point of View)以爲動物種類是上帝造的，好像魯迅對於阿Q一樣，所有存在的東西都是上帝創造天地的第一日造成了的。但是我們知道，現在地球上生存的動植物與古代的動植物很少

相同，飛翔的大蜥蜴，魚龍，雷龍現在早已不見了；只有虎和狼等等了。這樣地上的一切都是蛻變的了。人們自己不在蛻變中嗎？有毛的猿猴能和現在的偉人一樣嗎？一張椅子也不是靜止的或獨立的，牠每一秒鐘都在那裡變動；都不能和空氣脫離繫聯。不然經過許多時間牠那能腐朽呢？這種腐朽是突然的嗎？並且牠的組織的分子也不是消滅了，不過變了另一種形式罷了。物質的運動，事物的蛻變構成宇宙間的一切現象。所以我們要從這種現象的發生（如何發生，從何處發生，為什麼發生），發展及其消滅的種種形態上作研究。現在讓我們說明在運動和蛻變之中的聯繫是怎樣的重要。

正常思想進化到一個相當的時期中，地動說被人們證實了，打破了一切上下，天地的觀念，和天堂地獄的神秘，而發生了自由平等的學說。若不是歐戰後產業的合理化和不休勞動（Rationalisation and fleissarbeit），那能引起世界失業工人的增加，和經濟的恐慌。果然世界經濟不發生恐慌，那末日本出兵或者不至於發現，

也許再晚一個時期。日本既然出兵，日內瓦才發生了舌戰，各國的新聞記者才忙得不了，蘇俄發生了刺殺日公使的案件，德國和英國也搗毀了日本公使館，長江日本輪船才停了工，現在的我更吃不着台灣的香膠和日本的仁丹。這不是聯繫嗎？如果把問題都獨立起來，你一定會在九一八以後到大街上去買仁丹，那你不只是買不來，就許被學生們打傷，你還可以得一個賣國賊亡國奴的頭銜，那末在社會中間如果不重聯繫則一切都不能得到原因和結果，我們再看自然現象是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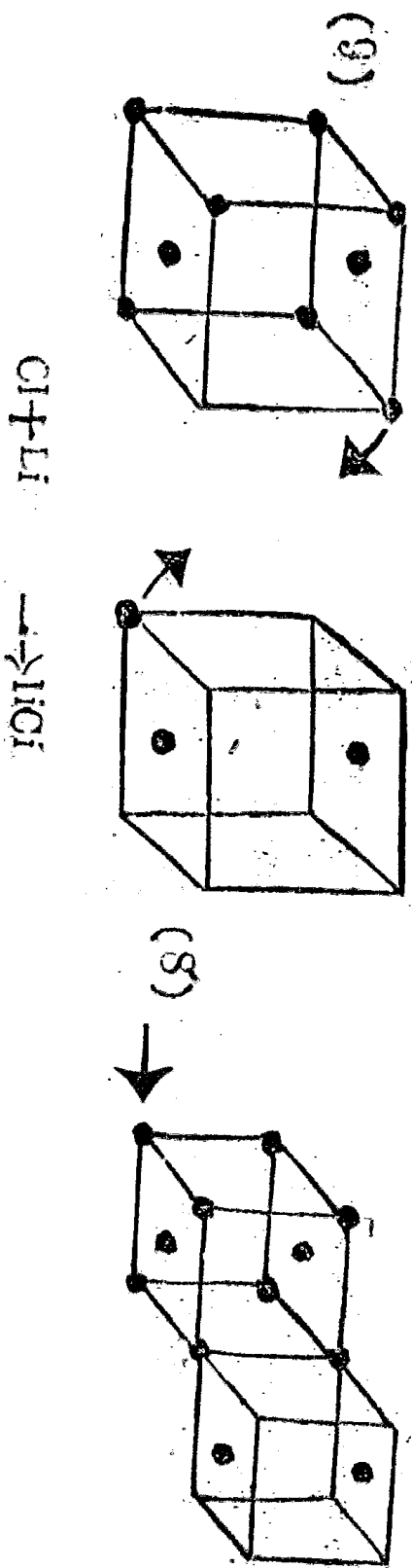
這一個大的自然現象我們將從何處說起呢？如果按照我們所知道的這一切，來找牠們的根源，自然就得找到九十種的原素了，就是說找到九十種不同的原子構造；牠們是構成自然現象的一切，但是牠們中間是不是聯繫的，牠們究竟怎樣發生聯繫呢？我們若把化學的結論寫出就能看的十分清楚。據路易士郎米耳的學說 (Lewis Langmuir's theory) 橫的聯繫是電子數的依次增加如：

H (I)

He (2) Li (3) Be (4) B (5) C (6) N (7) O (8) F (9) ;

Ne (10) Na (11) Mg (12) Al (13) Si (14) P (15) S (16) Cl (17) ;

縱的聯繫不但是電子數按定數增加(如H—2, 17—9, 是)而Li, Na, …… F, Cl
 …… ; 性質還極相同。就是原子與原子相互化合, 也不外是一種聯繫的結果。據化學家威廉愛德瓦茲韓得孫 (William Edward Henderson) 的學說可以下圖表示之 :



甚而至於有機物和無機物都是聯繫着，在化學上我們可以找到下式；



無機物

——→

有機物

正，反，合的形式，我們怎麼把他作剖解？正，反，合既是途徑，則在其任何進程中作斷面，可以知道本體是運動的，同時這種運動是和各方面發生聯繫。而後拿這種複雜的平面轉變着向前進。就是說由正，經過反，至了合，不斷的前進。實則說起，自從十八世紀之初法人拉瓦塞(Lavoisier)研究物質的重量，唯物論就亦有了保障；相對論才保證了辯証法的確實，至於辯証法怎麼應用，我們當分二個手
段來說明。

一 分析的手段

所謂分析手段的過程，就是把研究的事項 (Object) 順次發現他的要素，要素的機能，而二者相互間的關係。同時並溯及牠的發展過程。

馬克斯說過，「關於人類生活諸形態的思索，也就是關於這形態的科學，就一般而論，總是採取與現實的發展相反對的進程的。人們總是在事後，即以發展過程之完全的結果，開始作分析的。」

恩格斯說：「不拘就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之領域而論，都是應當從特定的事實作出發。」

現在我們舉一個例，說明分析的手段。譬如我們研究一個樓房的構造這種特定的事項，由分析手段說，就是先分析全樓的本身；即可發現：客廳，寢室，廚房，所廁瓦，磚，鐵柱，石礎，電綫，自來水管。地板，天花板，木門，玻璃，……，和他們的機能；和牠們的相互間的關係；同時並可說到瓦，磚，……，的進程（從前用中實的鐵柱，現在用中空的鐵柱，但力量仍是相同。）這種分析的手段。絕對不可使之抽象化。

「如果把所有構成一個房子的個別性的東西漸漸丟開，即把構成房子的材

料及房子所依以區別的形態都抽象化，結果便只剩下一個物體（德註：就是一個混純的物體的意思）。又如果把這物體的範圍也抽象化，便只剩下一個空間。最後，如果把空間的廣袤又抽象化，便只剩下極單純的量（德註：這個量字的意思，就是愛因斯坦所謂無光無時間和空間，如同宇宙以外的樣式）即理論的範疇，這樣的情形，足以使人驚異嗎？依照這樣的方法，我們從一切的對象即不問有生的或無生的，不問人或物把一切的事物都抽象化，那末，我們便有理由可說，在抽象的終局，可當做實體殘留下來的東西只有理論的範疇了。因為這樣，所以形而上學者，以為實行這種抽象，即是實行分析；就為離開對象愈遠，即理解真象愈透澈。」

二 總合的手段：

總合的手段是和分析的手段，同時並用的，牠把事項要素和機能都綜合起來，而求其原因法則；不論是要素與機能，或各要素各機能之與本體。同時並且把事項

本體的發展的因果法則，也溯求出來。如上邊我們說的樓房的構造吧，一個鐵柱怎樣影響於全樓的壓力和拉力；一塊玻璃怎樣對於全樓房的美觀上發生影響。不但如此，並且對於這整個樓房的格式，部分，藝術的表現，力學的改良，是從什麼地方進步到什麼地方，其原因何在都要說明。關於總合手段的方法，我們不妨引馬克斯幾句話證明，亦即做爲本文的結束：

「我們的研究，再從人口開始。但是成爲研究對象的人口，並不是混純的表現，而是由許多的概念與關係而成的豐富的集合體。……從研究勞動分業，慾望，交換，價值等單純的概念，直到闡明國家，國際貿易，以及世界商場的經濟學體系，便開始形成。這一方法，很顯明的是科學的正確方法。具體的東西，因爲牠是許多不同的對象的結合，因爲牠是許多不同要素的統一，所以才

是具體的。」

土地政策研究

宋斐如著 第一冊 定價一元

本書為著者研究土地政策之一部分成果，詳細介紹各國之現行土地政策，並自客觀上批判其適用性，中國今日革命問題之重心，在於土地問題之解決，故注意中國社會問題革命問題及土地問題者不可不研究土地政策，尤其不可不讀本書。

X 光線的裏的西施 (歷史歌劇)

林卜琳創作 蒲伯英審定 定價五角 第一冊

知行難易問題之根本解決

傅佩青著 (印刷中)

——名孫文學說之批評——

此書以極忠貴，極懇摯的學者態度，依據事實，依據學理對(一)傅說之知易行難說，(二)中山先生之行易知難說，(三)中山先生之能知必能行說，(四)中山先生之不能知亦能行說，(五)中山先生有志竟成說，(六)胡適之先生之知難行亦不易說，(七)黃方剛先生之知易行易說，(八)行易知難說之辯護論等，加以分析，加以批評最後主張唯行有難易說以澈底解決知行難易問題之各種糾紛。欲研究知行難易問題者不可不讀。

北平西書局出版

太平洋問題新論

著 奧士摩洛夫斯基，保奇
 李鏡人 定價 七角五分

次大戰以後的國際形勢，已與戰前迥異。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已引起各國的嚴重注意。本書係根據最新之國際形勢，由奧士摩洛夫斯基氏所著，內容詳盡，論調客觀，為研究太平洋問題者所不可不讀之書。本書定價七角五分。

增訂 國民經濟學原論

著 日本津村秀松
 馬凌甫 譯

本書為日本津村博士所著，在近代經濟學中，為一最有價值之書。我國經濟學專家馬凌甫先生譯出，久已風行海內，讀者莫不歡迎。近馬先生鑒於世界經濟狀況之變遷，為適於社會需要起見，復將津村博士最近新出之版。重行詳加訂正，內容豐富，固不待言，尤以關於歐戰後所得之材料與統計無不新穎精詳，較之前大中書局原版更加充實。現由上海啓智書局發行，裝訂兩冊，定價國幣三元。北平由琉璃廠西北書局代售。

北平西北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月初版

▲近代政治思想史大綱

▲定價大洋九角

著者 王 德 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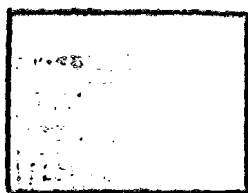
印刷者 北平西北書局印刷部

發行者 北平西北書局
琉璃廠西門內

電南二五六五

分銷處 各省市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